婦女雜誌

34003

第十六卷 第十號

上海婦女雜誌社發行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葉聖陶

發行者　婦女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三八號

印刷所　婦女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三八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　投寄之稿望用墨筆謄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　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簡略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錄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歸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一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收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　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冊數	價目連郵費 國內	價目連郵費 國外
全年	十二	二元四角	三元二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封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普通	其他	三十六元	二十四元	十五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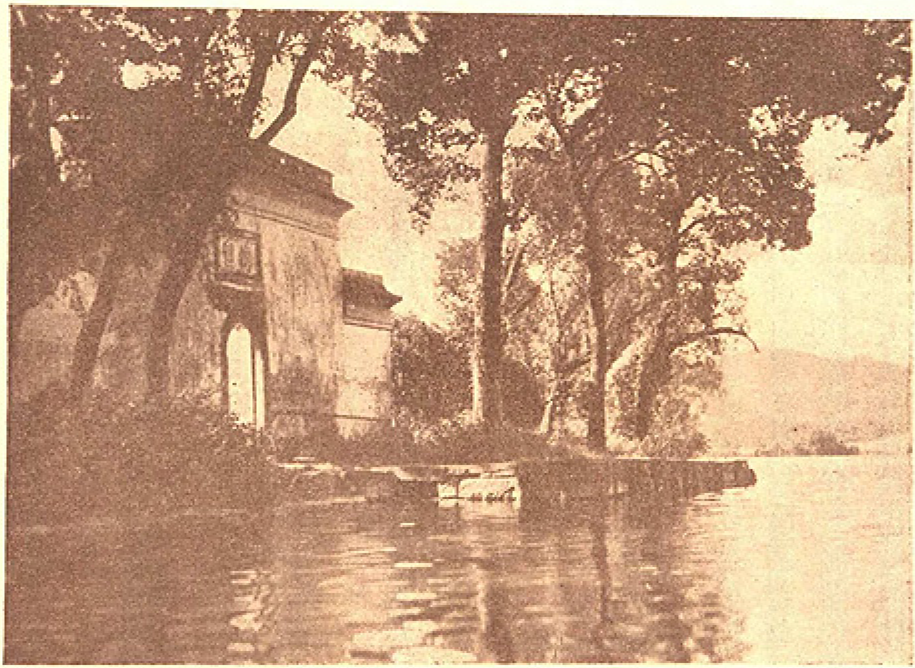


Harold John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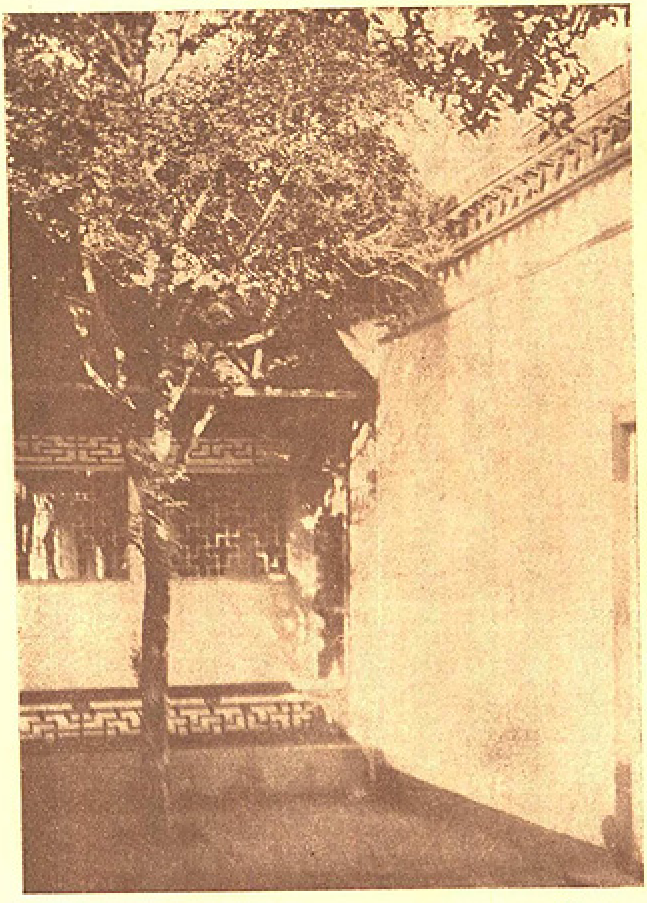
雞

郝 鈸 瘤



邊隄

郎靜攝



靜　　網紋廊

婦女雜誌 第十六卷 第十號

十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婦女不平衡的發展(二)……陶希聖……二
婦女解放論的原理——日本荻原朔太郎作……默之……一七
近古西洋美術一瞥……錢君匋……二一
婚姻論——芬蘭惠斯德馬克作……建人……三一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爲知識婦女作」……周容……三九
文漂(小說)——俄國 V. I. Nemirovitch-Dantschenko 作……沈餘……五四

婦女談藪

投身墾荒的美國女子梅特博士……仲華……六三
美國巴塚婦女工資關權的爭執……仲華……六五
現代日本的私生子及其母……仲華……七四
親子關係的辨認法……仲華……七九

甚麼使得她如此（戲劇）——日本藤森成吉作……崔晃……六三

姙娠期中婦女應知之常識及其衛生……Y S……七七

關於產育的迷信與風俗……黃石……九七

蟹的出身（童話）……沈醉了……一〇七

電力冷藏箱的科學解剖……林履彬……一二五

留聲機的現在及未來……林履彬……一一七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一二九

□國際聯盟禁止販賣婦女會議……華君……六

□我國兒童齲齒病的廣播……華君……一〇

□華僑婦女在美國當監獄員……華君……二〇

□本誌次號要目預告……五一

□本誌十七卷六號徵文……九五

□前此徵募徵文題覆錄……九六

□徵求本誌……一一六

婦女雜誌

第十六卷第十號
十九年十月一日



婦女不平衡的發展（二）

陶希聖

一　女學生與男學生之差異

都市資產階級爲自己造就了西洋化的婦女，同時以「安分守己」責備農村婦女，甚至於把農村婦女剪髮認爲有赤色嫌疑，加以屠殺。上一篇已經把這樣的兩重態度的由來指出了。本篇將要說一說中國的女學生。

中國的女學生與中國的男學生有根本不同之點。這不是指入校時待遇及在校時處置之不同，乃是統治階級（金融買辦階級與大地主）養成女學生與養成男學生的作用與態度之不同。

學校裏發報對女學生的論調多含有特殊的意味，如驚奇，羨妬之類。報紙上學校生活一欄對於某校的「東宮」及某校的「西宮」常視爲珍奇的場所。上海所出的各種圖畫刊物，大抵是登載女學生的照片，描寫女學生的生活。上海各日報所附刊的圖畫週刊，有些專印女學生的照片。女學生的體育並不及日本，但中國奪過錦標的女學生卻萬衆歡呼的誇耀。農民把女學生當做「怪物」視爲「人妖，」而都市把女學生當做「寶貝，」視爲「珍品。」

這個現象是我們定當了解的。尤其是女學生自己必須了解這個現象之由來。女學生的運命便是這個現象決定的。

二　男學生前途的幻景之打破

中國從前的統治階級只取那已經自己讀習已經成就的人才。取這種人才的方法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與學校制度不同的，在於科舉制度招考已經成就的人才，而學校則招考未經教養成就的人們進來加以教養，使之成就。近數十年來才改科舉爲學校。統治階級要養育未成就的人才了。

爲什麼從前那樣，現在這樣呢？

中國的統治階級在從前是地主。宋以前，中國的耕地集中在少數地主的手裏。這少數大地主的家族，因有廣大的耕地，就有廣大的租粿，指揮多數佃客食客，驅策多數奴隸部曲。這種家族聲勢浩大，足以操縱一地甚至一國的官僚組織。官僚都是由他們做。他們用什麼方法獨占官僚地位呢？他們用一種「選舉」的制度來達到這個目的。選舉是由地方官選擇地方的「人才」而貢舉到

中央政府，以備中央政府任爲官吏的制度。地方官在大地主家族威力之下，只是一味選擧大地主子弟去擧到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吏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家族的子弟。這種大族叫做士族門第，世冑。而小地主農家叫做後門，寒門，寒素。選擧操在門第之手，所以宋以前六朝的詩人歎道：

世冑側高位，英俊沈下僚。事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宋以後就不同了。耕具進步了，從前一家農戶要種五十畝才可維持生活及繳納地租，五十畝以下的農家便算貧農。此後則十畝二十畝（現在五畝）就可供地主的收穫及農夫的過活。因此唐代及唐代以前，農場大。宋代及宋代以後，農場小。農產進步則農產的交換發達，因而商業發達。農村的商品生產也發達。茶，棉，等項的生產是爲了販賣而生產，不是農家爲自己及地主消費而生產的。商品生產的耕地遂爲商人地主投資的處所。耕地的買賣非常發達。投資耕地的人數非常加多。於是耕地分散於少數人之手。所以宋代以後，大地主不多，而中小地主加多。

大地主陵夷，因之而士族，門第，世冑也衰落了。清初的顧亭林先生，現在的潘光旦先生都很惜士族的衰落（參看日知錄及東方雜誌二十七卷六號潘先生論文，並參看新生命三卷九號拙著「科學的復古與族望制度」一文。）然而事勢使然，也是莫可如何的。少數大族既無力操縱選擧，而多數地主家族又要求把選擧公開。所以宋代以後的科擧側重於考試。後門寒素與高門甲第不分，都可以參與考試。只要是有力讀書的人家（地主）便可以希望子弟登科。這就是重考試的科擧制度的由來。

地主做官，爲的是什麼？他們不是爲增進農民的生產，而是爲保障地租的徵收，同時爲的是分析國稅。除了審判農家的爭訟以外，官僚的任務是鎭壓反叛和犯罪，任免官吏，例行公文，徵收賦稅，分配政費。這些都不需要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這些只需要知道「半部論語，」甚至於連論語半部也不要。

外國資本先以商品的形式後以貨幣的形式打進了萬里長城。中國的農業與商業資本及手工工業被外國工業製品和金融資本征服了。中國的統治階級在逼迫之下，不得不求「自強。」自強的方法，他們以爲只有自己也去資本主義化。他們以爲自己也變做資本主義以與外國資本主義合流，是自強的方法。

外國打開中國門戶的武器，和侵占中國商業市場及壓倒手工生產品的商品，都是機器製造的。中國統治階級想使用機器以與外國資本競爭。然而這機器的知識及技能，不是和論語一樣可以閉門讀書讀得來的。勢必要開學校養成資本主義生產及軍國主義戰術所必需的人才。於是科擧改變爲學校。

在宗法的家族主義之中國，女子是現在好男兒內助及將來好男兒生產的工具。爲統治階級完成資本主義化的人才當然只

是好男兒。女子教育不過爲這種好男兒造內助，爲將來好男兒造母親。

資本主義打破了封建軍閥。近二三十年是這種教育所養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執政的時代。學校是無意識的照樣辦下去的。可惜資本主義卻沒有順利的發達。一方面外國資本以不平等條約及龐大的資本，把中國工業壓抑在一定限度以內。他方面在外國金融資本及工業資本之下，中國的商業金融資本有畸形的發達，把農業破壞了。（參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四號拙著「民國十八年之中國社會」一文。）

爲資本主義造成的好男兒，卻沒有資本主義的職業足以容納。除了做官之外，這一年一批的萬計千計的男學生，從學校中帶了文憑拋出在大街的兩旁，沒人問訊。

記得張之洞在湖北初開五路小學的時候，五路小學的學生出來遊玩，把龍紋的操衣鈕扣從青布大衫的領上現在外邊。這個光榮的鈕扣可以保障小學生打陸軍兵士以後，兵士不敢還手。然而現在，大學生甚至留學生從學校或國外回到社會的時候，除了家庭中「賢內助」的苦笑和碼頭上「交際博士」的舉手以外，得不到任何有力者的青眼。成千成萬的男學生，在快要畢業的時期，便發生失業（應當說無業）的恐怖。

男學生對於出校後的立身社會貢獻國家的幻景，完全覺悟了。

因此，資產階級雖仍然在辦學校製造男學生，而所製造出來的男學生大多數反對資產階級。學生問題思想問題，在統治階級看來，的確是不可解決的問題。

三　女學生前途幻景之光榮

但是學生問題之中似乎還不包含着女學生。思想問題之中自然不免有女學生在內，因爲女學生一樣有接受反抗思想的。

在資產階級眼中，爲什麼女學生還不成問題呢？

資產階級原來對於女子有兩種要求，兩個互相反對的要求。這兩要求在女學生身上可以滿足。女學生是這兩要求的犧牲。

第一是女性鑑賞和玩弄的要求。這一要求原定是在娼妓身上求滿足。現在，女學生加一百二十倍可以滿足這一要求了。上海有專門養成跳舞材料的女學校。除此之外，每一學校有選皇后，登畫報以及做漂亮儐相的女學生。她們眩耀於資產階級之前。最好的運氣是結納有汽車金鋼鑽指約的買辦公子。她們有意識的把自己裝飾修養，以滿足買辦公子的要求。她們取得一切酬答這一要求的藝術，如跳舞開汽車描圖畫奏鋼琴唱洋調，寫英文情書還衣服材料用洋貨化粧品，以及出頭於各處俱樂部交際場而不丟臉不裝酸。只看看她們的指甲之光澤及頭髮之波紋，便可以想到

她們只有買辦公子才可以結婚。再看看她們的結果，（外國，尤其是美國的）之選擇及臨食時盤前（不是碗前，因爲大衆是用盤的）之縐眉（表示不希罕這菜，不樂意這菜，）也就知道非買辦公子也結婚不起。這不是這類女學生心願如此，這是資產階級如此要求所產生出來的犧牲。

第二是女性占有和役使的要求。這一要求原定是在「閨秀」身上求滿足的。從前的大家「閨秀」本是最易滿足這一要求的。她們十幾年來沒有接觸過任何男子。她們十幾年來受的是奴隸教育。她們滿腔訓條都不外服從二字。她們是父母製造的馴良的私有財產。現在，閨秀跑出閨閣來了。爲了滿足資產階級第一要求，她們不得不出閨閣，上汽車，入俱樂部及跳舞場。她們追逐第一要求，她們覺得自己是從宗法的封鎖解放了。她們的口號是「自由」。她們以爲現在自由了。但是，假使女學生終竟追逐自由時，必陷入悲慘的結局。假使女學生相信自己是解放時，她們永不能解脫悲慘的結局。原來資產階級雖然以「自由」的口號打破封建軍閥，然而自己的占有卻比封建主還來得凶。他們好比一隻大貓，抓住老鼠以後，必然縱牠跑，等待牠真跑了，牠必然要撲。一跑一撲，在旁觀者看來是慘酷的。然而貓卻有最高的樂趣。買辦公子用金鑽，汽車，鑽戒，大餐，把女學生抓住以後，兩性之間便是一曲一跑一撲的戲劇。買辦公子與貓一樣的感到新奇。女學生卻與老鼠陷入同等的慘景（不過老鼠感得痛，女學生感得酸，是不同的。）

離婚與老鼠脫逃一樣。離婚後的生活是病態的。病態的棄婦如倘具相當的條件，還可再與買辦公子來一出一跑一撲的劇幕。否則悲慘的運命終局了。在貓看來，老鼠的脫逃也許是新奇的刺激，然而棄婦苦了。

常看見資本主義的論者說「結婚是戀愛的坟墓。」中國報紙上很看重這句格言。這就是因爲買辦公子素有相反的二個要求。一是戀愛，即女性鑑賞及玩弄；二是結婚，即女性占有及奴使。不能隨着轉變的女學生，當然怪異「爲什麼結婚以後他的心腸變了！」這好像在貓第二度抓住老鼠以後，老鼠怪異「爲什麼牠不叫我自由！」其實，這一些兒沒有可怪的。

女學生時代是受鑑賞的時代，也就是預備占有的時代。現在女學生的數量還沒有超過買辦公子的數量。（所謂買辦是廣義指經濟及政治上代理外國資本的人們而言，其中包含銀行家，交易所經紀人，洋貨商，官僚。）這從女學生追逐之熱烈可以測斷，無須有數字的統計。

因此，女學生的前途是光榮的幻景，與男學生的前途是相反的。資產階級無力容納男學生，卻有力容納女學生。所以報紙上雜誌上女學生追逐是很熱烈的。

四　女學生之特權化

由此，而女學生在中國全體婦女中有特權的地位。女學生的特殊發展，足與紐約與巴黎相比。反之，農村婦女及都市勞動婦女，連女學生（大都市高級學校的女生尤然）早上用的是怎樣的粉都不能夢想。（本文作者也沒有夢想到！）

在小孩子的時候，鄉村中的兄弟輩告訴我說有一鄉人從城裏回鄉，自誇他見過皇后。有人問皇后是怎樣的裝束。鄉間人答道：「她穿着玻璃褂，水晶裙，在那兒用金槽餵豬。」

農家婦女也正在以為上海及別的大都市女學生「穿着玻璃褂水晶裙用金槽餵豬」她們如何知道上海的時髦女學生沒有袖管又不穿襪子，並且看不着皮帶黑毛的豬！

一九三〇，八，十八，上海。

國際聯盟禁止以婦女營業

華　君

一切計劃只是空而遠的國際聯盟，在機械地嚷着幾聲「裁減軍備」「維持和平」之外，居然也把「禁止以婦女營業」（按即禁娼之美名）的提案來加以討論了；但還是不出調查報告宣傳等幾項開會的舊程式，沒有切實的辦法。一個大膽的法國新聞記者名叫阿爾勃·龍得拉(M. Albert Londres)的在一篇題名"The Road to Buenos Ayres"的文字中痛快地指出他們的無聊。那篇文字的結語是這樣的：

『不要再講道德了。我們要戰勝的不是妓院和鴇婦……

如果婦人們無工可做：

如果女兒啼呼飢號寒

如果她們不知道那裏可以有一個安身的所在：

如果婦女所賺的錢不够生一次病，不够買一件禦寒的衣不够換食物來飽一家的肚：

如果我們讓鴇婦代我們去供給菜羹「婦女的營業」還是要存在的。

點一把火燒妓院做灰，你只是放了一陣美麗的餘火作了一次無謂的舉動。

責任是在我們身上，我們不能解救她們。』

婦女解放論的原理

日本荻原朔太郎著

默之譯

何謂「新婦女」（解放的女性?）據尼采說，她們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是因了對於幸運者——美麗的可愛的溫柔的女性，有可使一切男子愛好的資格的同性的人們——的嫉妒，燃着永遠的仇恨而絕叫着「平等的幸福」的一族。

「我們新女子，」她們說。「決不可作男性的玩物，我們已把那由男性的壓迫而成的一切女德加以廢棄，由這拘執解放出來了。我們和男子一樣，有人格的獨立。我們的同性，應該把那用美和愛婦變換來的男子的玩弄的愛，加以拒絕。」但男子如果離開了柔美的曲線，美的貌，婉淑的性情，快活，綽約等等一切「女性的魅力，」對於女子怎能發生性的愛呢?人是一種本能的動物，性的關係是必然的電氣學的法則。只要男子是真正的男子——不是中性的男子——就必然地要求在一切的點上都與其自身正反對的陰極的「像女子的女子。」女子亦然。如果是真正的女子，就會愛在一切的點上都相反的典型的男子吧。有這自然的妙合，男女之道因以對立，從反對中得着融和。

可是，新婦女們卻反對這性的自然法則。她們拒絕男女關係中的一切根基於性的傾向的愛的自然要求。直言之，她們的意思不啻這樣:「愛應該是精神的，男性與女性只該作爲純粹的友人，用精神的愛來結合。男性的愛苟混入着性的要素，我們就該連他們一切的愛都加以拒絕。因爲性的自然本能，在男子必要求那和其自身正反極的東西——卽『女德』的。而我們新婦女卻非從那像女子的『女德』力謀解放不可。」實際，我們常聽到蓬頭醜面的不幸的婦女們在蒼白了臉作這樣歇斯忒利的狂叫。她們想背逆天地的方則，從人間社會抹煞性的存在。她們如果要對於她們所咒詛的社會行久遠的復讎，恐怕這就是唯一手段了吧。

但她們的思想，在下面的一點上，全有着正當的主張。就是說:「爲甚麼我們只能被認爲女子?我們在被認爲女子以前，先該要求被認爲人。」這思想的正與不正，當從「人」字的解釋來判斷。凡是人，非男卽女，不男不女，於性無所屬的人，只是言語上的概念而已，究竟無從懸想。故她們的主張，如果說得大膽一些，意義是這

樣：「我們不甘被先入爲主地認爲女子，我們要求和男子同等的待遇。」不錯，這要求很有正當理由值得同情。因爲在現今一般的常識上，對於男女的性的區別，很有着錯誤與不合理的。

據衛寧格爾所說，男女的科學的性的區別，決不僅在外貌和生殖器的外部形態。實際的男女區別，很是複雜潛伏於性格內部的傾向氣質等微妙的內奧的實質中。（試看世間實際有多少的「像女子的男子」和「像男子的女子」啊。）可是世俗的常識，關於男女的眞正的區別，毫沒有嚴密合理的批評，祇依據了肉體的外觀，作皮相的習俗的區別。例如，我們只因了有着某種表象的緣故，一生下來就被認定爲「男」，被稱作男子，被當作男子加以教育，而且還被強施着當兵的義務哩。

我們如果眞是本質的男子，性格上都完全男性，這樣的境遇，不消說是適切的吧。倘我們是女性的性格者，是不能忍耐軍事訓練的柔和者，那我們就不適於一切的環境，生在世上無端要被斥爲「不是丈夫」，受那毫無理由的排斥與輕蔑了。其實，我們的境遇並不是自己選求的，我們自己原並不要想編入男性的隊伍裏。和這同樣的不幸，如果從女子方面加以考察，其殘酷當更厲害吧。

假定這裏有一個人，其性格全是男性的，幾毫沒有女性的成分，只因了肉體的某部分有着女性的外觀的特色，生下來就被認爲女子，強施以一切女子的教養，責備她具有女子的行爲與情操，社會方面亦強制地硬責其爲女子：這不消說是一種不自然的，殘酷的，荒謬絕倫的事吧。可是，我們的社會卻毫不客氣地把這種野蠻殘酷的事實行着！就實際說，今日多數的女子已有一種必然的氣質傾向，具男性同樣的性格，思作男性同等的行爲了，而習慣卻一味地加以壓制，把她們強束縛在女子的服裝裏！

何謂自由？人所願欲的就是自由，所不願欲的就是不自由。如果女子是典型的女子，眞是電氣的陰極，那末那種緊束的女子服裝——從順，隸屬，婉柔以及其他一切被規定的女性的美德——自她們自然性格上看來，也許是一種願欲的事，是一種自由吧。可是，在處於反極的富於男性的女子，最沒有比這更殘酷更不自由的束縛了。現在，她們已向這壓制叛逆，大聲地叫着：「給我們自由！解放婦女！」其呼號的本旨，就在把她們從女性的概念解放出來，使得和男子同樣地自由闊步。

女性解放論的眞正的根據，實就在這一點。從近代思潮中的女性的顯著的男性化看來，她們當然要發生這樣的叫喊的。凡是「新婦女」都是學者所謂變性女子，但像「變性女子」的不快矛盾而且怪異猥褻的名詞，我們避而不用吧。老實說，今日的問題，就起於構成這矛盾言辭的錯誤認識上。眞如衛寧格爾所說，男女的性別，不應僅依據外觀局部器官的表象，眞正的本質的性別，全潛存在氣質與性格的奧底裏。不就整地加以鑒定，不能爲精確合

理的性的區別。故婦女解放論的第一原理，畢竟在關於這點的抗議與解釋上。「新婦女」的一切的呼號，都只是爲欲思把她們從這錯誤的女性概念解放出來而已。「女性爲甚麼非像女性不可？」她們所動輒提出的這樣奇怪矛盾的非論理的抗議，也要因了這，才可辯證，才能瞭解其眞正的意味。

說雖如此，世間的「新婦女」與婦女解放論者，卻一味爲女性的浮囂與歇斯忒利的興奮所驅，漫然沉溺在那對於自己的論據矛盾的無益的感情論裏，失卻着理性的健康。用了鞭與冰來使他們頭腦冷靜的時期，不久就會到來了。在那時期，較冷靜的理性會以斷然的態度反擊一切詭辯的婦女主義（Feminism）使他們思想的大前提回復到眞正的認識吧。世間的所謂新婦女說，「我們女性。」但在將來的新時代，眞正覺醒的論者會這樣說吧：「不，我們不是女性。我們的主張，在對於那由把我們當作女性而形成的概念所產生的謬誤與無智，要求改正。快把我們從因襲的、女性概念解放出來。」

「女子須像個女子，」這話就是說：女子須是典型的女子，具女子的規範。這要求由男子提出，不消說豫想着爲男子者也是規範的男性的。我們在過去的社會，確知道曾有過這樣典型的男子。他們常身臨戰場，以勇武與俠氣爲生命，在一切的點上都是爲眞正的男性的典型。故在當時的武士道的社會中，一方對於男子要求着所謂「丈夫氣」的剛勇之德，一方對於女子要求着「像女子」的柔和之德。在全世界的歷史中，最提倡女子的淑德，最推崇女子的從順，貞操，溫柔，優美，謹愼的，是由戰國到封建的中世紀。這時的男性皆豪放勇猛，有着野獸似的獰猛性。這樣規範的男性，在性的自然上所要求的是典型的女性，於是遂努力於「像女子」的女子教育。至於今日，男性自身的性格已經變了。近代商業資本主義的發達，使過去的武士道社會消失，封建之制度風習破除，同時也使男子的社會的地位更變，把我們弄成柔和的女性的性格者了。在近代平和的工商業社會，像從來的豪放勇猛的男性的性格，唯有日趨消失的一途。我們這時代的男性，隨文明而日軟化，漸次消滅其男性的典型，傾向於中性化。在今日，古來的典型的女性——像女子的女子，已不被男子社會所歡迎了。女性化了的我們男子，與其愛那由舊式教育所養成的典型的女子，寧愛那反對的具有男性要素的新社會的活動的女子了。

因了近代文化的這顯著的婦女主義的潮流，女子教育的根本遂變。今日新時代的人們，已不認女子教育的課目中，該再列入武士道時代的貞淑，女大學式的謹飭的了。都認該教育女子使之更活潑更富於理知。如果在今日還對於女子要求其「像女子」，就未免違背時代教育的本旨，流於落伍。我們時代的女性，與其使之

成純粹的女性的典型，倒不如使之成爲中性，多少具有男性的性格。因爲今日男子所愛的，是能率動性感的近代的女子。（近代女性的這變化，卽在她們男性化的服裝上也明白地可以看出。）

現在試站在這新事實的背後來考察婦女解放論者。老實說，那些所謂「新婦女」與婦女解放論者的一羣，在今日已屬於過去的人物了。他們只是在十九世紀之初，把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時代之聲來暗示地代辯的人而已。并且，這樣的思想的動機，不，出於他們的自得，只是把當時中性化的男子（卽新男子）所暗示的思想，加以代辯而已。和他們爲敵的，是當時尙有殘餘勢力的典型的男子（卽舊男子）和大衆所持的封建的女子教育思想。至於今日，一般的女子已從這種教育解放出來了。她們已得了自由了。但須注意，自由並非由女子奪回，是作此要求的男性社會必然地給與她們，誘導她們的。試看今日有多少男子——不是女子自己——爲欲解放女子而努力於教育啊！

荻原朔太郎是日本現存的詩人，於詩集以外，其著作有詩的原理，隨筆虛僞的正義等。本文是由虛僞的正義譯出的。

我國兒童間齒病的廣遍

華君

據本年九月十四日報載中國慈幼會以一週的時間對於上海市區的二十四個小學調查其學生齒部衞生的狀況，主其事者爲著名的牙科醫生，結果於總數五千六百六十四個學生中，發現了三萬零一百十個齲齒。這事實很可驚人，因爲照平均的計算，這許多兒童中每人都要有五個齲齒。而且據報告說，其中只有一百之三是完全無病的，那是極少的少數。

從上面的調查，我們可以推想到我國其他各處兒童間的齒病大約是同樣的廣遍，因爲上海的兒童就是從各處來的；而且我們可以說這許多兒童多少有點不健全，因爲牙齒是消化的主要器官，和神經中心最近所以齒病對於身心都有直接影響的。

提出這事實，就是要使國內的婦女知道在可能時多多留意兒童的食物和口齒的洗刷；因爲這始終是一般做母親的分內的責任。

近古西洋美術一瞥

錢君匋

在前期講中世的話的末了，講了關於隆盛的文藝復興的中心意大利方面的事，這裏再說到當時別國的情形以及後來的變遷，作爲近古的開端的裝飾。所謂近古，乃是從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一些年代。

一　偉大的學生及其祖國

1　三個畫祖

今日的美術學生學習繪畫，總想到法蘭西去。十六世紀的美術學生大部都是到意大利去的。這時候來自各國而萃集於意大利的那些學生之中，在學成後回到自己國中而爲各國繪畫的祖先的，有三個很傑出的青年。

其中一個是尼古拉斯·玻桑(Nicholus Poussin)，十六世紀末葉的人。他從幼年起就長久地留學在意大利，中途雖然有一回被國王召回，然而不久他又向意大利去了。眞彷彿是一個意大利人一樣的法蘭西人。同時他又研究古代的生活及歷史，平常也悠然度那像古代人一樣的生活，這人就是法蘭西的畫祖。

又有一人是前面曾經說起過的愛爾·格來克(El Greco)，他不知從那裏來的，突然出現於羅馬的街上，且拿着他的對鏡描寫的他自己顏面的油畫。羅馬的畫家見了他這幅自畫像，一齊驚嘆，認爲從未見過的好畫。這時候格來克在法王的邸中滯留了一會，但不久又離開了羅馬，而出現於西班牙。

讀者諸君，想來你們都知道唐·契訶德的痛快的冒險談的吧？倘使不曾知道，那麼，這是大可一讀的。唐·契訶德是個頭腦有點異樣的老伯伯，他曾穿了紙製的甲冑，自封爲騎士，到各國去遊行。他和風車打架，被吹拋開去，有很可發笑的事。在做那冊書的人叫做西萬提斯的大小說家的國度西班牙的託來特(Toledo)街，格來克卻定居在那裏了。他畫了很得意的宗教畫，又作很好的雕刻，於是他便成爲西班牙畫的祖先。

還有一個偉大的學生叫做徒勒(Durer)，幼年的時候他便離開了他的故鄉德意志，到意大利研究繪畫，後來又悄悄地回去了。然而過了十一年，他又到意大利，那時已不是學生而是德意志唯一的大畫家了。

他繪了很多的模範的人的顏面。而他又繪了不知幾百幅莊嚴的宗教畫及微妙的版畫當時那些意大利人都因未曾見他的作品而很輕視他等他把作品在意大利公開展覽以後，他們便也驚服而沈默了。

他最尊敬的乃是孟台尼亞(Mandegna)，而孟台尼亞也非常稱賞他。孟台尼亞曾說不論怎樣，總想與他見一見面的青年的徒勒聽到之後，非常歡喜立即想去訪問孟台尼亞。不料當他在到意大利的途中時，這位意大利的大家不等他趕到已長逝了。徒勒便嘆息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爲遺憾的事！」

又意大利的培利尼(Giovanni Bellini)與他很友善，有一回培利尼來到他的宿所，說：「請你把你所用的畫筆給我看看！」徒勒便把他所有的畫筆在几上排列起來。培利尼的面上現着詫異的神氣，說：

「或許還有吧？」

「沒有了。」

「那末你繪頭髮莫非也是用這些筆描的麼？」

徒勒也變了顏色說「是的。」說着他隨即取一枝畫筆，描了一會細長蜷曲的金髮，那細長的微妙的線彷彿是活的一般地流動着。培利尼非常感服地說：

「對了，那不是筆的緣故，我當初以爲是用特別的筆的。」

他又學習了當時在他本國還沒有人知道的人體解剖學及投影畫法等，他學得非常好，隨後歸國。

解剖學及遠近畫法在文藝復興初期的時候，方始爲意大利人所注意而從事研究，米凱朗契洛及來奧那爾特曾經親自解剖屍體，或比專門家更爲精通更爲上乘。就是近代發見的振動肺臟的筋肉，在當時也已知道，雖或不曾明白它的作用。據說來奧那爾特的解剖圖中是有着的。徒勒對於這事也非常熱心研究，對於繪畫上必要的人體各部的比例，特爲寫成一冊書，這些解剖圖及記載，實與太古的埃及希臘時代的圖解有相等的珍貴。

2 法蘭西及西班牙

其後在法蘭西有一個叫做克勞提·洛蘭(Claude Lorrain)的出現。雖然彼桑善於雄大的景色的描寫，而洛蘭對於景色的描寫尤爲擅場。他第一個用黃金色來表現太陽，當時的人都非常驚服。

西班牙自從出現了一個叫做威拉斯克士(Velasquez)的大畫家以後，一直呈現着衰落的狀態，雖然也曾有過幾個通俗的在評家以爲好的畫家，然而獨特的畫家始終沒有一個。一到十八世紀，這國中突然有叫做果牙(Erancisor Goya)的，無匹的不可思議的大天才出現。他是一個特別的畫家，別人所不能描的奇妙的事物，他能很平常地描出來，成爲極好的作品。有一回，具有非常

苛刻性質的國王要他描一幅肖像，他覺把這國王的吝嗇的氣分完全描出，這因爲他的個性是不肯趨奉別人的。凡是他想要描畫的人，他們都不肯給他畫，但是，即使用手鎗瞄準他，他還是要把他們作爲模特兒從事描寫。他又很喜歡與女人交際，有一回他偸偸地走進尼姑庵裏，遭受尼姑們的一頓痛打。有一回有人請他描寫美麗的馬牙 (Maja) 夫人肖像，他便描寫了一幅穿着美麗衣服的馬牙夫人給了那託他的人。同時他自己又描寫了一幅馬牙夫人的裸體像。在某一時候，他把自己被愛人所窘而向她乞憐的光景一些也不覺羞恥地畫了出來。他把人生的一切都看作畫料。

當時的西班牙常有市街戰爭，果牙見了，非常動心，便在近旁的壁上，用泥汚的繩子，描寫了一幅極大的略圖。他在室內描寫的時候，也常常用 spoon （匙）的繪具或着顏色而任意地作畫，他所描寫的有牛與人爭鬪的慘酷情形，戰爭時恐怖的殘殺光景，奇怪的妖怪，一方面他又有寒月一般美麗的女人的肖像，都有卓越的神情，西班牙人把他的畫誇爲世界永遠的寶物。

3 德意志及英吉利

在徒勒之前，德意志國中始終只有威武的帝王殺伐征奪的事情，而於美術，則一些也談不到。直到徒勒的時代，德意志纔成爲很好的美術國，然而徒勒去世以後，又隨着時間的消失而衰退了。音樂，文藝及科學，其後雖然成爲德意志的專長，但繪畫卻毫無振興的現象，大概氣質不相近吧。所以從古代到現在，德意志的卓越的大畫家只有徒勒一人。

在這裏又要講到英吉利十八世紀的時候了，有一個叫做威廉・勃蘭克 (William Blake) 的把徒勒所作叫做「憂鬱」的一幅畫永久懸掛在他自己的室中，他的生涯非常貧乏，與妻共營着孤獨寂寞的淸苦生活，然而他是一個優秀的畫家。他是非常尊敬米凱朗琪洛的，當他在二十歲之前，他的美好的畫已爲米凱朗琪洛所見。他製作無數小的版畫，又製作許多美麗的詩。他是一個氣質非凡的藝術家。他的畫和他的詩與普通一般作家的描寫，想像都截然不同。有一回在他散步的時候，他走過一棵樹木，說「啊！在那樹枝上，有天使坐着在笑呢！」有一回，他在朋友家中談話，忽然指着室的一角說：「看啊！在那裏有蚤的幽靈，有蚤的幽靈。」

那朋友非常驚異，但勃蘭克卻悠然地說他要把這幽靈描寫到畫中。

在他的詩裏，常與千年前的天才或遠方的人很自由地相逢，談話。

「世界的人們如果不全屬於癡愚，那末我自己也許是世界的一個大癡愚者。」

勃蘭克自己雖然這樣說，但究竟那一面是癡愚者呢？勃蘭克雖然不曾被世界怎樣地注意，然而勃蘭克的確是英吉利空前的

一個大畫家。

但是英吉利總是個常識豐富的國家，對於繪畫是不適合的，所以在繪畫方面也沒有別個傑出的人才。

4 意大利

這裏的意大利是很可憐的，以後的意大利便一蹶不振了。

不過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出現一個叫做舍加悌尼（Segantini）的，他攀登那阿爾卑斯山，描寫無數的靜寂的雪景，最後他在靜寂的白雪中死去。也有這樣誠篤敦厚的人。近世又有具激進思想的五六個人創立了未來派的團體，他們想把以前的畫法完全推翻，把美術館用火燒去，而建立未來派的基礎。他們以汽車，火車，工場，戰爭等喧擾的事物爲美的極致，不論什麼都是動的，所以他們所描寫的對象必須是活潑的事物。——他們畫了平常人所看不懂的畫。

建築方面，其後有叫做白洛克式（Baroque）的一種曲線很多的樣式出現了，但看去覺得非常雜亂。至於法蘭西方面，則有所謂洛可可式（Rococo）的建築出現，但它的樣式也很纖巧，僅是裝飾的豐豔而已。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建築，大概都成爲一種小規模的樣式了。

二 宗教改革及其後

1 爲善人的符

現在要說一些關於宗教改革的話了。

當法王來奧（Leo）十世的時候，羅馬法王廷非常貧乏，所以法王對於金錢的需求非常急迫，而且法王來奧十世是一個喜歡奢侈的人，雖然貧乏已極，還是要裝着富裕的樣子，逞着自己的威勢，宣召米凱朗契洛與拉斐爾到羅馬，命他們從事美麗的聖彼得殿的建築。米凱朗契洛專門設計殿堂的建造；拉斐爾專門描寫壁畫，其他的部分又命許多美術家協力工作，因此法王的經濟更加窮困了。於是他想出一個計策，派遣他部下的僧侶出發到各國去。

派僧侶到各國去做什麼呢？是實行發售爲善人的符的計畫。

他部下的僧侶便拿了紅色的旗幟，向各國各地方行去，並且喊說：「這些符是不可多得的，不論誰買了這些符，都能成爲善人，只要聽到買符的錢投入募化箱的叮噹的聲音，這人的靈魂便登入天堂了。」

各國的人於是都爭先購買那種符。

那時有一個僧人叫做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的，對於售符的事情他覺得非常不對。他憤恨着這樣向民衆欺騙斂錢的基督的代理者——法王。

他想總要有一種方法來處置這法王纔好。

2 馬丁·路得

在以前路得曾一度做過到羅馬法王那裏去的使者，從德意志到意大利這樣地遠行。當時他道經鄰近羅馬的地方，遠遠地望見舊都的殿堂和塔尖輝曜於日光之中，他不覺跪下來說：

「啊，神聖的羅馬，我在這裏向你致敬禮！」

然而出於意外，跨進了「神聖的羅馬」一步的時候，便見到像前面文藝復興期一篇中所說的事一般，人心早已離開了神了。那些貴族顯宦及法王等只知高貴地虛榮地奢侈地度着他們的生活。誠實的路得見了這種情形很難過，神聖的舊都覺這樣地沾着污穢；然意大利的輕薄的僧侶對於這朴直的北方僧人路得卻加以一種嘲笑。當他在那裏熱心祈禱的時候，常常有僧侶在他的背後拍着他的肩，「朋友，其實不必這樣地認眞的啊！」一面這樣地說着。路得看出他們這樣的腐敗很是哀憐。

然而他人的事終究是他人的事，他們既然如此腐敗，我自己一人對於基督的眞意與忠實，應該佔有我的全生活，他這樣地下着決心。

路得是生於德意志鄉村中的一個窮人家的兒子，在他的童年時代非常窮困，常在人家門前唱歌求乞。其後他因想做法律家，入大學校讀書。有一天偶然見了聖書，一讀之後，便逐漸改變了他的初志，遂於二十一歲的時候做了僧人。他是一個天性的基督教的信徒，神的崇奉者。

3　改革者

在路得以前，也有不滿法王的行爲而想把教會改革的人，像威洛列夫（Wyclif）富司（Fouth）等都是，富司和前曾說過的沙華那洛拉同樣地被處火刑而死。所以宗教的改革熱次第地在人類的心中醞釀着，彷彿埋在地層的地雷一樣，只要一着火，便會爆發，果然，不多時宗教改革便爆發了。

• • • •

在路得的初意，對於羅馬法王原不想作什麼別的處置，不過要使那些虛僞的事情不再蔓延於世間。他感得對於此事必須想一個方法來防禦，因而把羅馬法王實行的虛僞一條條地記錄下來，在他所居住的威丁堡（Wittenberg）的城門上揭示出來。

現今想起來，此事實在是宗教改革的地雷爆發的第一導火線。不久，路得的意見已傳徧於國內國外的有心人了，那些人自然地做了羅馬法王的對抗者，而路得自己便做這對抗者的「團的首領。其時德意志方面尚有愛賴斯默士（Erasmus）等宗教學者熱心於原語的聖書的研究，以闡明基督教的本意。又有叫做米朗契敦（Melanchton）的，也是一個銳利的智慧的宗教改革者，當路得豎起改革的旗幟之後，那些待機而發的宗教改革者忽然一致團結了，所以宗教改革也是時勢必然的趨勢，路得恰好當了這趨勢的代表者。人們的心都依附了路得的人格以及辯舌，而得以

向外表現出來。

路得對於基督並非要來恐嚇人類，責罰人類，因而降生到這世上來做裁判官的這一層很是明白，他以爲基督實在是想把他的慈愛來拯救柔弱無依而寂寞的人類的，所以基督的心是慈悲不過的。

4 叛教徒

起初法王派與路得派本無什麼對峙反抗的心，不過說異理是異理，不正是不正而已。但法王方面的計略很毒，而時勢之力又大，使路得一次次的遭着難，成爲更堅固強毅的人，遂至以一人而對抗最高威權的羅馬法王，竟把從法王那裏發出的出教書認爲只是紙和墨而燒燬了。後來可說「即使惡魔和屋瓦那麼多我還是要去，」他存了不怕被焚的決心出席於瓦爾姆斯 (Worms) 的宗教會議，法王派在輝煌的燈火之下圍住路得一人，迫他取消他的著書改變他的意見，然而路得非但一步也不讓，而且加倍眞摯地主張他自己的一說，旁若無人似的。他又祈禱着說：「我自己只知道這樣地做着此外，我不再知道有別的做法，神，求你保護我！」

* * * *

路得的「派勢力次第增大，先前藐視一切高踞權位的羅馬法王便漸漸地狼狽了。彷彿不能消滅的大災一樣，路得的新思想偏布於人們的心中，那結局便奏了宗教改革的功效。基督教因此便分爲新教與舊教。其後新教與舊教雖然並行於歐洲，然因牽涉了政治而引起大戰，其間德意志便漸次衰退。

5 一個新時代

路得尊敬基督的慈愛，於是人們都非常尊敬他，當他生時，世間沒有殺伐戰爭的事情發生。路得與徒勒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兩人相互尊敬，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游惰的異教心與嚴厲的正義心依靠了路得而獲得調和之道，他的心意廣行於世間，遂成宗教改革，打破了文藝復興期的不調和，使其現出另一個新的時代。文藝復興最後的盛期是在法王來奧的時代，那些羅馬美術事業有非常的精華，然而這些原爲法王思考的精華，在另一方面卻成爲宗教改革的起源，這在歷史上乃是世界的微妙的光彩。……

6 法蘭西的興起

當德意志衰退的時代，方始興盛的國是法蘭西。這國的國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是一個善於治國的國王，他親自處理國政，征伐外邦，勞苦功高，又出巨金建造威爾瑟 (Versailles) 宮殿，法蘭西語流行爲世界的上流語，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藝術也盛大起來，當路易十四世時的法蘭西，有柯奈耶 (Corneille) 拉辛 (Racine) 莫理哀 (Moliere) 等大劇作家出現，還有一個叫做華德 (Watteau) 的優美的畫家，他描繪了七百幅的繪畫，雖然他僅活到三十七歲，但華麗，太平，時勢之威卻充滿於他的作品中。現在

豪富的會客室中，常有漂亮的精工的，美好的几椅等傢具，那是在法蘭西最先流行的。洛可可式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始的。

路易十四世臨終的時候，對於十五世的國王的遺囑這樣說：

「從現在起務須節慾斂威，使國民得以休養，使國家得以和平。」然而後來路易十五世把這些話都忘了，仍舊窮奢縱慾，於是法蘭西便非常地騷亂起來了。其後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伏爾德 (Voltaire) 盧騷 (Rousseau) 等出現，又把世界引歸於自由。

7 十六世的英吉利

十六世紀的英吉利非常盛大。女王伊利莎白 (Elizabeth) 工於治國，且擊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國內像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倍根 (Bacon) 斯賓塞 (Spenser) 米爾頓 (Milton) 彭揚 (Bunyan) 高爾斯密斯 (Goldsmith) 等優秀的文藝家風起雲湧一般地出現。因林檎的落下而發見引力說的牛頓 (Newton) 也在這時出現。牛頓這發見乃是非常的發見，與莎士比亞的著作同為世界之寶。其後雖有把英吉利國王處死的事情，然而國勢卻次第地隆盛起來了。

* * * *

又一面在西方的俄羅斯也漸漸地強大起來了。中歐的波斯的國運也日見隆盛。又有新大陸的美國也於這時圖謀獨立。幼年時砍斷了櫻樹而說誠實話的華盛頓做了大總統。

三 尼德蘭 (Netherland) (卽今之比利時及荷蘭)

1 中世的繪畫國

以上所說，十五六世紀各國的學生大概都是到意大利去學習美術的，當時僅有一國，並不弱於意大利，也是很好的繪畫國，也是歐洲繪畫的先生的國，這就是尼德蘭。尼德蘭的繪畫有如此的進步，其原因在於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時候曾出現前曾說及的房·伊克兄弟倆的大天才。

兄夫貝爾脫弟約恩二人常合作一畫。然夫貝爾脫很早就病死，遺留到現在的那些寶貴的名畫大都是弟約恩所完成的。他們弟兄二人更發明了油畫法，他倆的描寫方法又與人不同，遂建立了尼德蘭美術的基礎，與意大利的喬徒可以並稱為世界的繪畫的恩人。

然而它的後來，也與別國的繪畫一樣敵不過意大利了。自己的國裏面雖然畫祖有房·伊克及其他的大家——這時來文藝復興初期的意大利旅行一次，但彷彿一點也不曾見到意大利的繪畫似的，仍舊照着他本國的老法作畫的有頑固的房·特爾·埃田——的貴重的楷模，可是總難使人滿足。於是一班研習繪畫的學生便趨向意大利，羣往留學。在這次的留學生中有叫做魯賓

斯(Paul Rubens)的，他與拔桑，格來克等的情形相彷彿，是意大利學生中的一個偉大學生，當他學成歸國之後，繼房・伊克而為尼德蘭美術中興之祖。他是十七世紀的人。

他一生所描寫的女的裸體畫在世間可說不論誰都敵不過他，他的描寫的力量大得有如河流一般。他的繪畫作品是和平，是幸福，是美麗的春日。

他的父親是政府中的人員，早年就死了。魯賓斯是由他的母親撫養長大。他研究拉丁語，英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在二十三歲的時候，他便留學意大利，那邊的公爵很愛重他，他在那邊留學了九年，曾一次充公爵的公使到西班牙去。人都稱他為「畫家的公使。」到了四十歲的時候，再任出使到西班牙及英吉利的外交官。「畫家的魯賓斯卻有趣地會來做公使，」他自己曾說這樣的話。他是一個周轉自在，博識多知的交際家。

「我生來為貴好畫的。」

實際上他的確不絕地畫着很好的畫，數目有千以上吧。他是豪爽地安分地生活着的人，每天朝晨起身之後，就進畫室，叫僕人朗讀拉丁的傳說，他一面聽着，一面作畫。當他疲倦的時候，便退息在一間華麗的室中，玩弄着從意大利搜集來的珍奇的東西，這樣到了午後，又進畫室作畫。畫完之後，在傍晚的時候騎着馬到近郊去散步。他有美艷的夫人，壯麗的邸宅，可愛的孩子們，——還有人們對他的尊敬和親愛，沒有什麼不稱心，到六十三歲逝世。

2 荷蘭

當時尼德蘭的一部分的荷蘭，是屬於西班牙國的。國民都感覺着政治的重壓，屢引起自由戰爭，結果很好，正像希臘打敗了波斯而自立一樣，不久便唱起獨立的凱歌。

國家雖然得到了獨立，但是這時候因為以全力對抗西班牙，始終忙於兵隊的進出，一時離開職守的那些名譽的負傷者，都蹣跚於荷蘭的街中，到處乞食跛足，瞎子，啞子，聾子，以及無足者——一切的殘廢者充滿街中，在那裏遊步。

這時候荷蘭出了一個非凡的畫家，對於在街中往來的那些乞食者都好意地扶持他們，邀他們到他的家裏去作寫生的對象。然後給他們金錢，送他們回去，這樣一個一個地掉換着。——這個畫家叫做蘭勃朗特(Van Rijn Rembrandt)。

他是一個慈愛的，謹嚴的世界的畫家之父一般的人。他非常喜歡鏡子，他身邊永遠帶着鏡子，從鏡子裏他描寫自己的各種各樣表情的顏面。他的畫每幅都是好的。

當他十三歲時在拉登的普通學校落了選，他的父親便失望了。但是他去跟那名叫斯瓦倫堡的繪畫先生學習繪畫，他開始就畫得很好，使先生驚嘆。他二十五歲的時候，與他的父執解剖學教授塔爾普博士很親近，當博士解剖屍體的時候，他便在那裏描繪。

看了他這幅繪畫覺得世間非常可驚。青年的蘭勃朗特生着赤色的鬚，衣服絕不整齊，帽子戴在後頭頂上，睨着側眼，搖幌着身體，踱着方步，來往於各處。

不論什麼人都要來請他畫肖像。蘭勃朗特的聲名於是大震，他住在很堂皇的邸宅中，像具等類也極爲精美。後來他與二十一歲的美麗的孤兒莎史甘亞(Saskia)結婚，生活非常歡樂，把可愛的莎史甘亞抱在膝上而舉着祝盃的畫也畫了出來。從各國跑來向他學畫的弟子又復不少。

在七年之中，他們生了四個孩子，但是死去了三個。祇留存一個末子叫做塔伊塔斯。其後莎史甘亞也死去了。他雖然仍住在宮殿一樣的邸宅中，但心中卻感到非常的「寂寞」。這一年，他作成一幅叫做「守夜者」的傑作。這幅畫中因爲隨便描寫了在市上有錢的富人們，所以爲他們所不喜。蘭勃朗特用錢沒有節制，他到了四十九歲時破產了。他的貧乏日盛一日，他便同他的繼妻鄉下貧家女兒亨黛麗克由寂寞的家中走出，遷居到街梢的貧民窟中。

於是世間的人便把蘭勃朗特忘記了。他的弟子們代替他受了歡迎，弟子們又把他往昔曾流行一時的繪畫模做着，所以比老師更受當世的歡迎。然而住居於貧民窟中的蘭勃朗特猶時時回想往昔的快樂，且由想像而描寫莎史甘亞的肖像，在那畫像中，還繪穿着現已失卻的華美的衣服，他又描寫貧乘的亨黛麗克和他的愛兒塔伊塔斯。一家雖然常在貧困之中，但他們的度日卻清閒而和平。

這時光，那老塔爾普博士突然來這小而汚穢的家中訪他；由他的介紹，蘭勃朗特畫了他畢生的傑作「綢布工會」這時境遇稍微好些，但亨黛麗克卻又死了。蘭勃朗特哀痛異常，此後的六年非常孤獨，貧而且老的蘭勃朗特頭上包着布，閉着牙齒已經落盡的口，靜靜地描着他的自畫像，然這幅傑作當時僅賣得三辨士。

不料最後的大打擊又來了。他僅存的兒子塔伊塔斯又離開了懷着孕的青年妻子逝世了。蘭勃朗特受了這個打擊，衰頹到極點，在六十三歲上，這位老大家便也死去。僅遺下一個象牙的雛手和一件破舊的外套。至於爲他舉行葬儀的時候，誰也不會知道，僅化十三圓(florin)的錢，便完了喪事。

然經過了許多時候，他的遺作三百幅版畫和六百幅油畫，彷彿飢餓者見到米粒一樣，爲各國爭着收買去了。

* * * *

尼德蘭起初有這些偉大的代表者，其後，又有巧手的房．逵克(Van Dyck)，近卑的又有哈爾斯(Hals)，是正直的動物畫家。荷蘭特有的眞面目的室內畫家，風景畫家等等在十七世紀末業繁榮一時，到了十八世紀卻與被撲滅的火一樣，衰退得一點也沒有可記的事。

3 谷霍

從十八世紀起荷蘭沈默了一百多年，突然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又出現了一個特別的到法蘭西來的畫家，叫做房·谷霍（Van Gogh）。他初起四度爲職業所迭，一直過了三十歲之後纔做畫家，此後他對於繪畫的熱忽然火一般熾盛起來。他的畫面把顏料堆得如同山壑，他有時就用繪具作畫，總嫌畫布太小了。有時他用生在川邊的蘆葦充畫筆而作素描，有時用棒拌些咖啡而作素描。在他的袋中常帶着白色青色的粉筆，他到朋友家中去玩時，一走進門限，便把他來時在各處所見的風景任意地在壁上描畫。據說谷霍的朋友們如果預先知道他要來的時候，他們必先在桌上或牆上預備着畫布。他始終歡喜向着法蘭西南方的炎熱的太陽作畫，他對於帽子視同邪魔，總不肯戴，因是他的頭髮常被太陽的熱所焦灼而蜷曲。一到靜寂的夜間，他便寫寄給弟弟或朋友的信札，在那些信札之中常常發着各種的議論，實在是很有元氣的。

他的弟弟乃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曾爲貧乏的谷霍建造一所小小的畫室，又爲他購備各種畫具，他自己是一個繪畫的商人，所以他希望他的哥哥能夠成功。

然而房·谷霍過於狂放了，因作畫太多成爲狂人，但是他益加多作。三十七歲的夏天，在奧伐爾的友人的病院中，他自己用手鎗擊心臟而自殺。不久他的弟弟也追隨其後而死去。

他描畫的生活雖然未滿十年，然而他的畫卻是美術的要素，他雖然生於荷蘭，但常住於法蘭西的，當時正值法蘭西美術的盛期，然那時不論誰也沒有他一般地熱心於繪事。

一九三〇，八，二。（留）

華僑婦女在美國爲監選員

華君

最近在美國保得蘭奧里雙地方的初選中，有兩個華僑的婦女被舉爲監選員。一個是姓李的夫人，一個是姓陳的夫人；都是中國的父母所生而入美國籍的。這在美國是第一遭的事情。有許多美國人揚聲說：『讓中國的婦女來這裏試試政治的味道看。』說這話的人或許是帶着歡躍與誇耀的神情，但在我們聽了應當有怎樣的感覺呢？

婚姻論（續）

芬蘭惠斯德馬克作

建人譯

七　聘娶婚和禮物的交換——贈予物送給新娘和送給新郎

在下等民族裏，婚約得到同意不是不要東西的。多數須將報償付給新娘的父親或別的家屬，或者用新娘去交換，或服務，或給予這種或那種的財物。

在澳大利亞的原人裏，最普通的結婚的方法似乎是「兩造的親互相交換自己的女兒，給彼此的兒子作妻，在有些族裏，由靑年自己互換姊妹或別的女親屬。」澳大利亞盛行此種風俗的主要理由大概由於得妻艱難，因爲婚姻常有階級或部族的限制，必須在某範圍內纔許男人娶妻；如果他有姊妹，便沒有這種困難，因爲他得從准許娶妻的階級或部族裏換取一個女人了。以新娘換新娘的辦法，見於世界各處地方，但在此等社會裏，大抵同時並行買賣婚，以財物作新娘的代價。

比較交換婚姻更流行的有給伊的父親服務得妻的習慣。此種實行見於世界各處的較簡單的人民裏，希伯來的傳統是我們習知的。男子到未婚妻的家裏去住若干時候，他如僕役般的操作。服務的期間在不同的人民裏，長短亦自不同；少有在一年之內的，長者多至十年，十二年，或十五年，也有結婚之後仍須作工，直到生下小孩爲止，或者更長。以服務結婚是很明白的，大部分由於父親不甘心將女兒白白的和人結婚，從許多例子證明起來，服務便是替代普通購買的價値。但也含有試驗那靑年人作工能力的意思，看他是否適宜於作丈夫和女婿。在西伯利亞的科利亞克人，例如，「一個在服務的新郎不是一個普通的工人。主要思想不在他的效用，是在叫他試驗艱苦。新郎臥壞的床，喫劣的食物，他不准晏起，供困倦的奔走。作牧人時，主人及新娘的兄弟去休息了，他整夜守着，不准睡覺。……新娘的父試驗得新郎是好的，纔許他結婚。」

給予妻的財禮常常是此種或那種的財物。在最下級的民族裏，數目是很微的，在許多較高級的不文明的人民裏，財禮的價値也很少的。有時候只作一點贈品，表示新郎方面的好意或敬意。又

給妻的財禮並不一定是買價的意思，因爲在有些例子，新娘方面的人也回給贈品予新郎方面的。結婚時禮物的交換是極通行的辦法，在許多民族裏，給妻若干，照例須以同價值禮物回贈，不特如此，有時竟超過原有的贈物。同時我們見到，隨經濟文化的進步，在結婚的確定上，財禮遂認爲重要的條件。然而便在此等情形之下，也不要以爲親屬將女兒如動產的在賣掉。男子所「買」的是習慣所賦予的丈夫的權利，然而此等權利雖大，我們可以穩當的說，並不是完全絕對的，結婚的婦女並不完全在丈夫的掌握之中。在北美洲的及非洲的有些部族，新娘的價值給予他不問有無小孩的；但在別有些非洲人民，如他的妻未曾生育小孩而死，他有要求償還新娘價值之權，或要求別的女人代替普通是伊的姊妹。

在須付給新娘價值已成一定的習慣的地方，如伊白白的和人結婚，在女子和伊家族都覺得極不愉快。因這好似表示伊的不值錢。凱非爾的婦人叫一個不用牛換去的婦人爲老貓，因爲照那里的土人看起來，貓是不能賣錢的唯一的動物。如果伊的價錢得到比普通的多，伊遂成爲驕傲的婦人了。

以聘禮結婚不特在不文明的各級民族爲正常的結婚方法，又見於文化已經較高的人民中。有着事迹，一個時期存在中國和日本。它又流行於各支派的塞姆族。在創世記裏，雅各給拉班作工七年，得他的堂姊妹利亞，又七年得拉結；但在以色列，古亞拉伯亦然，娶妻的普通的方法，是付給新娘的價值。在人民分離以前，亞利安的結婚基礎被認爲新娘買賣的。在吠陀時代，得妻須付給伊的父親大批財物，雖然賣掉女兒，似乎也認爲不名譽。神話上的印度立法家馬努列八種結婚形式，一種便是買賣結婚；他許可有些下等階級照此實行，但他自己卻禁止的。雖然此種禁律今日尙見於高等階級，在下等階級卻常常實行的。亞理士多德告訴我們說，原始時期的希臘人購買他們的妻的。在英雄時代，求婚者將牛付給待字的女子的父親，女兒有一個名稱，意思是給伊的親從求婚者取得許多牛的人。在羅馬的土地上，買賣的婚姻不認爲一種確立的婚姻形式，但在羅馬的通常結婚方式中被認爲含有新娘買賣的傳統儀式的痕迹。聘娶婚是一切條頓人民的習慣。當初新郎送去的錢的數目大約由雙方協定的，但在法律書 (law-books) 的時代，無論在英吉利或大陸，數目遂由習慣或國家來定了。阿式爾伯特王 (Aethelbirht) 的甘得法律說到男子用牛購買女子，這辦法稱爲「買賣」。在日耳曼「買一個妻」的意思到中世紀末還在應用，並且在荷蘭普通人的言語裏至今說新娘爲 verkocht，意即「賣的」。但是我們應當知道，買賣婚並不含有購買財產的意思，古條頓人購買的是 mund，卽保護伊及他種丈夫在結婚上應得的權利。古稅勒特人須付新娘的價值，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在俄國的農人裏，婚姻的第一步是求婚，這是純粹商業上的行爲。

在希比亞(Serbia)十九世紀初的時候，女子的價值拾到極高，他們的王之一把它限制到杜加脫(ducat，錢幣名。)在高亞巴尼亞(High Albania)「婚姻完全買賣的，除卻有時用武力掠奪。」

在文明人民裏，聘娶婚曾隨時發生許多變遷，後來的制度和原來的辦法已完全不同。此種進步的一般的傾向，是從婚姻得來的財物，伊的雙親減失經濟的利益，而變爲注重在結婚者兩造的利益上。又回給贈品，至少在有些例子裏，似乎是買賣婚姻的改輕。我們見到贈品是由新郎給予新娘的；雖然此種辦法也有獨立起源的，但也有爲古代新娘價值的遺留。在許多例子，價值是付給新娘的，並不予父母或其保護人，全部或一部分作伊自己的財產了。

在塞姆諸國，新郎須給贈物與新娘，此外更有新娘的價錢，經過一個時期，變作爲伊的財產。到這時候，新郎給妻粧奩的習慣見於猶太人及回回教徒；可蘭法律認交予新娘的父親的錢應當爲新娘所有。在印度歐羅巴，新娘價值也發生相似的轉變，這從言語裏可以看出來，表價值的字後來改作粧奩之意了。波洛克和梅式蘭說，『盎格羅撒克遜的訂婚的說明已得到，這並不是現金交易，使新娘家屬收受身價，而將管理女子的權利付予；我們必須說明，其實是新郎和他們結約，他欲使他的未婚妻有一點產業而已。他說明，他使伊安定，如果伊「採納他的意志，」早晨贈物(morning-gift)伊必須收受的，如果伊生存在他之後，粧奩是歸伊享用的。』

至於早晨贈物(歐洲通行的極長久，日耳曼及瑞士一直殘留到我們的時代)各著作家的意見皆以爲本是新娘價值的一部分，但亦被認爲付給新娘童貞的價值。照它的名稱所指，早晨贈物，其意和婚姻的完成有關；但在作一種報價之外，別有意思亦屬可能。在摩洛哥及別的摩哈默德諸邦，成婚前後，新郎即給新娘一筆錢，我有理由相信它的起源在用以鎮壓神祕的惡影響的。

聘娶婚之後，於是有給新娘嫁資的實施，這也是付給新娘身價的一部分。嫁資有各種目的，但常常不能分析的混合着，它許有回贈的禮物的意思，它許含有妻和夫同負家庭消費的意思，常常作夫死或別種原因婚姻解散後留給妻的財產。但在此種情形之下，通常夫有用益權，同時遂有贈給男人的意思，並且它許含有購買丈夫的意思。

嫁資在古希臘認爲極重要，它變爲尊崇的婚姻的表示，以別於作妾；在羅馬，比希臘更甚，它是合法的妻的表示。婦女有向父親要求 dos 即嫁資之權，但此給伊的夫，不是給伊的，供聯合家庭的支出，雖然一方面亦在謀妻的利益。照古法律說，即婚姻解除後，夫得取其 dos；但查斯丁尼限制男子祇在婚姻繼續中有動用之權。此種原則一直採用在後來的歐羅巴法律中，嫁資成爲妻的財產，雖然夫有管理及動用之權。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在有幾國裏，直到十九世紀初，女兒結婚時得要求嫁裝。父母須給女兒嫁資雖

非法律規定，然而具極強的感情，特別在所謂拉丁國家裏，很主張嫁資。法蘭西人民的特性好貯蓄金錢，此種感情是一個主要原因，大概從羅馬法律而來的。

在我們的日子，存着一種要素，即有把嫁資作爲很重要社會制度的傾向。在法定一夫一婦的社會裏，如成年女子數目超過男子，又有許多男子不要結婚，而且上等階級的結婚婦女常常處於冷淡生活的——在這樣的社會裏，嫁資的作用，常常在給女兒購買一個丈夫了，如從前男子從伊的父親手裏買一個妻那樣。在印度，給女兒找一個丈夫困難，遂引起買丈夫的行爲。在下等階級裏，普通給金錢予新娘，在上等階級裏則給予新郎，有時候數目很大的。

八 結婚儀式

便是確定婚姻的同意已經得到，別種條件也已履行，欲使婚姻即兩性的接合成立，還須行別種手續，方纔完全。此種要素的重要，可在我們中間見之。一對男女，依法律行過婚禮，成爲夫婦而同居，和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不行婚禮同居着，是有分別的。從法律的意義上說，後者不曾結婚，他們的結合被認爲不道德，他們的小孩是私生的。但確定婚姻的禮式之外，還有別的儀式(rites)，此係來自舊的習慣，至今尚在仿行，它本來是，至今也是，只是空的形式。

結婚儀式的最普通的形式，是在使這結合令衆人周知。如欲被認爲確定，當然須經過公衆的允許的，或者如摩哈默德的松尼律所定，須有證據。條頓諸國，婚姻的確定，從前只要證明二人確實一同在一塊毛毯之下。使衆人周知的最普通的方法是宴會，客人便是證人。

各種人民行各種不同的婚姻儀式。最常用的，是象徵兩造的結合，在原來的意思，是用一種動作——認爲有魔術的效力的——示婚姻牢固。第一是牽住兩手，這是所有印度歐羅巴人民中古舊的亦最重要的儀式；在有些歐羅巴國家，及印度的許多地方，新娘新郎的手不特牽住，更須繫住。但也可以各各將些物事縛住，以表新娘新郎的結合。例如在巴蘇多人(Basuto)，南非的一個堵枯亞那(Bechuana)族，取「一條宰倒的牛頸下垂肉圈繫在女兒的手腕上，別一條圈在新郎的手腕，以表示他們彼此繫住了。」訂婚及結婚的環，至少一部分，似乎也含有這意思。古印度是用結婚環的，在古羅馬，男子將訂婚的環送給許嫁的女子。古世紀及以後，此種風俗又行於歐洲基督教國，後來改爲交換指環了。和結婚環連帶的各種迷信，皆表明此是象徵兩造接合的。失去或破掉，是表示死亡或結合解散，或別種不幸。蘇格蘭西北的人民說，如果女人失去結婚指環，「伊將失掉伊的男人。」

一種極常見而且廣佈的結婚儀式，在野蠻或文明人民皆流

行的，是新娘和新郎一同喫食。這是印度各階級都通行的，古希臘和羅馬亦然，今日同喫的習慣——常常同一杯盤，或者同一塊麵包或者同一羹匙，——偶然在訂婚時，多數在結婚時，歐洲多數地方皆通行。此種儀式的意義，毫無疑義，當初不過是象徵。在瑞典，普通相信，如果一個少女和少年同在一個食器喫食，他們將墮入戀愛之中。日耳曼以為夫婦在同一隻羹匙喫「晨羹」，當得平安的結婚生活。此外又有同飲的儀式，從意大利到瑞威，及從不列太尼到露西亞皆見之。在各處的猶太人中這為婚禮的一部分。日本，新娘新郎一同飲酒，交杯九次，這是婚禮的全部。南印度的依盧拉斯人(Irulas)，作丈夫的必須口吸煙卷，遞給新娘，伊略吸之後又還給他。

許多儀式中含有新娘會生育的意思。摩洛哥新娘到新郎家來時，伊必須騎雌馬，表示會生育之意，有時騎雄的種馬，表示伊會生男孩。瑞典的鄉下人相信，結婚的前夜若有一男孩和伊同睡，伊第一個小孩生下來是男的；在斯拉夫人民裏，叫男小孩坐在伊衣裾上。相同的習慣曾流行於古印度，這也許屬於原始的印度歐羅巴結婚儀式的。別一種結婚儀式，這里須得一說，追溯來源，屬於早先的亞利安人，便是用穀物或果子擲於新娘身上的習慣。此種擲穀物或果實向新娘新郎，或分擲新郎，或結婚時的一班人，曾經流行於東自印度，印度支那及馬萊羣島，西至大西洋。在英格蘭，從前用米以外的物事投擲新娘，至今有些地方還保存着。在十七世紀的時候，新娘從教堂回來，用麥擲在伊的頭上。吉格蘭北部，鄰居中最老的人等在新娘的新宅的門口，將一盤燒餅倒在伊的頭上，燒餅流落在門外，大家爭奪碎片，相信能拾到一片是有運氣的。此種習慣普通皆認為求子的方法，照感應魔術的原理說，穀物及果子是繁生的來源。雖然這是很明白的，在有些例裏，據施行這種方法的人民說，有時也兼表財產，或者只表財富。有些西部露西亞的猶太人有一種習慣，放一個生鷄卵在新娘前面，以徵多子，使伊像母鷄產卵的容易生育。

有許多結婚儀式是一造試圖支配他造的長時期的爭勝開始於結婚之時。在摩洛哥，主宰者當然是新郎，用劍輕輕叩新娘的頭或肩三下或七下，或以掌輕打，或踢。在克羅特亞，他打伊的耳朵。所有斯拉夫人民有此習慣，新娘給新郎脫去靴子，在露西亞，新郎用靴統打新娘的頭，表示伊已在他的權力之下，服從他了。但在斯羅文人(Slovenes)，今日新娘用靴統打新郎，使他明白：伊是不能常常給他脫靴的。新娘也知道怎樣去駕御伊的男人。在摩洛哥，伊騎在為結婚宰殺的去勢的牝羊上，那羊代表其夫；伊又掛項串於羊頸上，使丈夫柔弱無害如女子；將羊的胃割去時，伊用右足踏在上面。日耳曼的許多地方，牧師將兩人的手聯起來時，新娘要把手放在上面，新郎也要這樣，遂爭扎起來，結果牧師將男人的手放在

上面。

除卻認爲於新娘或新郎，或兩造，積極的有利益的儀式外，還有別的儀式，意在保護他們走出有害影響或避免有害影響。普通有這樣一種感情或觀念：新娘新郎者在危險狀態之中，特別容易受別人的魔術的影響，爲了要避免惡鬼的攻擊和魔邪，所以必須保護或潔淨。

結婚的時候常常放銃的，至少在許多例裏，這目的在驅走惡鬼或別種惡影響；結婚的儀式中常有奇怪的聲音或高聲的奏樂，可以說都是這種意思。杜爾姆區的業農的地方，新娘方面有荷鎗的男人護送伊到禮拜堂，貼近新娘及伴姑的耳邊他們一再放鎗。在克萊扶蘭的格斯婆羅地方，新夫婦從禮拜堂回來，一路用鎗在他們的頭上放過。在摩哈默德諸國，新郎帶着劍，匕首，或手鎗，把劍橫在他的頭上或新娘的頭上。或者新娘的從人中有二男子，拔劍在手，衛護新娘。從沙羅門的歌裏看起來，希伯萊結婚時，新娘的侍從中也有武裝的男人，他掛着劍，說「爲了夜間的恐怖」。法蘭西從前結婚的時候，新夫婦從交叉的劍下走過。在諾曼底，新郎和新娘在結婚室中的時候，他的朋友中的一人振鞭子趕去惡鬼，否則它危害夫婦倆的。

在摩哈默德及印度歐羅巴人民中，結婚時新娘，或在新郎亦然，沐浴是主要的形式。在古希臘，他們沐浴的水從一個特別的水源汲來。蘇格蘭的東北部，在結婚前的晚上有「洗足」的儀式；有幾個新郎的最親近的朋友聚集他的屋內，拿進一隻大桶，盛水滿滿，新郎脫去鞋襪，將足及腿浸在水中。同樣的風俗又流行於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新娘也須洗足的。雖然要略醫療些，新娘和新郎的洗濯無疑的是由於迷信，但此種舉動之屬於儀式性質者，目的在表示潔淨。

目的在驅逐惡鬼的結婚儀式之外，更有以欺詐方法保護新娘或新郎的儀式。新娘由別一人代出，這人好比一個偶像，以引誘小鬼的注意，或逗毒眼的睨視，因此眞的得無損害的逃出。在斯拉夫，條頓，羅曼斯人民裏，當新郎或他的代表到新娘家來迎接伊時，假的新娘常常由一個醜女人，或小女孩，或男子裝的，隨扮眞新娘而去。在不列太尼，代替的初爲小姑娘，次爲家中的主母，最後是祖母。在培佛利亞，一個有鬚的男人穿了女人衣服裝作新娘。我想此種習慣的意思不止一個解釋，企圖給一個假新娘予新郎大概還有別的意思。在論掠奪結婚裏已說起，那時女子或伊的親族，放障礙物在新郎的路上，以障礙新郎的路。在印度，和物事，樹木或動物假作結婚，這目的常在免除新娘或新郎或兩造的邪惡。印度北部，樹婚特別通行，其意在於行婚禮之後，樹便死掉，所有惡影響亦由樹擔負而去，否則會害及結婚的夫婦的。更有些例，由別人作像他或伊的裝束，扮作二個或更多的新郎新娘，他或伊遂得被蒙混。在

埃及，當新郎往回教禮拜堂會見新娘時，她在兩個裝束和他一樣的朋友中間走着。在弗士(Fez)，伊接到夫家去時，隨着若干婦女，裝飾和新娘不能分別；這意思在保護伊避免魔術或毒眼侵害的。在立伏尼(Livonians)人中，兩個伴姑裝飾得和新娘一樣。在培得福(Bedford)亦然，新娘和伊的侍女一樣裝束，並且有人告訴我說，此種風俗又流行於英格蘭各處。陪伴新娘的女子，男人，陪伴新郎的男人，卽使並不模仿裝束，他們的職務也不止是看護他們，實有保護他們免除惡影響之意；人民皆以爲陪伴着更安全些。在西特蘭(Shetland)，結婚的前夜，最知好的男子必須伴新郎同睡。

保護新娘不受外方影響，特別是毒眼的，最有效力的方法，是當伊在騾類背上，馱到新家庭去的時候，把伊關在籠中。這種方法行於摩洛哥北部，籠是夾竹桃的枝做的，相信用這做成，防禦毒眼特佳。在摩洛哥別處及摩哈默德國民各處，伊娶到新郎家去時，伊的面孔蒙住，別的各處亦然。新娘用面帕是見於倒世紀的。這在歐洲曾經通行，它的重要，只要看行此風俗的羅馬人，普通用面帕的字指女子出嫁。至於它的最初的目的，極像在使新娘避免毒眼。

新娘和新郎更須從上面防止危險。猶太的結婚禮在一個幕幔下行之，在斯堪狄那維亞諸國，法蘭西，及英格蘭，一塊方布——英文叫作 "care cloth" ——祝福時張在新娘和新郎的頭上。在斯拉夫人民，新郎喫食時須戴着帽子，希連尼 (Syrenian) 新娘頭上戴羊皮製的帽，不特在行結婚禮時，便在夜間也不拿去。但新娘新郎又須從下面防避危險。在摩洛哥，新郎不得坐在地上，以免毒眼的影響；有時候，他的最知好的人或別的未婚的朋友馱着他，經過結婚的時候，他緊住他的拖鞋的背，使勿脫落。在新娘方面是相似的，不過更重要些，伊的足如觸地，認爲不吉。極相似的習慣見於許多別的國度。新娘常常馱着的，此種習慣常和新娘的足不得踏着地面的觀念相連結。門檻上須把伊馱過去是極廣行的習慣。在威爾斯，「新娘當足在門檻上或近門檻處，被認爲極其不吉的。」中國的福州也是這樣，從新娘花轎停息的地方到接待室，地上皆鋪紅氈，以防新娘的足觸着地板。英格蘭有「一種結婚風俗，訂婚的人從家裏起身到禮拜堂去所經過的路上，皆須散佈青草，三朶及蘭草。」在蘇得蘭，新娘居住地的路上，及伊往禮拜堂結婚時須經過的路，撒以鋸屑。從前用海沙的，如果這習慣充足的實行，沙或鋸屑，須從新娘家起撒到禮拜堂門口。在紐喀斯爾項泰因，新夫婦行走的地方先撒以沙。在甘德的克蘆勃路克，新結婚的一對人離開禮拜堂時，路上撒以新郎的職業記號：木匠撒以鏇花，屠戶羊皮，鞋匠碎皮條，鐵匠破舊鐵片。結婚時須用紅氈是我們見慣的。

恐怕下面有危險來威嚇新娘和新郎，大概又爲在他們後面擲舊鞋的習慣的起源，這種習慣不特見於英格蘭及蘇格蘭，又見於丹麥，來因，及德蘭斯斐尼亞的漂浪人，古希臘顯然也有的，從亞

典博物館的花瓶上繪的結婚情形可以知道。多數的例，鞋子擲在一對新人的後面的，但也有新娘及新郎後面分開了擲，這種例見於人島。這里應當說明，擲鞋常在他們往什麽地方去時的，多在往禮拜堂去時，或從禮拜堂回來，或結婚的朝餐之後。擲鞋的習慣顯然有保護他們免除下面的惡影響之意，英格蘭，丹麥，日耳曼及別處，又行一種習慣，有人出門去做生意或打獵，擲一雙鞋或拖鞋在他的後面。布蘭德(Grand)說，吉格蘭的普通人相信，如他們願意出去的人成功，便擲舊鞋子於他的後面，這是於他吉利的。此等事實曾暗示我：擲舊鞋的意思，是給新娘和新郎所穿之外再加添鞋子，這是一種保護他們路上平安的魔術。蘇格蘭有此習慣：祝新娘新郎有「愉快的足。」

在結婚時，世界各處，皆認保護和清潔是如此重要，於是有趣的疑問起來了，爲什麽新娘和新郎會被認在危險中的呢？我的回答是說因他們在轉換入一種新的生活的緣故；照澤內普(Van Gennep)說，結婚是 rite de passage（通過的儀式，）不特在結婚如此，便在許多別的例也是如此，凡入一種新狀況或第一次作某事，都認爲有危險。但又須注意，在現在的例子，這事情的本身，卽經過結婚被認可的事，也是足被認爲增加危險。這是極廣佈的觀念，性交是瀆神的行爲，在某種情形之下，又是惡害發來的神祕的原因。我在摩洛哥詳細研究結婚儀式，看出新娘或新郎的關於保護及清潔的儀式，隨情形而異，伊或他曾經結婚過與否而有不同的，已有妻或曾經有妻的新郎，許多儀式可省掉，新娘如果是寡婦或離婚的婦人，儀式卽使不完全去掉，至少十分減少了。在別的許多國度裏，婦人結婚儀式也比處女不隆重。

除卻純粹屬於魔術的結婚儀式之外，還有屬宗教或半宗教性質的儀式，這由牧師行之，意思也是給新夫婦以利益，或保護他們，抵抗惡害的。這宗見於有些野蠻，及古印度歐羅巴的結婚儀式中。曾有人以爲在基督教人民中，雖然宗教的建設者不曾說明各種儀式和宗教的關連，但結婚的禮節必定在極早的時候已伴有宗教的意思了的。結婚是聖禮的主義，係在教會中漸漸發育起來，但結婚沒有祝禱認爲不確這件事，到一五六三年纔有的，這時候脫連式(Trent) 宗教會議決定結婚時三兩證人中必須有一牧師舉行祝禱。新教不復認結婚爲聖典，但仍認爲神的制度。在新教徒裏，比羅馬加特立教徒，裏教師參與婚禮這件事比較不重要了。

這是法國大革命對於這一點始發生變化。一七九一年聲明法律認婚姻爲人民的結合，只須用民法的手續來成立它。如果兩造以爲必要，則於人民的手續外，可以增加宗教的祝禱。從此以後，民法的結婚在多數歐羅巴國度遂得到法律上的基礎，雖然其中有些國度，例如英格蘭，還取宗教的或公民的手續，可隨他們的喜歡，兩者皆能使婚姻確立。在基督教國裏，攻擊宗教儀式的法律底重要，在猶太法律或摩哈默德法律裏不發生影響。（未完）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爲知識婦女作」

G. B. Shaw: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周　容

一　著者與書

蕭伯納現在（一九三〇）已經有七十四歲了，他在二年前寫了一部有價值的著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部書已經由加藤朝鳥譯成日文，現在由我譯成中文，在開明書店出版了。這部書是爲知識階級婦女而作，據作者說著這部書的起因，是由於有一位太太寫信給蕭氏，請他介紹有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可是蕭氏替這位太太仔細考量了一回，覺得從前所有的社會主義的著作都是犯了枯燥無味的通病，所以要找出幾部適合婦女讀者的脾胃的著作，在這個男性中心的世界中，不僅是沒有人著過，而且還沒有人想到也有專爲婦女著書之必要，因此，蕭氏不惜以六載寨年的最可留戀最可寶貴的時光，寫了一部以婦女讀者爲對象的社會主義的大著。

不論是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都是和全人類的實際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人人的事，而且是人人必須了解的事；可惜估了人類半數的婦女除了終日忙於她們的目前的實際生活（家庭的或是職業與社交的）以外，她們就去找個人的愉樂。當然，讀書也是個人愉樂之一種，但是，這是少數的有知識的婦女的愉樂。然而她們所讀的書，多半是幻想的愛情小說或是冒險的偵探小說以及浪漫的遊記之類的書籍，她們決沒有興趣去讀有關於她們的實際生活的基礎要素與結構（即是社會的經濟關係與制度）的社會科學的書籍，因爲婦女雖然在二十世紀有了解放的啓明的希望，然而她們畢竟仍舊是處於男性的支配與保護的地位，並且願意受男性的支配與保護。爲什麼說她們願意呢？這一點蕭伯納說得好，他說不願意自己用思想的人們總是願意受他人的支配，因爲自己用思想是要費許多精神與腦力的，而且是很麻煩的，所以他們樂於受自己用思想的人們的支配，可以避免許多自己用思想的麻煩，婦女至今之所以仍舊願意受男性的支配與保護也正是這個道理；所以除了極少數的有知識的樂於自己用思想的婦女以外，所有的知識階級的婦女

（非知識階級的婦女更不消說）都把有關於她們的實際生活的社會的經濟與制度的問題一概不聞不問，而且以為社會的經濟與制度的事都是男子的事，要研究或是解決社會的經濟與制度的問題只是男子的責任。誠然，社會的經濟與制度的事業的處理，幾千年來都是由男子獨佔的，婦女老早就喪失了處理社會的經濟與制度的地位，她們自然是覺得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不是她們的責任僅只是男子的責任。雖其如是，所以婦女一直到二十世紀仍舊不能從男性的支配與保護之下解放出來。

我說到這兒也許要引起婦女讀者的抗議。婦女讀者也許要說：你所說的話並不實在，譬如我就是願意研究社會問題的一個。果真如此，這就是蕭伯納最歡慰的了（我和其他一般關心社會問題的男子當然也是感覺得歡慰的，）蕭伯納專為婦女寫了這樣一部興趣濃厚與思想深刻的大著作，想必你是急於一讀了，但是為了婦女讀者的便利的原故，我不妨寫一篇梗概，作為婦女讀者讀這部書的預備。

蕭伯納在一八五四年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城，他的父親是一個小企業者，當然不會有豐富的財產遺留給他，因此他少年時代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他在十五歲的時候曾經作過書記，他完全是一個赤裸裸的無產平民，他的環境與地位當然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自從他脫離書記的地位而從事文學的生涯以後，他居然在世界文壇佔了一把交椅，到他的晚年他的「文學的財產」使他有很充裕的收入了，因此他曾經說過：他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站在一個收入很小的立場來反對的，卻是站在一個收入很大的立場來反對的。他在一八八四年加入斐賓社，斐賓社是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團體之一，組成的分子多半是知識階級，自然，他們的社員是用他們的思想來研究社會主義以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斐賓社的社員的努力的結果，在政治方面造成了英國的頗有勢力的勞工黨，在社會方面擴充了斐賓主義的宣傳。蕭伯納已經盡力於該社有四十六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尤其是他的老當益壯的最後的努力的表現。因此，我們讀這一部書，不要以為僅只是蕭氏個人的主張，而且要知道這部書實在是斐賓社以及斐賓主義的信徒的代表作；但是我們無須乎像馬克思信徒一樣，馬克思信徒把資本論當作無產階級唯一無二的聖經（資本論中文有陳啓修氏譯本，譯文艱澀，頗不易懂，）在我們毫無成見的讀者，是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資本論一樣的看待的，這兩部名著，在積極方面（即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方法方面，）是各不相容的，但是在消極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攻擊是有同等的力量與價值的。

據我的眼光看來，蕭氏之所以要費了這樣大的氣力專以婦女為對象寫了這一部書，卻是懷抱了一個大大的志願，這個志願

在要使全世界的有選舉權的婦女知道怎樣去運用她們的選舉權：這就是說，選舉那一個政黨的候選人，選舉何種資格的候選人。自然，在選擇政黨與候選之先有選舉權的婦女必須要有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的正確的知識，例如英國的婦女在戰後獲得了選舉權的時候，她們並不知道怎樣去運用，即是不知道怎樣選擇政黨與候選人，在一九一八年贊成婦女投票最力的勞工黨的領袖的失敗即是由於婦女投票的無知識的結果。中國目前雖然無所謂人民投票權，但是我們相信無論何種政府要穩定國內的政治，遲早有給予人民以選舉權之必要。到了那時候，由我們現在的研究與準備，中國的婦女自然會知道怎樣運用她們的選舉權了。

二　資本與資本主義

我們要了解資本主義就要首先了解資本的意義。什麼是資本？資本就是餘剩的金錢(Spare money is called Capital)即是餘剩的生計 (spare subsistence)。這所謂餘剩的生計即是享有這種生計的人吃不完用不完所餘剩的供給生活的必需的食物與貨品。這種餘剩的食物與貨品既然吃不完用不完，必需要想法子儲蓄起來。但是我們知道，最主要的生活必需物是食物，可是食物是不能儲蓄的，穀物至多可以保存一年，肉食品至多可以保存幾天，過了這種保存的時間，食物是要腐爛的，因此食物是無法儲蓄的。唯一的辦法就在享有這種餘剩的食物的所有者，即須找着缺乏食物的飢餓的人們來吃掉這些餘剩的食物，飢餓的人們吃掉了這些餘剩的食物之後有什麼報酬呢？他們的報酬就是勞働。餘剩生計的所有者使用飢餓的人們的勞働從事於生產的工作，於是餘剩生計的所有者收穫更多，收入也更大，即是餘剩的生計更豐富。因此說餘剩的生計即是資本；而享有餘剩的生計（即是餘剩的金錢）的人們即是資本家；我們的社會制度允許私人享有餘剩生計的所有權，這種制度就叫作資本主義。有了資本的人們就可自己不勞而食，資本家是只知道消費而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蟲，他們只要能够把他們的餘剩金錢供養飢餓的人們替他們從事生產的勞働，他們就有很豐富的收入，這種把餘剩的金錢供養飢餓的人們的辦法即是所謂投資(investment)或是企業(enterprise)。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之下，法律所最重視的是私有財產與私人契約的自由，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自由資本家即刻就要喪失他們的剝削的武器（即是資本）；如果沒有私人契約的自由，資本家與勞働者的關係就不易容任資本家操縱。因此，私有財產與私人契約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的必需的法律條件，凡是侵害私有財產與破壞私人契約的人民必須受國家的法律的嚴重的處罰，以至於處以死刑，所以資本主義能够利用國家的法律的保

護來擴充牠的勢力。

資本主義不僅是利用國家的法律的保護，同時還可以操縱國家的政治，教育，宗教，與輿論。資本家在國內實際上是法律的製造者，凡是與他們的利益有妨害的法律，他們必須運用政治的力量來取消牠；與他們的利益一致的法律必須盡力使牠通過。資本主義對於學校的教育，教育的信仰，以及新聞紙的輿論，都是以資本家的利益為前提的，擁護他們的利益的，就給以津貼收買，反對他們的一概加以摧殘。資本主義得了國內的法律的保護以及宗教與輿論的擁護的結果，資本繼續增加繼續集中，同時科學進步，產業革命使生產的貨物的數量大大地增加，於是國內的市場已經不能容納過剩的貨物，因此資本家不得不向海外尋找市場以及向海外投資，所謂國際貿易即由此發生。

國際貿易擴張的結果，一方面要用國內的海陸軍的威力使殖民地屈服於經濟的侵略之下，另一方面要和其他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海外競爭市場與殖民地，於是各國的資本家慫恿他們的政府盡力擴充軍備，以最低的工資僱用國內的壯丁的生命為他們資本家的利益的爭鬭而犧牲，以至於釀成世界的混戰，使國際的和平無法維持。

三　金錢

婦女讀者現在已經明瞭資本即是餘剩的金錢了，你也許不自禁地發出一聲「金錢萬惡」的嘆息，但是金錢的本身是否萬惡呢？這卻是很容易答覆的，金錢的本身有兩種作用：一種作用是作為貨物的價值的標準，以便於計算貨物的價格；一種作用是代表貨物的價值作為貨物交換的媒介物。如果沒有金錢，我們就沒有更好的方法買賣貨物以及計算貨物的價格，因此，金錢的本身是很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們如果說「金錢萬惡」是不對的，我們只能說「資本主義萬惡」這纔是正確的說法。

假如你現在有了餘剩的金錢，你的辦法當然是把這一筆金錢儲蓄起來；但是儲蓄並不是安全的辦法，譬如在歐洲大戰之後，德國的馬克完全沒有價值了，十萬馬克還買不着一頓飯，假如你有十萬馬克，在戰前你算得是一個富人，到了戰後，你就馬上變成窮人了；因此儲蓄金錢是很危險的。一旦金錢所代表的餘剩生計完全消費光了，金錢即刻就變成最無價值的東西了。所以你有了餘剩的金錢你就要加入投資或是企業，即使你只有很少的資本也可以投入大企業中，因為資本主義的合股公司是吸收無數的小股資本組織而成的，這樣，資本的集中就形成得更快而且可以聚集巨量的資本，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況且你一旦有了餘剩的金錢，你也就是一個資本家。倘使你是一個勞働者，你決不會有餘剩的金錢的，因為資本家給予勞働者的工資僅只是足以

糊口度日的工資，要用這種工資來維持勞働者一家的生活總是不够的，勞働者自然不會有餘剩的金錢，所以勞働者永遠是處於赤貧的地位，而資本家的收入則愈增愈多。

金錢的作用既然只是一種賣物買物的工具，所以維持生活的最重要的東西是食物與貨物，卻不是金錢，金錢本身是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更不能住的，不過有了金錢就可以購得可以吃可以穿又可以住的東西。

但是金錢的分配卽是國家的財富的分配，因此金錢的分配不平等卽是國家的財富的分配的不平等。所以社會主義的問題就在怎樣能够使金錢的分配平等卽可以達到國家的財富的分配的平等，卻不在乎廢止金錢或是多多地製造金錢。金錢在市場上的供給與需要的關係，也和其他的貨物是一樣的，金錢的製造過多的時候，貨價就高漲，卽是金錢的價值減低了；反之，金錢的製造太少的時候，貨價就低落，卽是金錢的價值增高了。因此濫發紙幣與僞造貨幣都可以使貨價高漲，金錢的價值減低。

四　勞働市場

有購買勞働的資本家，同時又有出賣勞働的勞働者，這兩方面的買賣關係形成一種勞働市場。勞働市場的勞働價格的高低也和其他的貨物市場的貨物價格一樣，出售勞働者超過購買勞働者的需要則勞働的價格減低，出售勞働者不足購買勞働者的需要則勞働的價格高漲。但是資本主義愈發達，則資本愈集中，失業的勞働者就愈多，因此勞働的價格愈低，而資本家獲利愈厚；於是勞働者愈形貧乏。

勞働市場當然適用私人契約的自由，因此，勞働者與資本家的勞働買賣必須有一番契約。但是這種契約只是屬於資本家片面的契約，資本家口中所說的工資的多少卽是勞働者出賣勞働的價格的契約；假如有一個勞働者不願意接受這種資本家口中的契約，或是要求更多一點的工資，那末，資本家就要說：「你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工資，還有無數的其他的人願意接受這種工資。」因此勞働者不得不屈服於資本家所予給的工資契約之下。

但是勞働者一旦感覺得有聯合勞働羣衆一致對抗資本家的必要的時候，於是形成職工組合的組織。職工組合可以團結勞働者一致反抗資本家，卽以「罷工」爲制勝資本家的武器，因此組織化的勞働者時常舉行要求增加工資與減少工作時間的罷工，於是由昔日的資本家與勞働者個人的片面契約，一變而爲資本家與職工組合的代表的協商。但是職工組合並不就是社會主義，職工組合仍舊是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以勞働爲資本而不以金錢爲資本的資本主義罷了。況且罷工也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因爲人類必須勞働方可生活，如果有一日的局部的罷工，就減少一

日的生產，如果有一年半載的全國總罷工，全國人的生計都要斷絕了。

至於婦女在勞働市場的情形更爲可怕。一個男子的工資雖然是吃不飽的工資，但是，並不是男子一個人吃不飽的工資，卻是男子的妻室兒女一家人吃不飽的工資；可是女工是沒有家庭的負擔的根據這種理由，於是婦女的工資一定要比男子的少。倘使婦女不願意接受這種比男子更少的工資，資本家只要兩句話就可以使婦女啞口無言，第一句話是：『你如果不要這樣低的工資，還有多少其他的人願意要這樣低的工資。』第二句話是：『假如你要我出男子一樣的工資，我願意找一個男子來做這種工作。』這樣，男女的平等的工作卻得不着平等的工資了。

婦女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生育兒女和管理家務的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從來得不着直接的報酬，卻是從男子的工資之中間接得着一份微薄的報酬的。因此，資本主義使男子變成奴隸，卻使婦女變成奴隸的奴隸了。在婦女找不着工作的時候，不得不使婦女以結婚爲職業，這樣的結婚是使男女兩方面都陷於不幸的結婚；還有更卑賤的就是使婦女受金錢的誘惑而做出許多不名譽的事來，這就使婦女的生活更加悲慘了。

男子的勞働變成資本主義的奴隸，女子的勞働變成奴隸的奴隸，這都是由於收入不平等的原故；倘使收入一旦平等，資本主義的奴隸以及奴隸的奴隸都可以得着解放了，這種解放奴隸的制度即是社會主義。

五　社會主義

婦女讀者現在已經明瞭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的意義了，並且了解了金錢的作用與勞働市場的一般的概況了，現在我們要問：什麼是社會主義呢？蕭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句極明顯的答覆：第一句話是：『所謂社會主義，也不過少數人對於怎樣分配的一種意見而已；』第二句話是：『社會主義即是收入平等。』

我們知道，人類的生存必須要靠人類自己的勞働，人類馬上停止勞働，馬上就要餓死，這是「自然」對於人的冷酷無情的壓迫，因此人人必須勞働；至於勞働所生產的財富也必須人人都可以分得一份公平的財富；所以人人的收入必須平等，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但是資本主義的目的卻與此完全相反；資本主義是使極少數人不勞働，使極大多數人變成奴隸；使極少數人有極大的收入，使極大多數人的收入竟然不能夠維持生活，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卻是容許勞逸不均貧富不平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有了階級的壓迫與恫懼，發生了極可怕的貧乏使人格墮落；一旦收入平等就可以使恫懼富人完全消滅，使可怕的貧乏根本絕跡。

六　議會政策

但是我們還要問我們用什麼方法推翻資本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呢？從這一個方法的問題就引起許多的社會主義的派別的紛歧。你知道，社會主義有所謂無政府共產主義，有所謂馬克斯共產主義，有所謂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其他的各派社會主義，但是蕭伯納說那些社會主義都不是眞正的社會主義，即是他所謂的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因爲那些社會主義都不能實現眞正的收入平等。馬克斯主義者所贊成的方法即是直接行動，所謂直接行動即是引導無產階級實行暴動奪取政權來打倒資本階級，也就是所謂階級戰鬥。但是蕭氏的意見以爲這只是危險的而且不公平的階級的報仇，仍然算不得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全體的人們爲對象的，決不是以某一個階級爲對象的，如果使無產階級起來專政誅夷其他一半的有產階級，這仍然是不公平，所以蕭氏以及斐賓社的信徒都不贊成直接行動的辦法。

蕭氏又說明，革命是和社會的變更有區別的：革命是把政權從這一黨或是這一個階級的手中轉移到另一黨或是另一個階級的手中，但是這種革命對於社會的變更並不相干，政權轉移了不一定就可以使社會的經濟制度發生較好的變更。況且除了革命的直接行動以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促進社會的變更，這種方法就是蕭氏所贊成的憲法的議會的變更，即所謂議會政策。

但是婦女讀者也許聽見了議會政策的呼聲覺得有些奇怪罷。你也許要說：近代新起的國家都廢除議會的組織了，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以至於我們中國，不是都不用議會了嗎？爲什麼蕭伯納還要主張那議會政策呢？在這兒我不能不跳出題外來參加一點我自己的意見：我們知道（就是蕭伯納也承認的）世間的一切制度都不過是「因時制宜」，並無所謂永遠不變的天經地義的制度，只要某種制度能够適合某一個時代與某一個國家的需要，這種制度就是好的制度。在英國的議會比較世界各國的議會爲先進，議會的勢力還可以有維持國家的政治的力量，而且可以由憲法的手段實行社會的變更；這樣，英國自然還有採用議會政策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我們要知道，蕭氏是英國人，他的思想當然是爲英國而思想；況且『所謂社會主義，也不過少數人對於怎樣分配的一種意見而已，』因此我們對於蕭氏所提出的議會政策的主張，用不着驚奇，更用不着排斥，他的意見（其實是斐賓主義的一切信徒的意見）是否可行，自然有事實來證明。

蕭氏的這一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於英國的知識階級的婦女的影響是很大的，倘使英國的知識婦女都贊成他的主張，而且投票贊成勞工黨的政策，議會政策的成功就不是一個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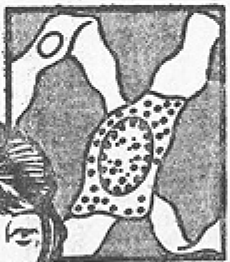
這部書的規模太大，而雜誌的篇幅有限，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對於社會主義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讀這一部書。

強身之新方法

服加爾餐片

用鈣質補細胞







衰弱細胞 細胞內之石灰質抽除後。胞心即縮小。

(活細胞) 用顯微鏡放大之狀態

強健細胞 胞心寬大。所含石灰質即鈣質極充足。

人身乃數百萬活細胞所組成。骨—血—纖微—腦筋。皆爲細胞之組合。故身體健康。端賴細胞。按細胞之中心主要成分純係鈣質。(石灰質) 如鈣質缺乏。全身細胞立受影響。(見上二圖之比較。) 衰弱—骨軟—血枯與齒弱諸患因之而起。

強身新法。當以鈣質補細胞爲最完善。衰弱細胞得鈣之補充。必可立即復原。今最完善之鈣劑。祇有**加爾餐片**—除含鈣質外。兼含乳酸與鈉。與他鈣劑不同。服後即能普遍全身細胞。滋養之力甚久。大人常服**加爾餐片**。身體強健。筋骨壯實。血氣充足。病不能犯。婦人服之。調經補血。孕婦服之。胎安兒肥。小兒服之。牙齒堅固。筋骨健強。此外如肺炎。腥紅熱。瘰癧。癆瘵。盜汗。咯血。痼疾等虛症。**加爾餐片**之鈣質。皆可補救而收奇効。

注意

醫師醫院療病院等。欲購買大宗加爾餐片。請直接向美最時洋行函購。每千片定價二十五先令六辦士。每次至少購五百片。各藥房不能照此辦法代給。來函寫明「上海中國郵局信箱一千○○四號美最時洋行收」。

柏林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Kalzana

THE CALCIUM FOOD

東方又1043

文憑〔續〕

俄國 V. I. Nemirovitch-Dantchenko 作
沈餘譯

五

幾條狗嗐嗐地吠着，直衝到車前。安娜·底摩維芙娜高聲喊着「奈羅！奈羅！」——那中間最大最好看的一條是喚做這個名兒的——但是她這呼喚被吠聲所蓋倒。她還沒下車，梯司達西阿巳經從屋子裏跑出來。安娜·底摩維芙娜早已準備着用可愛的微笑接待她，可是她突然驚喊着跑走了。

在另一面，廚娘瑪利從井旁走向車子來了，後面跟着走得很慢的馬夫，還是那個當差十七年的老馬夫。

安娜·底摩維芙娜和瑪利交換了接吻，把手伸給老馬夫，於是就向耳房走去。從那邊，莎瀉，她的長子，一個小學生，巳經跑出來迎接她。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寫給她的信中曾說起莎瀉巳經完畢了文法學校的第四班。安娜·底摩維芙娜抱住了他滴下眼淚來了。廳裏有一隻櫃子，蓋着一條破損的氈子——她再不能支持了，就倒在這櫃子上，仍然抱着她的兒子。

「呵，我的心肝！那麼大了呵！好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呵！」

她吻他的眼睛，吻他的頭髮。他害羞地承受着。

她的第二個兒子在門邊出現了——福陸迭阿，五歲。他疑問地看着他的母親，退縮到門角裏。在他的手裏是一片白的奶油麵包。

「福陸迭阿！我的孩子！到你媽媽這里來，」安娜·底摩維芙娜對他叫喚。

但是這孩子朝後縮退，而當她捏住了他的手，並且沒頭沒面吻他的時候，他竟哭起來了。莎瀉忍不住笑出來。

「他不認識你了！」他說，竭力要把聲音弄得沉着，表示給他的母親看他現在巳經是怎樣的大人氣概了。

「你不認識我麼？來，來，爲什麼哭呵！你不知道麼，我是你的媽媽，你的好媽媽。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來了——玩具——多麼有趣的玩具！」

「好東西」對於他是比「媽媽」更有效力。他立即止哭，而

且問：「好東西在那裏呢？」

「在皮箱裏。過一會兒他們就要拏進來，我們就可以打開來，拏出那些好東西，有莎寫的，也有福陸迭阿的。」

現在他起勁了，而且很出乎意料的竟然報告她：「那，我們有四隻小貓——新的！」

終於捺司達西阿來了。沒有站起來，安娜·底摩維芙娜吻她，而且說：

「謝謝你照管他們。」

捺司達西阿是一個白淨的身材高的女人，有一張闊臉，扁鼻子，圓的灰色的眼睛，時常出神似的瞪視着，一張大而不文雅但還肉感的嘴巴，而像一切小俄羅斯女人一樣，有一口美麗的白牙齒。

她站在分隔兩室的牆壁旁邊，定睛看着新來者的腰支的一部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呢，在家麼？」

「爸爸還在睡覺。」莎寫回答。

「不——老爺這會兒也醒了！」捺司達西阿說，轉過身去，她撩起她的圍巾擦鼻涕。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到自己房裏去了，囑咐捺司達西阿招呼行李給車夫一些什麼喫的。她的臥室，有兩個窗向着走廊，從廊就可以到院子。房裏有福陸迭阿的小床。莎寫是睡在書房裏。一切都如原狀。床上乾淨，顯然是新近收拾過的。靠牆有一口五斗櫥，着挑花的桌布櫃頭擱着一面鏡子。兩窗之間有一張橢圓形的小桌子。窗前各放着一把椅子。靠走廊那邊窗上的百頁窗完全關閉，另外一個窗的則半開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急急脫了夏大衣和帽子，剛剛抹去臉上的灰塵，向鏡子裏望了一眼，連頭髮也沒梳掠，就跑出房去，穿過書房，要去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一路看見書房裏塵埃高積，書桌是好久沒有收拾了。桌面亂堆着紙片，煙捲，以及幾本書。一個雞子也放在桌上，還有一些破絮剩着半杯茶的一個玻璃杯子也就擱在破絮上。

從走廊可以到院子，但是書房客室以及上房的窗卻都向外開，正對着草原。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進了上房，那是有兩個窗的大房間。百頁窗盡都關着但光線奪隙而入，一半從書房裏來，一半從百頁窗的頁縫中。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床擺在房間中央，一頭稍近着牆。床邊有一桌，高供着蠟燭。又有一張椅子，亂堆着些衣服。床的另一邊便是梳洗臺五斗櫥等等。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倘在床上，頭枕着手睡。他穿一件顏色的睡衣。

「你好麼，亞歷山大·喬吉維乞！」

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聲音有些哽咽了。

「你好呀你好呀。」──她聽得了這耳熟的聲音了。

她走近些站在他面前一會兒，於是再也忍不住，伏在他胸前嗚咽啜泣了。

「唉，唉，得了，得了！你怎麽着哪？倒好像是抱住了死屍哭哪。」

安娜·底摩維芙娜努力鎮靜，站直了身體。

「告訴我，怎麽着到了家的。」

她覺得他已經關懷到她了。同時，以爲這慰問乃是有口無心──這樣的一念也在她心頭閃過。她不立即回答，先努力使自己靜鎮，然後關了玻璃窗，推開外邊的百頁窗，再把玻璃窗關上。於是她走近些再凝視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因爲有太陽光，他縐着眉頭──擎起他的手來湊到嘴邊吻了一下，仍捏着他的手就在床沿上坐了。

「這麽着那麽着，我就到了家了呀，」終於她回答。「我做好了一切。各門試驗都考得很好。鄉村裏實習和鎮裏實習都……只是心裏總是那樣罣念着。」──她溫柔地收住了話頭，覺得眼眶又是滿滿的淚水了。

「哦，哦，你是一個勇敢的姑娘！一個勇敢的姑娘，名譽和光榮全歸於你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說，似乎這幾句話費了他很大的力氣似的。接着他就瞅着窗，打了一個大呵欠。

安娜·底摩維芙娜無論如何不能够把自己在彼得堡所設想過的那種相見時的情調很好地表演出來。她有許多話要說，卻是儘管話多，只有片段的到她腦裏，只有些旅行中的印象。她把一些不連續的短句拉扯在一處，雜亂地說着，從這一題目跳到那一題目。後來她問起了他這兩年來過得怎樣。他回答：

「呵，很好！老是那個樣子。」

於是說到莎瀉，她謝謝他，莎瀉是那麽大了，而且多麽漂亮呀。

「他長的多麽像你呀。」

同時她覺到在她那感謝的表白中是鑽進了一些卑怯的什麽了，她不禁自慚。

想要再把自己挺直，她趕快轉到她在彼得堡的成功。可是她還沒講到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而且她也覺得不容易說，接着她譚得起勁了，她的話就快起來。在描寫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時候，她不客加以誇飾和譏嘲，而且是這樣的忘其所以，竟至連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臉上做出來的多麽譏刺而惡意的微笑也沒注意到。

而她之所以選擇此題作爲譚話的資料，就爲的是除此則不能發揮她住在彼得堡這兩年來所積蓄的那些思想。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有點生氣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叫他作嘔」──他心裏這樣替自己的感情作用下了個定義。她的

非維着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一種的老魔女——學生或是神經病者，」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看來是可笑而且可厭。安娜·底摩維芙娜本人呢，她的那種一半俄羅斯一半小俄羅斯的她自己的語調，她的那種喜歡「掉書袋，」也使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喜歡。甚至於她的嗓音也使得他覺到彷彿是什麼人在他頭頂蓋上刮指甲的那樣感着不快。

「什麼都是矯揉造作的，裝腔作勢的，」他想。

如果這時候安娜·底摩維芙娜注意到了她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心理狀態有了怎樣可怕的不洽，那她一定會感得難堪的彿逆。但是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們的性格，教授們和她的關係，兩年來她的勤讀——這一切，她覺得是無疑問地有趣的。她怎麼能設想到她已在受厭惡呀？……

「唔，只是，我非起來穿衣服不可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截斷了她的話頭。

「請恕我罷，」她說，走去坐在那邊窗前的椅子上。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向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看了一眼。這樣的一種表情，她還沒在他臉上看見過呢。這是一種顯然憎恨的表情哪。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已是四十五歲開外了。他的黑色鬢髮已經有點灰白。頭髮是長的，全是朝後面梳，掩過了老大一塊禿。他的前額頗高，也是有點禿了。額上有許多細縐紋。眼眶上也是縐紋，作扇形。眼睛是小的，棕色，沒有光彩。只有鼻子和唇邊的美麗的線條還保持着美麗的故態。鬍子也是很灰白的了，鬚的很長。他的臉色是蒼白中帶灰，被太陽光曬得焦黑。

此時他的鼻頁在抖顫，他的嘴角往下垂着。

「敢是你身上不舒服麼？」安娜·底摩維芙娜問。

「不。怎麼你想到這？我是很健康的。」

他掀開了被窩，起身穿衣服。安娜·底摩維芙娜轉身向窗。她自己不明白是什麼東西此時在這麼猛烈地刺擊她，為什麼有些東西在燒痛她的心窩的正中央。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到房隅去洗臉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繼續以心問心。不滿足之感以繼續加強的力量升到她的咽喉。現在她方始覺察剛才那一晌只她獨個兒在那裏說話，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曾問過她一句！對於她的一切敍說，他的回答只是一種鼻音，有點像是「哼！」好像他早就總得她講過似的。然而她覺得剛才那一晌裏好像她還是什麼都沒有說呢。總而言之，並沒說到什麼事。而且她又記起來，當他們相見時他是怎樣地視為當然的甚至並沒和她親嘴。顯然只在她哭倒在他胸前時，他聊且寒責似的在她髮上輕輕吻一下。只是這一點麼！咳，只是這一點而已。

她還是離開這房間罷，還是再去抱住她的孩子們親嘴，洗去旅行的風塵，換了衣服罷。而同時她又不肯這樣心頭沉重地就走

出去。

「捺司達西阿！」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喊。

捺司達西阿顯然早已在房外等候她的進來這樣快，似乎可怪。她帶來了新擦淨的皮靴。

「弄好了麼？」

「弄好了，老爺。」

捺司達西阿的音調中也有些可怪，是諂媚的，叫人肉麻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忍不住轉過身來，對她的從前的心腹人看了一眼，於是一個可怖的思想像電火似的擊中了她。由於一些絕對不可得見的然而只有婦人能夠感知的記號，安娜・底摩維芙娜突然料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捺司達西阿之間已經有了可怕的親密關係了。

剎那間她全身麻木，她覺得她的心已經停止跳躍，她已經沒有呼吸了。

就在這一瞬間，捺司達西阿擎起了椅子上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衣服走出房去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目送着她，吐了一口長氣，心裏有點恨着自己。這是——愚笨的嫉妒而已，更沒有別的。剛才是她本身上的婦人氣在發作呀。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站在五斗櫥前，對着櫥上的大鏡子梳頭髮。

「喔，這麼說來，你到京裏去一趟不是沒有目的的了！噯勇敢的姑娘，勇敢的姑娘！」

安娜・底摩維芙娜抓住這句話來忖度，覺得心安些了。她很想說：「我這都是爲了你，只是爲了你呀；我有好幾夜沒有睡覺。我絞我的腦汁——都是爲了你呀。」但是又有什麼東西似乎扼住了她的舌頭。

「巴巴拉・特米脫莱芙娜怎樣？」她突然問。

「姨媽麼？很好！他們都好。謝上帝。我們安閒地過活，不像你的那一派，不像他們住在京裏那一派。我們——是好靜的人兒，沒有慾望，沒有虛僞。我們過活—我們信賴上帝，只是上帝，我們信仰。」

這實在是太難堪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眶裏滿是眼淚了。

「你說的這些話算什麼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回答。

「你這，算是什麼玩笑呀？」

他笑起來了。

「什——麼，我這話，你不以爲然麼？你們住在彼得堡的人兒，日子過得快，難道那不是事實麼？人們計算着過日子。他們每天，每小時，計算着，惟恐那時日並沒留些痕跡下來就過去。至於，至於這裏的我們呢，如果日子不是有號數，我們會連月份都忘記。快到謝

稻的時候了——那是我們記得的，因爲稻是到了要割的時候了……但是，哦，是六月呢，或是七月，——在我們是一樣的。呵，就是如此！」

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再過一分鐘她就要哭出來了。毫無疑問的，他是在取笑她，而且不是善意的取笑，不是那種畢竟可得她原諒的取笑，而是惡意的取笑。她沉默了半晌。她不致開口說話——一開口就要掉眼淚。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轉身向她，一面在梳鬍子。

「哦——，可不是麼？豈不是你們住在彼得堡的人兒和我們這里是不同的麼？嗳？」

於是又一聲笑。

安娜·底摩維芙娜突然起身，離開了上房。

在會客室中，她和捺司達西阿劈面撞着。捺司達西阿帶回了她所刷乾淨的衣服來。安娜·底摩維芙娜滿眼含着淚水在發抖，可是她還能够仔細地看着捺司達西阿。後者趕快避過了她的目光，裝出急急乎要去伺候老爺的樣子來。可怕的猜度是證實了，同時，哭意忽然一閃地沒有了。

「呵哈！呵就是這麼一回事哪！」安娜·底摩維芙娜說，差不多是高聲地說，慢慢地走到了外邊的走廊。

從走廊的窗口望出去，她見到了那位廚娘。似乎是在等候她，這位廚娘坦白地而且親切地微笑着，走上前來迎她。但是從身後來了一個奇怪的聲音，使得安娜·底摩維芙娜脚步一頓。她想來這是捺司達西阿將上房的房門用力關上。甚至來不及回答那廚娘的微笑，安娜·底摩維芙娜毅然轉身回去。進了會客室，她看見上房的房門果真已經關了。許多急促的計較很快地通過了她的頭腦：就在此時來個水落石出罷！該不該偸聽一下？這不算下作麼？但是她可不是有這權利麼？不値得如此！不論怎樣，她要在此刻把全部事情弄個明白。

她堅定地走到上房的門口，飛也似撥開了那房門。捺司達西阿像一匹貓似的從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身邊跳開，慌慌張張去整理臥床。雖然安娜·底摩維芙娜尚及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臉上的快活神氣，然而他立卽轉爲異常惶恐，以至於連掩飾也想不到，不能像捺司達西阿那樣拾起什麼事情來混一下。他本來正在繫結綢襯衫領上的流蘇絲縧，現在卻木然站着，不能進行他的工作。

安娜·底摩維芙娜變了臉色，但是既無悲哀亦無痛苦，只是忍耐不住的大笑。

「你怎麼着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訕訕地說。

「嗳？我怎麼着？」安娜·底摩維芙娜回過去，笑的更放縱，時時有些歇斯底里的樣子了。

她仍能支持着對條司達西阿喝道：

「滾罷！滾出這閘尾子立刻！」

她摔開了衝上來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於是她暈倒了。

六

她病的不長久，不到半小時就好了。安娜·底摩維芙娜醒來時已在自己房裏的床上。廚娘瑪利站在她近旁。

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心窩裏沉重，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她胸上。她立刻記得她在學校考試以及長途旅行的困頓以後，都不曾有過休息，而且她又記得當她坐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臥室時，她曾經要哭而終於沒有哭出來。而且她覺得憤憤地恨着什麼人，因爲不讓她休息又不讓她哭，她現在是極想歇一下或是哭一場！

瑪利看見她醒了，便擎着一杯水走近前來。

「不，我不要吃什麼。只要坐在我身邊就得了。」

瑪利是一個機警的婦人。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曾經屢次戲呼她爲外交家。她懂得怎樣從遠處觀察事物，又能夠聰明地巴結討好而仍不失自己的身分。

「你真把我們嚇壞了哪，」她用小俄羅斯方言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是不是你太疲倦？」

「疲倦麼？是的，疲倦。」安娜·底摩維芙娜有氣沒力地回答。

「是，怪不得你疲倦呀！你看，你走了多少里的路程哪。老爺說，大概有一千里呢。」

她搖她的頭，眼睛看着天花板。

「要是我趕了那麼多的路呀，咳，趕了那麼多的路呀，敢怕不是在路上就死了麼。我一定不能到家的。」

「不要說了，瑪利，不要說這些兜圈子的話了。直直爽爽告訴我——他們這話兒是多早晚開頭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朝着那位老爺的臥房的方向點頭。

「開頭什麼呀？」瑪利問，好像她理會不得。

「呵，瑪利喲」你分明懂得我問的是什麼呀：叫我受苦，你覺得不是罪過麼？」

瑪利俯身湊近安娜·底摩維芙娜。

「你是說那隻賤貨麼？」

「是，自然呀。」

「呵——呵！莫把她放在心上哪。」她用了唱歌的腔調說。

「這傢伙怎麼能夠傷犯你呢？老爺會立刻趕她出去的！」

但是瑪利的眼睛的神氣卻自不同。她隨即低聲兒忠告地加着說：

「我要對你說的是，不要離開這屋子，不要丟開家務不管。」

她從沒說過這一類的話，但是她自信這警告是該當的。於是她到底從頭說起；如何安娜·底摩維芙娜剛剛離開，捺司達西阿的「態度」就立刻變了。就在安娜·底摩維芙娜離家那一天，捺司達西阿在廚房裏「大言」安娜·底摩維芙娜這一去是永遠不回來，是拋棄了兩個孩子了。而且說卽使她還回來，老爺是要驅逐她出去的。據瑪利自己表示，當時她聽了很生氣，簡直的忍耐不住，竟至和捺司達西阿吵罵了一場。據瑪利說，那時捺司達西阿就說她自己馬上要掌握家務。瑪利（她說）於是提起她（捺司達西阿）的丈夫，譏誚她，可是捺司達西阿哭喊着說她連丈夫的名字都不要聽到。

從瑪利所說的全部故事中，那自然一半是虛構的，安娜·底摩維芙娜懂得了一件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在她離家以後立刻就不忠實了。但是她把全部的罪惡歸之於捺司達西阿，這條「半凍死的蛇，」也曾有一時想要爬到她的胸懷。

到午飯時，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又很健旺了，就起來梳洗，換衣服，而且把她的什物統統整理一下。捺司達西阿躲着不露臉，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已經出去，光景一定是到他的姨母那裏去了。直到天黑，他還沒回來。她有很多的閒暇來忖量她的地位。她簡直沒想到捺司達西阿。她不吃醋，可是她依然要要求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驅走那「毒蛇。」對於這方面，她心裏很安定。然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不忠實倒是一件十二分嚴重的事情。安娜·底摩維芙娜回憶着剛才早上相見時他的態度，就不能不斷定他對於她已經完全冷淡，簡直不樂意看見她，甚至於取笑她。這便是他的新關係的最嚴重的部分。爲什麼他那樣惡意地取笑她呢？這便是她無論如何不能解答的疑團。不用說，她並沒比從前壞些。她喫過那麼多的辛苦，她和從前的自己比起來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有智識」得多——而這一切只能引起他的嘲笑麼？而況他歸根是簡直不肯稍稍把她觀察過。她曾經自己預備好了和他相見時的譚話，不亞於預備她的最重要的功課，——而他竟至於連仔細詢問她的興味也沒有。誠然他接連幾次稱她爲「勇敢的姑娘」，但那口吻是如何的侮辱人而且刺耳，反不如他始終不開口。

要是他早就「在原則上」——安娜·底摩維芙娜心裏想的簡直就是這個名詞——不贊成她到彼得堡去一次，那麼他爲何不先對她說呢？不，她明明白白記得她要到彼得堡去的計畫在當時曾經給他以強烈的印象，甚至於感動了他呢。

再不然，莫非他在姨母家裏受了陶冶，以至於弄成了現在那樣的心性？莫非他們巴不得她跑開，因而終於破裂了她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關係？總之，她現在不得不從新奮鬬，不得不一切從頭開始。但是，畢竟她的精力已感不足。她現在已經不是二十歲或二十五歲了。現在她所渴望者，畢竟是安逸和依靠了。

她是否做錯了呢？是不是最好當初就不要想起什麼進學校選課或是什麼自謀職業呢？

若然，則她的志向爲什麼在彼得堡時受到熱烈的贊許呢？而且贊許她的志向的，又是誰呢？是一些無疑地要比此間在她左右的人們更值得尊敬的人們呀！

她無論如何必須要有一個解釋，她一定要等候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回來，要找出他所與於她者是什麼。

第二天早晨，和徐司達西阿起了一點小衝突。外交家廚娘正在十分爲難，決不定向誰去請示午飯的品目，不知道家務由誰管。但是她先看見的，是徐司達西阿。後者神氣十足地，吩咐怎樣安排午飯。

「弄一個萱菜湯！」她說。

「我早已想到也許是要萱菜湯呢，」瑪利狡黠地湊上來說，好像菜湯的提議是她自己的意見。

「再煮一些豌豆。」

「豌豆也早就採好了哪。」

「再弄一個炸肉片。」

現在瑪利應得動手準備午餐了，但是她總得也到那一位管家婦處得諒解。於是她就去見安娜・底摩維芙娜提議了菜湯，豌豆，炸肉片，好像按照菜園裏的狀況只能做這幾樣菜似的。

「很好，」安娜・底摩維芙娜回答。「拏廚房的鑰匙來。我要親自去看一看。」

這可窘壞了瑪利了。到徐司達西阿處去取鑰匙罷，取得了鑰匙卻不免破了臉。她一面回答「馬上去取來，」一面卻跑進了廚房，裝作已經忘記了取鑰匙這一回事。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走到階前來喚她了。

「怎麼不拏鑰匙來呢？」

「哦，那個，我簡直的忘了！馬上就來，馬上就來。」

「鑰匙『在』我這里，」從走廊裏來了這聲音。

「那麼，交給我，」安娜・底摩維芙娜堅決地命令了。

「老爺就要回來，等他來了，他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

一些利害的罵人的粗話回到安娜・底摩維芙娜意識上來了，她並沒打算自己克制，簡直的就擲給徐司達西阿了。後者也回口頂撞了幾句，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不傑。

終於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回家了。徐司達西阿搶先去見他，而且安娜・底摩維芙娜聽得她在哭，在懇求他趕快鬨走這「老管家婦，」愈快愈好。他安慰她。

涉淵和他父親一同吃飯，直到她離家時爲止，安娜・底摩維芙娜向來是和她的孩子們在她自己房裏吃飯的。福陸迭阿有一個十歲大的「保姆。」

「媽媽，你不來和我們一同吃飯麼?」莎瀉說，臉漲得很紅。

「不，親愛的。我還不想吃飯。我已經吃過一些東西了。」安娜·底摩維芙娜擾亂地回答。「你看，我在檢查你的襯衫。」

她開始在衣櫃裏亂翻。

飯後，莎瀉到母親房裏來。

「你應該出去散步呀，莎瀉。」

她打算（支開了莎瀉）去找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譚判。

「天熱哪，媽媽。」

「怎麼你說熱?去能，心愛的。」

他快快地跑出去了。他的母親看到他是在等候什麼災禍的到來，而且，顯然的，他一心要祖護他的母親。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進了書房。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躺在沙發上吸煙。

「可以不可以我和你譚一譚?」她先發言。

他微笑。

「何必問呀?歡迎的!」

看到他的微笑，安娜·底摩維芙娜渾身抖了。她走到會客室裏，鎖上了門，然後再回到書房裏來。

「喔呵!多麼戒嚴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笑着說。

「我和你相處已有十五年，我不願意有什麼蠢貨偸聽了我們的話。」

她是可怕地興奮，但她奮起全身力量來振作自己。她決心無論如何不滴一點眼淚。

「哦，那麼，有什麼事和我講來?」

他在沙發上翻了個身將一隻手擱在沙發的枕上，襯着他的腦袋，又一隻手拏着裝在蘆竹煙管裏的捲煙則放在鞾沿。

「讓我問你這句話，」安娜·底摩維芙娜說，身體向後倚着寫字桌，用兩隻手掌抵住桌沿，支撐着她的身體。她低垂了眼瞼，偸看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但是照準了他的臉孔看。

「我要問你的，就是這——你要把我放在怎樣一種地位?」

「第一，我的好姑娘，我要你簡簡單單說出你的意見來，不要嚕囌，不要咬文嚼字。那些，使我難堪。結果叫我只有生氣。回到你的老樣子，一個樸質的鄉村女人，雖然你有了一張醫生助手的文憑。你懂得了麼?很好。那麼現在你可以說話了。」

血冲到安娜·底摩維芙娜臉上。她覺得她是一直紅到頭髮根了。突然間她如夢初醒知道她已經成爲可怕地和他格格不相入了。急迫中她找不出話來回答。

「哦，這是什麼?難道你當眞忘記了像一個『人』那樣的說話麼?」

從許多擠進她腦子裏的問題中，她抓得了一個:

「我不懂爲什麼……爲什麼你突然這樣厭惡我？當眞人們會要說我有了兩年不規則的生活因而你現在來責罰我了。」

「而且我何從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究竟是那一種？你寫信來說，你自然明白你的一個朋友走了邪路。我，也曾，我的媽，知道一些京城裏的生活。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自己也很有過幾次的荒唐。」

這是不折不扣的侮辱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喲！千萬不要冤枉人呀，」她說，忍住了眼淚，走到書房的對面的一角。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願冤枉人。只是我不能保證你沒有什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搓着手，自言自語：

「哎，我的上帝！造了我的謠哪」

「莫以爲我要強迫你說出什麼來。良心上，我看來都一樣。而況你說你沒有什麼。但那是很可能的哪——你不用打算來發動我不相信那個。在京裏，每一步路中間都有墮落。你和一個朋友出去轉快樂喫了夜飯後他碰碰你的脚，那時剛好你也多喝了幾杯，那就完事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懇求似的看着他。

「我的愛，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喲！是什麼附在你的身上了嗎？爲什麼你成了這樣？在我，簡直沒有一分鐘對你不住。我時時想着你。我那有工夫來想到那些蠢事？那於我又有什麼好處？而且我爲什麼要做那樣的事？上帝喲！我是怎樣希望着我是怎樣計算着多早晚可以到家——而現在哪」

「我並沒肯定什麼事呢，我並沒肯定。我再說一遍，在我看來，這都一樣。我不過說，難保不會當眞有了那樣性質的事。你呢，總不該把我當作一個容易欺瞞的傻子。而且，實際上，在我，這樣的事和我是完全不相干呀。」

「我知道這些都不是你的意思。這樣謾辱我的事決不會是你自己腦筋裏生出來的。是他們拏來裝進你的耳朶。他們慫恿你起來反對我，他們利用了我的不在家。」

他狡猾地瞇着一雙眼睛，極像一個老年人。

「你猜是誰呢？」

「哦，也許竟是那不要臉的榛司達西阿。那麼，當眞你是自己存着這樣的意見麼？好傢伙，眞是！」她的兩臂張開得很大。「恐怕是我還沒到達彼得堡你就變了心的罷。而現在你倒反咬一口來掩護你自己多麼卑鄙——取了這樣的處置！」

「『取了這樣處置』，你是多麼通品呀，」他轉過身去，噴出捲煙的煙來。

「那又是我不懂的一樁事。如果我說得通文，就好像我給你

一個不體面似的。」

「『給一個不體面，』」他幾乎怒喊了。

「老天爺呀！怎麼一回事呀！看上帝的面，解釋給我聽爲什麼你恨我到這麼利害！」

「我麼？一點也不。」

「就是你這對於我的態度好難猜解呀？親愛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喲！一定是我的頭腦發昏了。不但是你對不住我，你和那賤貨有手脚……我呢，也曾經那麼信任她呀！你也在愚弄我呢。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呢？看上帝的面！」

「我簡直不懂爲什麼你當眞這樣着急。你要的是什麼？告訴我，要什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推己及人她自以爲理解他這問句，就開始說：

「第一，就從今天起趕走那害人精。我和她勢不兩立。」

「慢着，慢着。我問你的，不是那個。現在你不是在講你自身上的事，卻來講到我了。只說你自己要的是什麼罷。喂，本來是你要到那邊去學一點什麼——我並沒阻擋你，都照辦了，謝謝上帝，你受了教育而且開通了——現在你打算把自己怎麼辦？你的計畫是什麼？我都不知道哪。你說，他們給你一個位置——你說你拒絕了——來這里了。哦？來這里是什麼緣故哪？」

「怎麼，爲什麼緣故？我爲什麼來麼？」

她弄糊塗了。

「哦，我懂了。你的東西都在這里，還有你的兒子福陸迭阿。」

「還有莎宜。」

「哦，那個我們以後再譚，我問你對於你的將來你有什麼計畫。是有了什麼目的，你這纔去讀書的哪。難道你不過化了我的錢在彼得堡快樂一下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打了個冷噤，猜想不出從什麼時候起他有了這樣的剛強和這樣的決心。

「計畫是什麼，你肯說麼？」

她，臉無人色，落在最近的沙發裏，兩手捧着臉，低聲說：

「不，我不願意說。」

「呵！你不肯告訴我？爲什麼？那是奇怪極了。爲什麼你不肯對我說？因爲你沒有什麼可說麼？呢？」

「我不告訴你因爲既然你問起那個來，那我就一定要……」

她頓住了，霍地站起來，走到窗前，似乎想在動作中找出點勇氣來。

「喂，喂？說哪。」

「我說這，要是已經到了你來問我爲什麼回來並且是什麼計畫，要是已經到了這地步，那我還有什麼可說？不是爬在你面前磕頭，就是摸去了鞋子底下的泥，帶了我的孩子們走，走到我一眼

看到的第一個地方去。」

「喔呵！這就是你在彼得堡學來的麼？好，這麼辦罷！撲去了你鞋底下的泥就走罷——沒有人哭的。我沒有你過了兩年了，我將活下去，謝上帝，到活完爲止。」

「我已經看到你只要我走。因此我問——是什麼緣故要我走，爲什麼我非走不可？」

「都一樣，你並沒看到什麼。你要走，要離開我，要去讀書，——我的感想怎樣，我的是，你讀完了書就去『爲你的鄉人謀幸福去』，哈！那麼，我和你從此拉倒完結。那是再明白也沒有的。隨便什麼人處在我的地位總是這樣辦的。」

「那麼十五年的我和你同居竟沒絲毫存留在你心裏麼？」

「呵，是呀，又是通文了！一個兒子留在我這里，而且以後也留着。」

「是莎寫麼？」

「是的，莎寫。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奔走你的前程，而且帶了爾陸迭阿去至於莎寫，歸我教育。」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喲！親愛的！上帝在上，你一定是不過開玩笑罷了。」她向沙發走近來。

「走開去哪！怎麼倒以爲我開玩笑？」他喊，站起來，將他的捲煙尾巴擲在書桌上的煙灰盤裏。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我的愛！你想些什麼呀？親愛的！拿出你自己的主意來。」

他突然轉身對着她，斬截地說：

「既然你一心想做醫生助手，那麼就去做好了。帶了你那些自己做出來的神氣，你去歸慈善事業吃飯就是了。你那些事，丟我的臉，我不能忍受。我的話，到這里爲止。在你還沒找到一個去處的時候，我不趕走你。不過要請你竭力快些找。至於講到莎寫，我也不爭，」——他突然逼尖了嗓音——「我不怕人家笑話。我之所以請你留他在我這里，爲的是我能夠比你更加好好地教育他。只是這意思。如果你不願意——那你帶了，他去就是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站在他面前，死一般的蒼白，她的眼眶上有青暈；她的兩手，十指交叉地緊握着，壓在她的臉上。她的頭震動。

「我的親人兒喲！我的親人兒喲！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喲！」她喃喃地呼着。那時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再發言：

「這，我是什麼話都說完了。從此以後再不譚。」

他又橫倒在沙發上。她呢，一動也不動，也沒改變她的姿勢；她只是睜大了眼睛瞅着寫字桌腳近旁的地板。她的頭仍在震顫。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等了一會兒，然後他抬起頭來看着她。

「喂，你那樣站着幹什麼呢？你要說話麼說罷。不過，在我的意見，我是不錯的。你要獨立，那麼現在就去做一個獨立的女人罷。就

離開我罷。我向來是逃避這些文明婦人的。這就是我所以總不結婚的原因。我所需要的是一個管家婦，一個壯健的女人，替我生兒子——卻不是文明的婦女。如果我要找那樣的一個文明女人，我早就找得了，而且不在這兒鄉下，而且一定是比你高明了十倍。」

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眉毛聳起，努力想把握住他的意思。

「那就是說，我……反而做壞了事那就是，我愈加進步則於我自身愈加不利。」

「是呀，按照你的那種想法以及——你的斯泰芙洛考夫斯基一家人的那種想法是進步。呃，但在我的意見是壞些。不要執迷不悟呢！」

他吐了一口長氣，咂嘴唇，非常的自己滿意，更用力地靠在沙發背上，好像他終於徵信了他的見解之不錯。

「你在那邊學得了十個或是一打的斯文話語，」他加着說，「你還見過教授們的顏色了，你就自以爲已經『文明』哪！」

安娜·底摩維芙娜被喫痛了。她覺也開始覺得他是不錯的，覺以爲她自己造成了自己的倒楣。她抬眼看那些書箱，立刻閃電似的她憶起了那位久被忘卻的瑪利·伐西里芙娜·薛泊爾考夫斯基小姐了。在這一瞬間，她覺得很想見她一面，請她原諒什麼，請她饒恕什麼了。

以爲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所見不錯，這思想，是越來越堅固地植根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腦裏了。而要補救事實卻又完全不可能。已經沒有譚判之餘地了。將自己在彼得堡失眠以及苦於紛亂的幻覺那時候所渴望的，都告訴了他罷——她又不好意思開口。後悔麼？可是爲什麼？依順了罷？依順什麼哪？

再等一會兒她就得離開這書房，而在會客室的門外，她當然會得劈頭撞着挨司達西阿。這女人就會從她（安娜·底摩維芙娜）臉上看出她自己的勝利了。這小蹄子——她的敵人安娜·底摩維芙娜看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靠在枕上的頭。灰白的頭髮掩不住他頭頂上的一塊禿。頭髮都灰白了的這人還要亂拼頭呀！而且當着他的長成了的兒子的面前哪？顯然他不知所謂羞恥。剛才他說起的要一個管家婦，一個「壯健的女人」，那是什麼話呀？呵，是他不錯麼？要是她覺得他不錯——那麼爲什麼想到他這新結合甚至聽到他所說的每一句話的時候她無論如何總覺得有一種不快之感在她心頭掠過？當你以爲一個人是不錯的時候，你是自然而然的透澈了對於這個人的尊敬。爲什麼她並不感到尊敬他呢？畢竟，她怎麼能尊敬他？老實說來，他是差不多可笑的。一會兒以後，她就要離開這房，而那個女人就要進來。他是否要和那個女人有一次嚴重的譚話？和那個愚蠢的鄉下女子？又他是否要到那邊去將他的心事和盤托出給那個老太婆他的姨母以及他的兩個常懷惡意的姊妹——三十歲的老魔女她們？就

是這樣混在婦女們的濁氣和醋意中間，他度過了一生了。她能夠尊敬這樣的一個人麼？這麼的一個人會不錯的麼？

於是一個新思想又爬進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靈魂。她記起了她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兩姊妹講到過那些憎恨婦女獨立的男子。那時她萬萬料不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卻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難道他當真確確實實是這麼一個人？那就可怕了，那就她和他中間永遠沒有復和的可能。他將時時刻刻要求她「變成一個捺司達西阿。」

當真他睡熟了！哪酣眠的勻整的呼吸聲送到了她的耳朵。安娜·底摩維芙娜向他看了一眼：他在打鼾。她微微笑着，搖她的頭，躡着脚尖走了出去。

她先前的預料並沒錯。果然在到她自己房間去的路上，她遇到了捺司達西阿，但是這女人卻不能夠在她臉上看出她自己的勝利。

（未完）（留）

本誌次號要目預告

對新中國青年婦女談兒童教養問題　林仲達

羅素的「婚姻與道德」　金仲華

近世的西洋美術　饒君綱

苗人的婚俗　黃石

校長女士（小說）　羅洪

一顆沈重的心（翻譯小說）　王墳

論消化　程瀚章

使用取煖電爐的常識及經驗　梁淑存



勝利公司新戲考現已出版

新家庭中第一恩物

新家庭須有新娛樂。而第一娛樂恩物。其惟勝利手提唱機乎。春秋佳日。花前月下。試集友好三五開奏之。則其清晰宏亮之聲調。至為悅耳娛聽。有時開至歌隊唱片。並可聯袂起舞。以資點綴。

勝利手提唱機。機器堅固。裝璜華美。機內能容唱片十張。無論攜往何處。無不稱便。

亞爾西愛勝利公司

Rca Victor Company of China

(上海南京路外灘沙遜大廈二樓二百三十號)

全國各地大樂器公司均有出售

惟有勝利公司製造勝利唱機唱片

謹防假冒

務請認明坐狗商標爲記

The New Orthophonic

Victrola

婦女談藪

投身蠻荒的美國女子梅特博士

自從馬加利脫、梅特博士(Dr. Margaret Mead)以她的巨著撒麻人之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問世後，她的名字便爲歐美的學術界所稱道。一般人對於她這册成功的巨著既表示非常的欽佩，對於她的不避艱苦的研究精神尤以爲不易多得。在現代人種學與心理學的研究上，她這書是爲許多著作者所參考引述的。在這裏我要將她的故事大略介紹一點，使我國的女子知道在沉迷於奢侈逸樂的美國會有一個女子忍着艱辛冒着危險到蠻遠的荒島上去作考察的工作，同時更知道女子除了家務之外在學術上也有許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梅特博士本爲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的人種學助理，她所管的是斐列濱與南海二廳。因爲她對於研究工作的勤奮和認眞，所以接連二次被派往外邊考察：第一次到新幾內亞北邊的一海軍島去考察一種名叫曼諾斯人(Manus)的童年與青春期生活，是和她的新婚丈夫同去的；第二次是到撒麻島去考察青春期女子的生活，在那裏她覺得加入一酋長的家庭中，被奉爲「南海的公主。」歸來後，她就寫成了撒麻人之成年一書，同時更在報章和雜誌上發表了許多考察的報告；據一般學術界中人說，她的著作對於近代心理學與人種學的研究上有着很大的貢獻，可以和密利諾威斯基對於脫立布良特島人性生活的研究相並提的。

因爲女子對於科學上肯下刻苦的研究工夫的非常少，所以許多美國人覺得這樣一個女子不坐着汽車輪船去環遊世界，或者駕着飛機去越過一二個洋面，而能忍耐着多種的困苦，在一羣與自己的風土人情完全不同的蠻民中作考察的工作，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據調查的結果，他們都說其中很有遺傳和環境的關係的。梅特博士的父親是本薛爾佛尼亞大學的教授，她的母親是一個人類學問題的專門著作家；因爲這種家庭的影響，所以梅特很早就入彭那特學校專門研究心理學，再入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人類學的博士學位。於畢業後，她更和一個研究人類學的男子結了婚。這樣她的遺傳和環境上差不多充滿着人類學的因素了。

梅特博士到新幾內亞北邊的海軍島上去考察曼諾斯人的

生活是和她的新婚丈夫同去的；他去研究曼諾斯人的宗教生活，她研究童年與青春生活；這就算是他們的蜜月旅行了。在那裏他們考察了六個月，一切的經過都是新奇而多趣的。

曼諾斯人是那海島上的一種業漁兼營商的剽悍的民族，居住在海邊的屋旁的小茅屋中。梅特博士和她丈夫在初到時經過了二個月的作手勢換取意見的交涉才得加入他們的團體。他們的住屋是以許多支捲煙去換取木料來造成的。在住屋造成後，跟着是學習言語的問題；因爲沒有字典和翻譯，所以那困難還在造屋之上。漸漸地他們學得了普通應用的言語，察知了他們的習慣，於是便出去和人交接起來。曼諾斯人已經有了和白人作商業交易的經驗，他們對於梅特和她的丈夫表示好意的歡迎。當這熱鬧的季節，獨木舟穿梭似的飄浮在海面上，街上水泥中奔跑着活潑的小孩子，當這一對白人的夫婦走過時，大家把視線移到他們的身上。他們沒有覺得什麼不自在，在這些日常的往來交接之中，有許多機會給他們去留意考察。

他們在草屋中過了六個月，爲博物院收集了千餘種關於曼諾斯人文化的標本——衣服，珠寶，以及日用物等等。同時他們更寫成了一部關於曼諾斯的孩童的筆記；那些孩童，據梅特博士說，是生長在海邊，自小過着浮海博浪的生活，父母對於他們完全放任着，但他們要比美國的孩子更有生氣，更能作事。

在這次歸來後不久，梅特博士乃單獨的往撒麻島考察那邊的青春期少女的生活。那時她還祇有二十多歲，她自己同化於她們，在考察上這是再好沒有的方法了。據梅特博士自己說：

「我要以撒麻人來辨明我們所研究的青春期的問題是否普遍的，與我們所知道的由生理的變化所引起的心理影響是否到處皆然的。但我不能找到這樣一個概括的結論。在撒麻人的簡單，平順而逍遙的生活方式中，沒有一點是像我們所假想的「女子在十九年頭」的緊張的狀況。撒麻人的女子是沒有問題的，她們對於生活的態度是最後結了婚；同時，走了出去；這些她們都自由地應付着，依着自己的心意。」

在撒麻她加入一個「多言酋長」（Talking chief）的家庭，於是她就成爲一「公主」。她和他們一同住着，睡在地板上，吃着粗煮魚肉，同操着家務，學習用樹皮織蓆，而且對來客跳舞。據她說，那處的人民真是過着寫意快樂的生活。他們把工作分給每個人擔負，從六歲的小孩至大人每個人都做一點工，但做得毫不吃力。在同化於他們的生活之後，梅特博士有許多事情須要學習。她要講兩種言語，一種在普通談話中用的，一種對酋長說的。此外，更有一大套的生活禮節：在酋長前走路的姿勢，坐着時把手和足安放的樣子，而且，在人面前不得趕逐一個蒼蠅。

說到忌避在人面前趕逐蒼蠅的禮節真是有趣得很，因爲梅

特博士為了此會吃過很多的苦。所謂文明人都怕蒼蠅蚊子會傳染疾病給他們，見了就拍；已成為一般的習慣；但這卻是這可愛的藥士所最忌的事。梅特博士記得在一個節宴中她很榮幸的得和酋長伴舞；那時她穿着撒麻女子的最漂亮的衣服，而且臉上身上很奢侈地塗着一層黏質的椰子油；卻不料這油竟引誘了好幾個蒼蠅在她的頰上很命舐吮，她覺得非常的發癢難忍，但怕開罪酋長，終於沒有拍去。

至於這島人的社會組織，梅特博士覺得非常完善。男女同樣地參與政治的活動。女子不僅操持家庭的職務，她們也去耕種，也會捉魚，也幫同運輸；當「多言酋長」選了她們做妻子時，她們也同樣的會說會講。她們也有婦人會的組織，把職務分得非常清楚；最主要的事情為備辦公主的嫁妝，主持節宴和地方上的許多公共事業。

在回國後，梅特博士就寫成了撒麻人之成年；這冊書使她成為現代的一個成功的女科學家。最使我們可驚者她在今年還祇有二十七歲呢！

（仲華）

美國已嫁婦女工資屬權的爭執

婦女要從男子制定的法律下求得全份的平等與自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在美國，婦女運動已經努力了數十年，一般社會也都已承認婦女解放的成功，然而婦女在地位和權利上還時時要受到社會和法律的不公平的裁制。每當婦女因感受不平而起來要改善待遇時，便引起很久的爭執：有時婦女得到了勝利，有時則社會和法律始終保持着冷峻的態度，不肯退讓一點。像這類的爭執是常常發生的；最近在美國喧鬧着而猶未得解決的便是這裏所要講的已嫁婦女工資屬權的爭執。

這爭執起於已嫁的職業婦女的家庭中，最初不過是因丈夫要使用妻子作工所賺的錢而發生的小衝突；但當這爭執由家庭中吵到法庭上時，便由夫婦間的小衝突一變而為法律上的一個問題；最後這爭執更為全般的婦女所參與，大家一致認定這是關係婦女權利的一大問題，若不把法律糾正過來，簡直是婦女運動前途的一大危機。事情是這樣由小而大的，但那是必然的趨勢，因為現在美國的婦女正以從事職業謀得經濟獨立為達到解放的途徑，假使婦女把工作所得的錢都交給男子使用——這是說法律上規定應該交給男子用，——那女子不依然是男子的附屬品麼？每個女子都主張非爭不可，但是男子和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卻偏要維持現狀，於是爭端就擴大起來。

讓我再把這爭執的起端和經過比較詳細地說一說。

在以前，美國的女子正和我國舊日的女子一樣地倚賴父母或丈夫過活的，她們對於家庭的經濟沒有過問的權利。自經歐戰

之後，女子出外從事職業的日漸增多，但起初以未嫁的獨身女子爲較多，至近來則已嫁的婦女亦頗不少。照理，這是很好的現象，女子能在職業上賺得金錢，無論對於自身或家庭都是有益的；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一般未嫁的獨身女子固然在從事職業後得到了眞正的經濟獨立的利益，而已嫁的婦女卻反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煩惱。她們把賺得的工資拿回到家裏，想照自己的意思舒服地使用，或者做點事業，或者幫助兒女讀書的費用，或者添辦一點首飾來滿足自己的虛榮的欲望；可是她們的丈夫卻伸過手來把這錢攫住了，說，「大家賺錢大家用，」她們不能不得丈夫的同意就把賺來的錢自由地使用，而且丈夫可以引出法律來證明他們纔是家庭中經濟權的執掌者，那干涉是合理的；於是她們的美好的希望被打破了，她們盡力的和丈夫爭辯，但不能得到勝利。

在美國自然也有大量一些的丈夫，把妻子賺得的工資認爲女人家的「針頭錢」（美人稱女子賺得的錢爲 Pin-money），就讓她做幾件新衣服，買些化裝品快樂快樂；也有男女在結婚時立下一紙商業式的合同，約定夫婦共同負擔家中的費用，共同掌理家中的經濟權，并且共同保留所有的積蓄。在這些家庭中爭執是不會發生的。可是美國人對於金錢頂認眞，而且離婚的機會又非常多。到了離婚時，他們便什麼都不管，大家一五一十地將你的或我的金錢背出來，於是雖然女人家的一點「針頭錢」也得打在算盤上，交給法庭去審理。

美國的司法界對於這新起的爭執先是躊躇了一下，到後來則各州都照着自己舊有的法律判決了下來；那判決對於婦女多半是不利的。不過最奇怪的是阿立從那，加里福尼亞，印達和，路意西那，尼伐達，新墨西哥，塔克薩斯和華盛頓等八州所訂的共同財產法（Community property law）。這法律原是爲保障妻子的權利而訂立的，可是要丈夫死在妻子的前頭，妻子才得享受一點的便宜，而實際上對於從事職業的婦女卻在丈夫活着時先吃了許多的虧。這法律規定夫婦在結婚後所賺的錢都是兩人的共同財產，但又規定這財產當由丈夫管理；於是妻子所賺的工資便斷定送在丈夫的手中了。在喬其亞州，法律且規定丈夫有任意使用妻子所賺得的工資之權利。

從許多實在的案件中可以看出這法律的不公平。

在加里福尼亞，有一個婦人再嫁給一個男子，把從前所生的一個兒子帶了過去。但那繼父對她的兒子發生了很深的惡感，不願撫養他。她自己本是學藝術的，就在外面尋得了一件繪畫裝飾的工作，預備把賺得的錢給兒子作爲進大學的學費。她更設法要將這錢交給兒子的保護人。可是當工作完成時，她的丈夫就阻住了她，用法律手段把這筆錢取到自己手中。法庭是只認法律不認人的，他判斷說這是共同的財產，當由丈夫保管。於是那妻子辛苦

所得的金錢，竟不能照她的意志用到她兒子的求學上去。

紐約的一個辯護律師桃樂賽肯容女士於調查共同財產法時發見了一件滑稽的案子。『一個加里福尼亞的婦人控告另一個女子奪取她丈夫的愛情而得到了二萬五千元的賠償費。這筆賠償費根據共同財產法卻有一半是歸於那不忠實的丈夫的。』這樣似乎法律在鼓勵為丈夫的去幹不忠實的事情，把妻子所得的賠償費取來充實自己的錢袋了。

在路意西那，共同財產法稍為寬容一點。例如夫妻雖然同居在一處，而夫並沒有供給妻時，妻所賺的工資是算為她自己的財產的。但當夫婦共同作工而購得一所住宅，那為妻的以後所賺的工資都須算為共同財產之一部了。

尼伐達的滑稽的法律是這樣的：『當丈夫允許妻子使用她自己所賺的工資時，這筆錢和所生的利息便算為丈夫送給她的贈物，並且可以認為她的私有產。』

關於妻子應否於從事職業後仍舊完全依賴她丈人供給家庭日常的費用而把自己的工資浪費於服飾和娛樂上，那是另外的問題，在這裏我們覺得美國這幾州的法律既把夫婦所賺的工資結成一共同的財產制，則自應使夫婦共同執掌這財產，而不應把它單獨交在丈夫的手裏。

現在美國有八百萬個婦女每日出入於工廠，學校，商店和辦公室中，以工作謀得一點生活的費用。在已嫁的婦人中，平均每十人中有一個是從事職業的。那麼這種不公平的法律的裁制自然要引起很大的恐慌：在已嫁的婦女當然會因此而對於職業服務覺得心灰意懶，即獨身的從事職業的女子也將貪戀着一人的自由自在而不願出嫁了。現在美國獨身婦女的衆多，也許是與這有關係的。

現代國家的法律都是男子單獨制定的，在原則上當然還是承襲着向來男性支配的宗旨；婦女運動並沒有將這原則上的錯誤糾正過來。婦女在從事職業後，生活的環境變過了，活動的範圍擴大了，於是到處可以發見現行法律與自己權利衝觸的地方。這種情形不僅美國如此，其他各國皆然，不過美國因婦女職業比較發達而更形顯著罷了。現在美國婦女運動者的方針是對於這種不公平的法律要求有局部的改革，但兩性真正的平等還是要從立法原則的更正上求得的。（仲華）

現代日本的私生子及其母

請讀者先把習俗的成見暫時放開，不要對這題目上的名詞懷着過分的嫌忌。因為所謂私生子和他們的母親，也正是具有五官四肢與良知良能的人類，和我們沒有一點的分別；只為自然把生育的責任諉之於婦女，而禮法又冷酷無情地把不容辯白的罪

名加之於這班母親和兒女，於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中就對於他們存着深刻的嫌忌，給他們以惡名，似乎不容姑息地要將他們推到自己所處的社會之外。他們不曾想到這班可憐的人們乃是被不良的社會制度所陷害的，而自己心理上的嫌忌乃是爲傳統的道德偏見所造成的。

在現代大概要以日本爲私生最多的國家了；那原因正也是社會制度的不良。最近在國際婦女消息上刊載着一個日本女子的通訊，對於這種情形剖說得非常明白。從她的簡短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代日本婦女地位的低落，立法者對於婦女保護的漠視，女子在婚姻關係上所處不利的地位，與因這種種關係而造成的無數私生子及其母親在男系家庭中的屈服的苦況。這些情形也許是我國婦女所值得知道的，茲特轉譯其大意於後。

一般不經意地察看統計的人發見了日本私生子女這樣的衆多，常會結論到日本的社會道德非常之壞，其實卻不然。因爲在日本關於這方面的法律與國家的風俗不相適合，於是人口登記的結果便致引起外人的誤會。現在日本有許多被法律認爲私生的子女，原是快樂的與合法的結婚男女所生的。

截至明治三年，日本社會一直把私生子女的養育責令生育他們的母親去負擔；此後民法經過修改，重新規定這責任由私生子女的父母共同負擔。但是，民法還有許多例外的規定，譬如，一個已婚的男子與一個女子私通而生了小孩，那女子提起訴訟要求把小孩認爲合法的而得到勝訴時，那男子就必得把小孩帶回家去，作爲養子，由他的妻子撫養成人。因此那男子的本妻與私生的小孩便被法律強迫的結成一重聯帶的關係；但這對於雙方都是很不利的。還有，當那已婚的夫婦沒有男孩而僅有一個女孩時，這承認進來的私生兒若爲男孩，他便可以獨得這一家的遺產，而本來合法的妻子和女兒反完全無份。這樣，就私生兒子方面說，固然有了生活的保障，但那男子的本妻和女兒在物質上以至精神上的損失卻是太大了。

雖然看近來的趨勢似乎日本的私生子女漸見減少，但每年總還有七萬至八萬之數。大約百分之九十二的小孩是合法的，百分之八是私生的。這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幾種法律太苛嚴了。照現在日本的法律，一個家庭的獨養女兒決不許與別家的長子結婚。這是法律，但法律不能限制人類自然的傾向，於是當戀愛的熱情越過了法律的限制時，便有私生子女產生了。此外，日本的法律對於婚姻須待得到通知後始認爲正式的；若結婚的雙方都忘記去通知，他們是不能算爲合法的夫婦的。但事實上許多結婚的夫婦常常忘記去通知的，於是他們所生的子女便成爲私生了。在許多的情形中，那男子竟利用了這法律的漏洞，把成婚多年的妻子和生下的小孩遺棄了。

在日本，結婚之前並沒有訂婚這時期。大半的婚姻都成於媒人的說合。媒人的辦法是預先約定了日期和地方，使男女二人和雙方的親戚會見一次，當卽決定願意不願意成親這回事，雖然在會見中雙方照例是不得交談的。但這樣的結合到底太少相互的了解，因此常有欺騙的情事發生，使已經結成婚姻的夫婦重又離解。可是以媒人的說合而成婚的，在日本偏是很多。有時爲丈夫的故意把結婚的通知延遲了不去報告；於是，在這期間生下來的孩子便被登記爲私生子了。

日本的法律壓迫婦女而尊崇男子。一般法官都是男子，律師也是男子；因此婦女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直到近年，法律對婦女始稍稍寬待一點。以前當男子忘卻或延遲通知他們的結婚而適有小孩生下時，照法律他們是可以不負責任的；但最近日本最高法院有了下列條文的規定：『婚禮爲婚姻開始的第一步，也是婚姻的一種允諾的表示。爲丈夫的如在婚禮行過後猶未前來通知，卽未能踐行其允諾，故對於妻子和子女的供養的責任者當歸丈夫負擔。』

『一個私生的子女得到父親的承認後，卽可算爲他家中的養子的，也可以依照法律行過幾種正式的手續而成爲合法的；但當私生子女的父母有任何一方亡故時，那欲成爲合法卽不可能。一個婦女沒有得到她家庭中的尊長的允諾，便不能登記入別個的家庭。所以，當一個女子要想照着己意嫁給一個她的家長所不喜的男子時，他們便不允把登記着的她的獨身女子的名義除去，那麼她若眞的自由嫁了出去，她所生的子女就得冠着私生的惡名。或者，當一個寡婦要想再嫁時，雖然她早已和她故夫的家庭分居了，但是他們依然可以拒絕把她的名字從他們家庭的登記單上除去。在實際她固然不是這家庭的一員了，可是法律卻偏要以登記的條規把她和這家庭的關係保留着，於是她若不顧登記的阻難而再嫁，她所生的子女又都被認爲私生的了。』

照上述的種種情形看來，在日本人口登記上所有這樣多的私生子女，大半是由於舊有的不良法律所造成的。這種法律果能改良而適應到現代生活的實際方面，則此等給人以醜惡印象的狀況自然可以消滅了。（仲華）

親子關係的辨認法

親與子的關係是人類間最密切最永久的一種，比夫與婦的關係更深進了一層。因爲夫婦是靠着兩個心的一時的吸引而結合攏來的，而親子則有一種血統的關係在連繫着，所以儘有多年相處的夫婦因爲兩心的不諧而一旦決絕的，而父母對於親生的子女雖然隔離了半世在重見時仍會覺得是自己的肉、自己的心。在過去的歷史中傳記中有許多人因爲這種關係上的缺陷而抱

恨終天的——爲的失去了一個親生的子女，爲的自己親生的骨肉被人強佔了去，或者爲的疑惑自己所養的一個不是親生的而是所謂「野種。」當文化進入於近代，親子的關係卻比較從前更增添了許多重要的意義。因爲離婚的增多，性的限制漸呈寬弛，於是父母對於子女是否親生的問題也增多了起來。現代法律在三種案件上是絕對要依賴親子關係的辨認而解決的：第一是承繼問題；第二是私生子女的供養問題；第三是離婚中夫對於妻所生的子女疑爲不是自己所生的問題。但就在科學昌明的現代對於這種關係的辨認還是感到非常的困難。

記得在我國歷史中曾經說到過一個州官判決兩個婦人爭奪兒子的故事，那州官的判決方法是被一般人稱讚爲賢明公正的。故事的起端是兩個婦人爭奪一個兒子各認爲自己所生，因爲各不相讓，便扭着到州官那裏去求解決。州官把她們盤問過一遍，兩人都說那孩子是自己所生的，而且說得都非常認眞。於是州官就想到了一條計策，他說：「既然你們兩人都說那孩子是你們自己生的，那麼讓我用刀來把孩子劈開給你們每個得一半罷」左右立刻獻上刀來，州官裝着把刀對孩子劈過去的姿勢。這時一個婦人神色自若地看着州官用刀劈過去，但另一個卻猛撲過去把刀攔開了，她說就是將孩子全給了那個婦人都不妨，只要不殺死他。州官把刀放下來，立刻判定這婦人是那孩子的母親，因爲她的舉動完全是親子關係的眞情的表露。自然，在古時這樣的州官要算是非常賢明公正的了；但這樣全憑一人主觀的判斷法在現代的眼光看來卻完全是非科學的。

從前法蘭西的皇后是在大庭廣衆之中生下兒子來的，爲的是怕人將眞命天子私下調換了去。但這樣的方法在現代許多人看來還是沒有用；因爲我們雖然能夠證明那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了，可是不能證明孩子與父親的關係是否眞確的。所以在爭奪承繼，私生子要求他的父親承認以及離婚中男子懷疑婦人生下的兒子是否與自己眞正有關係的時候，爲法官的也常覺得沒有解決的辦法。在科學昌明後爲法官的在這方面總算得到了面相辨認法與指紋學的一點幫助，但結果還不是完全靠得住的。

最近，德國康納司堡大學（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的蓍其梅斯脫教授（Professor Zangemiester）發明了一種由血液中驗別親子關係的新方法，在目前這要算是最可靠的了。因爲「親與子的血管中是流着同樣的血液，」所以從血液中檢驗要比從外貌上觀察準確得多。蓍其梅斯脫的方法是以母和子或父和子的血清混合了用光學的器具察知這混合液中的變化。要比其他任何的血液混合液的變化都不顯著：根據了這點可以證明親子的關係是否眞實的。檢驗的方法是完全專門的，在我們對於科學沒有充分根基的婦女，說來也不易明瞭；但爲大略知道一點

起見，這裏就簡單地說一說。

善其梅斯脫的檢驗方法是依據於化學中的汀戴爾(Tyndall)反應。一般人都知道光線照過一個黑暗的房間會使我們察見空氣中塵土的黑點。原因是由於光線在透過暗處時遇着塵土便被阻住了，於是本來所看不見的塵土便顯了出來。汀戴爾在十九世紀時發見了這現象，並且證明光線在透過液體時也可以顯出其中所有微小的雜質。

許多生物原生質中與動植物體中的化學物質常呈一種膠質的狀態；當水或酒精加進去後，便成為膠狀的溶液。血液就是我們人體中大部分的蛋白質的膠狀溶液。這些膠狀溶液都可以發生汀戴爾反應，因為在光線通過時，其中許多超顯微鏡體的分子都可以看得出來。

善其梅斯脫教授的檢驗方法是這樣：將兩個有親子關係的人的血清混合了，發見的汀戴爾反應要比其他任何的二種血清的混合為不顯著。其間的分別是不能以肉眼覺察出來的，但可用一種精密的光度測量器叫做 step-photometer 的辨別出來。

在一個玻璃管中盛着血清的混合液，將光線透射過去。將光學器置於一邊，由旁面望去，可以見到玻璃管的被透射的部分，於是被膠狀分子所遮住的光量便顯示出來；這些遮住的光量可於光度測量器上求得之。光學器的應用是很困難的，需要長久的練習與經驗，但結果卻是非常準確的。

善其梅斯脫教授最先以一個初期的孕婦作試驗，目的為要尋出一個孕婦的血清與從胎中提取質素的混合液在測光器上是否與別個人血清的混合液有所不同。結果發見了確有不同。在一百次的試驗中，沒有一次錯誤。大概在懷胎二月的孕婦試驗起來已有此種現象，到後來稍呈顯著；在生產後漸漸消滅，至一星期後則已完全絕跡。

第二次他以一個初生小孩的血清和母親血清的混合液作試驗，結果液體的光度也漸漸地消滅起來。這反應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完畢了。他總共試驗八十次，沒有一次錯誤。

母與子的關係固然可以像上述的驗別了，但父與子的關係怎樣？據善其梅斯脫教授的試驗，在十九對被試的父子的血清的混合液中，每次都發見膠狀體遮住的光量減少起來。這樣父與子女的血統關係也可以辨認出來了。

最後的問題是汀戴爾的反應在已經長大的子女中是否仍舊有效的，因為在爭奪承繼等等案件中，牽入問題的常為年紀長大的子女。在十四個試驗中汀戴爾的反應都是非常明顯，而被試者的年紀有在三十歲以上的。

自來科學的發明都須經過多次的試驗與確實的證明才能為世界所公認的；善其梅斯脫教授的方法現在還是在試驗的時期，但許多科學家與法律家都在熱切地盼望他的試驗會得完滿的成功。也許他的試驗終會成功而被世界所公認，那就給人類間解去不少的糾紛了。

（仲華）


愛蘭百利代乳粉
愛蘭百利代乳粉行銷已四十餘年為最早發明製造最完備之育兒聖品設有一二三號三種適用於初生及斷次發育消化力之嬰孩
上海北京路第二號愛蘭漢百利公司謹啟
育兒聖品

甚麼使得她如此

日本藤森成吉著

崔晃譯

譯者贅言

甚麼使得她如此一劇之作者藤森成吉氏，在中國雖尙少有人介紹，但在日本今日的劇作界，確是彪彪炳炳的大家。

氏於一八九二年（卽日本明治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生於長野縣上諏訪町。他家是藥種商。他是獨子。

氏之父於明治維新後，上京欲爲政治家而不得意，所以甚望其子成吉繼其志。因此氏卒業於縣立上諏訪中學校，卽無試驗升入第一高等學校德國法律科。在學二年間，深受當時翻譯的俄國文學之影響，漸漸傾向於文學。

由來志於文學者，家庭不幸的人比較多。蓋以此種人很早就接觸人生的暗黑面，因而對於人生問題便好思索。成吉氏也不免於此例。他由法律而轉向文學，固然由於他自身內部有文學的素質，加以偶然耽讀俄國文學所致；另有一因也不可忽視的，便是他三歲時母親之自殺。

氏於昇入東京帝國大學時，轉入德國文學科，同時作最初的長篇小說，波於一年之後發表，世間都承認他是青年新進作家。

東京帝大卒業後曾任第六高等學校講師，不滿一年，又回信州的故鄉。翌年上京再努力於文學的勞作，此時最初發表的是短篇小說山。

一九一九年（卽日本大正八年）最初的創作集新地由新潮社出版。一九二三年曾暫時投文學之筆而走進工廠去實際體驗勞動生活。其記錄爲告狠。

氏之戲曲的天分之發揮，係自一九二六年五月在新潮上發表礫茂左衛門那篇處女戲曲起。自此，一躍而爲戲曲家，每發表一作，輒喧動文壇。在今日，與其說是小說家，毋寧說是戲曲家更確當些。

目下氏留學柏林將來回日本之後當更有佳作給我們看罷。

這篇甚麼使得她如此於一九二七年一月發表同年四月上演於築地小劇場，甚得好評。一九二九年，新興文學壓倒日本文壇，此劇之聲譽更著。今春帝國電影館把此劇攝成電影在淺草連演三個禮拜而觀衆仍然滿員。則此劇如何地受大衆之支持是不待說的了。

此劇平明易解，不必再多所饒舌。就是在中國舞臺上表演，也儘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有人演譯者是很歡迎的。裏面許多近乎文言的對話，如蒙代爲改成明白流暢的白話，則尤感謝。如蒙把所改的對話函知譯者，以便於印單行本時照改，則不惟譯者一人之幸也。來函請寄「日本廣島文理科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崔晃收。」

八月三日記。

第一幕

人物

中村澄江（澄子）　十三歲。

中村染代
喜若
小響　　皆係同年輩之少女戲子。

市川新太郎
源三郎
赤助　　少年戲子。

阿仙　染代之母，掌班之妻。

阿若　喜若之母。

阿濟　新太郎之養母。

勘太　澄江之叔父。

師傅　老戲子。

梳頭婆　師傅之妻。

管衣裳的

按目（劇場之賣座兒的。）

時間

大正五年（即一九一六年）二月。

處所

日本東京市淺草　清遊館戲院後臺。

舞臺

上手的三分之一爲座長室，下手像是過廳。兩室相隔的紙格子開着。正面裏牆之上有幾扇窗。過廳那面的牆壁之一部分上，可以看得見「大大人氣大入滿員」的大字和「舊派名角〇〇（被抹消了，看不見字）混賬王八旦」「牛與狐之泣別」等稍小的字之題壁戲書。座長室之前手，掛着染得很華美的「贈中村染代女士」的門簾（長四五尺）窗之左橫手，貼着

不動明王的護符。

各名少年戲子的座上（從上手數起，染代，源三郎，喜若，小雪，澄江，新、太郎，赤助）鋪着墊子，裏面的架子上，放着鏡臺和穿衣鏡，寫着各人的藝名的紙懸在壁上。（有權力的，富裕的父母之兒女，墊子也漂亮，鏡子也大，化裝器具也完備，火盆也好看。但澄江以下的戲子們的那些器具等，很刺目地粗末而寒酸。火盆也是三人共用，雖然天氣嚴寒。天花板下吊着幾個電燈泡。舞臺前面（後臺的前手）是廊下。（長方形的舞臺之周圍，全用黑布圍着。）

一開幕：阿仙在座長室之最右端的墊子上坐着，用長煙袋吸着煙。從本舞臺（在後臺的前方）可以聽得見野崎村之末尾的三絃聲及對話聲。不久聽得見扮阿染（野崎村劇中之人物）的澄江之響亮的臺詞：「因爲可憐的我把阿光姐姐的良緣破壞了，那種可憐處，請您寬恕。」「喲！澄姐兒！」「千兩名角」「女大總裁！」接着是一陣哄笑聲，拍手聲。因此，扮阿光的染代之臺詞，簡直聽不見。

阿仙稍稍動了火，皺了皺眉頭。阿光的臺詞一完，觀衆的聲援只聽見一聲「喲！阿光！」接着便是久作的臺詞了。阿仙嘣地一聲把煙袋叩在火盆的緣上，又裝上一袋煙。

不久柝鳴，「澄姐兒！」「源三郎」等的呼聲和拍手聲相混淆。不久便普登普登地一陣足音，小戲子們穿着扮裝的衣服從下手走廊登場。最初是喜若被她母親抱着回來了。

母親　今天我的孩兒實在演得好。

喜若　（很撒嬌地）真的？

母親　若是那樣，無論叫誰看，都是漂亮的母親哪。任是身材怎麼樣小。——那些地方到底是藝術啊。（跑到阿仙那裏）太太，剛纔道孩子扮的母親的樣子，您看見了麼？

阿仙　沒有，因爲正巧有點兒事……很好麼？

母親　太好了！

阿仙　（若有所會似地點頭）喜若姐兒性地很好，一定是日有起色的。

母親　（再三推訊似地）真的麼？

阿仙　（微笑着）我保險喲，太太！

（母親已忍不住了，撲向站在背後的喜若，用自己的面頰擦喜若的面頰。）

在那時，扮久作的源三郎和扮阿染的澄江等登場。源三郎看見她們母子的樣子也滿不在乎，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座長室中，染代的鄰座。）

阿仙　有累您了，哥兒。

源三郎　（高慢的調子）那裏話，這樣的角色，不過家常便飯罷啊。

澄江　（扮着很漂亮的美貌小姐的姿態）看見喜若等不由得很羨慕似地站住了。喜若的母親讓自己的女兒坐

在轎子上從大的罐子裏或袋子裏取出漂亮的果子來放在她嘴裏。那時扮阿光的染代跑了進來正碰着呆然若失的澄江。澄江踉踉蹌蹌地回過頭來。

染代 （銳聲）幹甚麼呆頭呆腦地站在這裏？——『莊稼孫』眞是沒辦法的東西！（帶着氣到阿仙那面去。）

接着是扮久松的新太郎被他養母阿清捉住脖頸掙扎着登場。

阿清 這種笨貨！（劈臉兩巴掌，用手推倒他。）

新太郎跌倒在地。阿清正要用腳踢。

師傅 （從後面捺住她的肩膀）太太，不要太粗暴了。

阿清 （憤憤地回過頭來，見是師傅，稍轉溫和）因爲這東西太不爭氣了。做師傅那樣地教爲甚麼不能再演好一點呢？這東西不使他嘗嘗疼的味道是不會成器的。（對着摩膝蓋的新太郎又要用武。）

師傅 （拉住）教訓孩子雖然是好事，但那樣粗暴，把重要的角色打傷了豈不誤事？

阿清 稍稍受點兒傷……

師傅 不要開玩笑。演起戲來，這也是重要的角色呢。教訓拷打的事，比起素人的你來還是交給我罷。

阿清 那裏話，師傅我並不是把師傅撇開想怎麼樣……

師傅 再則，太太，打孩子也不能打頭。至多在這裏打兩下子。（用手指着自己的背和屁股。）

阿清 那個我們也知道。因爲太生氣了，所以——

師傅 （拍着她的肩）教訓拷打也要看人來。這樣老實的孩子，若嚇得過火了，反而更畏縮起來，弄得手足都動不得呢。

阿清 （軟下來）您既那樣說，我還有甚麼說得？（很諂媚似地）那麼今後要多多拜託了。

那時，小雪呀，赤助呀，拿着假頭面和衣裳的梳頭婆呀，管衣箱的呀，咯咯咯咯地登場。

梳頭婆 （向師傅說）這個假頭面，老是出毛病，眞把我麻煩死了。

以此爲始，剛纔看熱鬧的登場者，全開始做各人的事情。小戲子們有的摘頭面，有的脫衣服。

澄江 （向着來在自己鄰座的新太郎很柔和地說）很疼的罷？沒有受傷麼？

新太郎 （若恐若懼地向養母那面看着）謝謝。沒有甚麼。

管衣箱的和梳頭婆到上手小戲子們旁邊去，幫着摘假面脫衣服。

染代 （阿仙對着她很粗暴地把衣服脫下，摔在地上）媽呀，這樣的角色，我已經夠了。）

阿仙 （看她的臉）爲甚麼？

染代 那不是極明顯的麼？無論我怎麼樣地費力氣演，沒有一個人叫一聲『好』的。扮的角兒不好呀。

阿仙　那有不好的道理？在野崎村那齣戲裏，無論如何阿光是最露臉的。

染代　甚麼道理雖然不曉得，可是一點兒不叫響呀。大家都不叫好，就是很好的證據。

阿仙　這倒是的。再則像你這樣不善撒嬌弄癡的孩子，做來也許有些勉強。

染代　這真是俗話說的「費力不討好」的玩意兒。可是澄江爲甚麼的（很憤恨似地望着她）既沒有好多的臺詞，也沒有甚麼做作，大家覺那樣地捧她，真可惡！（向着旁邊的源三郎說）是不是，源三郎？

源三郎　（點頭老成的口調）也或者是費力不討好罷？本來看戲的無論到那裏，只「看見好看的角色，便高興得了不得。

染代　不限定是看戲的。就是戲子也是長得漂亮的好。

源三郎　那是自然。就是很上了年紀的戲子，好比新之助那樣過了期的戲子，還是長得漂亮的好呢。何況我們小孩子。

染代　所以都誇戲做得好。媽呀，露臉不露臉，沒有關係，我願意扮阿染那一角。

阿仙　突然說出那樣的話來，有甚麼用處？

染代　師傅爲甚麼把這樣的角色派給我？

阿仙　（訓戒似地）不准那樣說。你先開頭鬧起來，這一座可怎麼收拾？

澄江聽染代說她的閒話，無所措似地沉默着卸粧，斂捷地洗下臉上的粉。那時按目拿着用梅和水仙配置成的人造花圈登場。

按目　這是捧場的客人送給澄江小姐的。……（放在她旁邊）小孩子們口裏喊着「哦呀，」注目於花圈之上。

澄江　（吃驚似地）甚麼人送的？

按目　沒有說名姓。可是穿着洋服的一位很漂亮的紳士。說是從前天晚上來看，因爲演得太好，太可愛了，所以願意拿這個作一種獎勵。

澄江　呀！（不知不覺很害羞地掩着臉）

壽若之母　（不勝羨望似地走過來用手摸了一摸）嚇，好高尙的花圈哪。（對着同樣的伸着脖子看的阿清說）到底角色有好歹呀。

阿清　那是自然。（又想起來了似地睨視新太郎）

新太郎吃驚地退下身去。

澄江　那位先生還在這裏麼？

按目　（稍爲不好意思似地）說是一則有事，再則你也不出臺了，所以回去了。

阿清等　哦呀……

按目　（向阿仙）太太，這個隨後擺在戲院子外面罷？

阿仙　可是呢。（稍爲尋思）在舞臺上放一放，拿進這裏來好了。

按目　唵，知道了，（向澄江）澄江小姐，那麼要拿去了。（拿下去）

蕊若，小雪等　（目送之者不勝其羨望者，不禁說道）我也想得那樣的花圈呀。我也想要。

染代　（突然蹤着腳說）媽呀，你看怎麼樣？

師傅　（爲小孩子們整理頭面，苦笑了一下，慰勉似地）染姐兒，你的臺詞裏說得好，「越看越好看，豔麗可愛的她那臉龐。」她扮的是這個角色，有甚麼辦法呢？

染代　（緊追上來）那麼你的意思是說我骯髒，討厭，身分不相稱麼？

師傅　（窘）並沒有人那麼說。

染代　那麼，爲甚麼那樣偏向澄江？

梳頭婆　（看不下去）小姐，我們的先生並不是偏向那一方的人哪。

師傅　本來扮阿光的非比扮阿染的演得特別好，不能出色。尤其是小孩子們。

染代　可是……

阿仙　（拉着女兒的袖子）不准再說了，染代。——這樣鬧起來，怎麼對得起源三郎，喜若，小雪諸位呢？你還有甚麼不平？把大家的小姐們放在一邊，派你扮阿光那一角，已經是你的福分了。

染代　（猶不肯屈）我並不是說的別人，我是說的澄江這小妮子。——哼，甚麼東西，鄉下土百姓的鼻涕垂得長長的孩子，雖說是舞臺，竟然裝起大家小姐的樣子來，也眞不怕醜。也並不是吹牛皮，用江戶自來水洗過初浴的我，扮鄉下女孩扮不像，是當然的事。大小正湊巧的小矮子似的玩意兒，不會有罷。

阿仙　（因對周圍顧全面子，用力地）教你不要說話，你怎麼還是刺刺不休？染代！……那樣說話，豈不怕人笑話。澄江長，澄江短的。她既來到我家，她就是你的妹妹，妹妹名聲好，替她喜歡纔是正理。姊妹拌嘴回到家拌去，這裏是後臺，不是拌嘴的地方。（陪罪似地向喜若的母親）你看這是怎麼回事，太太。舞臺上的阿光和阿染的口角，回到後臺還爭個不了呢。小孩子們眞是沒有法子。

母親　（點頭）那也是對藝熱心的緣故。小孩子比大人要專心幾倍啦。像這孩子（指喜若）今天若是臺詞錯了一句，回到家裏突然想起來，便要哭。因爲這樣，所以觀客稱讚一句，便高興得甚麼似的。雖然不是在唱「淨瑠璃」，但小孩子的感情好像「淨瑠璃」中所說的：「願受誇獎的心兒充滿胸懷」了。——可是，阿染那一角眞是好角。無論如何想教喜若也扮一次。一定不讓似澄江姐兒演的。

那時勘太從下手登場。酒精中毒風的浮浪勞働者。好像喝了酒，面頸俱赤。

勘太　（把膝蓋稍向席子上一屈）諸位早上好。（演藝界的應酬）

大衆　（聽見他的聲音回過頭來）早上好。早上好。

勘太　（站起來稍彎其腰向大衆一一應酬）哦，阿清嫂兒，怎麼樣，澄妮兒？——太太，——這是師傅——梳頭的大嫂……（最後到阿仙前）太太，太太，久不見，久不見。

阿仙　早上好。不見也並不有那麼久。

勘太　（用手搔頭）嚇，這眞是好應酬。厲

來別來不久啊。

阿仙　甚麼別來久不久呀。勸太，又喝了酒不是？

勸太　對不起，對不起，兒女成羣的貴夫人。——你看的真準。……沒有錢已經心裏不痛快；來拜會呢，門限又漸漸高起來，若不多少喝幾盃呀，太太——哈哈哈哈。

阿仙　每逢喝醉了酒，便趕上門來太太長太太短的，實在討厭。

勸太　（又搖頭）哎呀，被你這樣接二連三地訓起來，豈不教我沒地方站嗎？

阿仙　有沒有地方站我倒不曉得，我們這方面，可真受不了。會人的時候，偶然帶一副沒喝酒的面孔也好罷？

勸太　太太講那裏話，我的本心決不會有錯。

阿仙　（苦笑）不錯則更壞。

勸太　（不在乎地笑出來）哈哈哈哈。——酒是封禁害羞的咒文哪。

阿仙　不管牠是甚麼罷，現在心裏忙亂得很，有事請下次再來。

勸太　喂喂喂……劈頭便躲避起來可真糟糕。

阿仙　（怒形於色）你說甚麼？

勸太　（稍改其態度）有理有理。——惡怎麼說，太太一個人總管這後臺的事情，自然很忙，我比太陽知道得還清楚。可是太太呀，我這方面也有些心裏忙亂呢。

阿仙　（作嗔假笑）『心裏忙亂，』話講得漂亮。

勸太　（正色）真的。人還有比餓着大牙再心裏忙亂的麼？

阿仙　你說的餓着大牙，大概是說斷了酒味罷？

管衣裳的，梳頭婆，阿清等　（梳頭婆等爲預備下次的出場，忙着給小孩子整理頭面及衣裝。照常是專忙上席的小孩子的事。上席的小孩子得暇便把果子或花生米塞到嘴裏。）（一齊笑起來）哈哈哈哈……勸太伯伯，這一下子打中了啊。

勸太　（憤恨似地）噓，覺得她是掌班的老板娘子，大家都巴結面子。

阿清　（大聲地）有甚麼巴結面子，酒瘋子勸太？你若覺得大家是逢場和你開玩笑，請你去打聽別人好了。酒瘋子勸太這外號，你以爲是從那裏起的？任你怎麼樣辯解罷。

管衣裳的　甚麼，阿清嫂，那是在開玩笑嗎？

喜若的母親　開玩笑兼罵人，奇拔得很哪。

勸太　酒瘋子勸太也好，甚麼都好。總而言之寡不敵衆。——（向阿仙）可是，太太，剛纔已經說過了，近來餓着牙呢，請發發慈悲，稍爲周濟一下罷。

阿仙　（冷然地）回回來無理地要錢，已經不靈了。

勸太　覺得無理，所以纔這樣跪在下風。

阿仙　任是怎麼樣跪在下風，不行還是不行。

勸太　（勃然作色）你說甚麼，老板娘子！男子漢大丈夫這樣低首下心還不行麼？

阿仙 （扭過臉去吸煙）那不是一定的麼？我既不是金銀滿箱的財主，又沒做着放債的生意。（悠然地向橫手呼出一口煙）

勸太 （凝睨她那樣子，突然粗暴地）哼，無理取鬧。沒有做着放債的生意？那麼做着欺詐拐騙的生意了罷？

阿仙勃然作色，一回想又無語地吹煙輪。

勸太 （重複地）那是幹麼？曉得欺詐拐騙還裝出那一副鬼臉？

阿仙 （大發脾氣）你少胡說八道！越是溫和地待你，你越得了意。——你不趕快縫住你那片嘴，別看是女子，不能自散了。

勸太 （無賴漢似地盤腿而坐）哈哈，這真有味。老板娘子，擾有擾了不是？對着欺詐拐騙的人叫欺詐拐騙，有甚麼不可思議……。

阿仙 聒絮得很！

勸太 甚麼？

阿仙 （不管他）為甚麼我便成了欺詐拐騙，你說清楚一點！

梳頭婆 （慌忙拉住她）太太，不要和醉漢一個樣子。大聲吵起來，若隔着舞臺被客人們聽見了，如何是好？

勸太 （一方面）自然要說……。

管衣裳的 （勸止他）勸太伯伯，你看這是甚麼地方？再則說得太粗暴了，澄姐兒豈不太可憐麼？

阿仙 （向梳頭婆）可是他太過分啦。

勸太 （向管衣裳的）她想取巧拐騙澄妮兒，所以我不能再忍耐。（又向阿仙）如果怕人說自己是騙子，趕快把餘剩的身價拿出來！

阿仙 餘剩的？難道說那還有一定的嗎？

勸太 所以說是欺詐拐騙！哼，僅僅八十兩呀百把兩的定錢便想把那珍重的寶貝一手拐去，你想我勸太是那樣不哼不喘的人麼？

阿仙 （好容易抑制住自己）只有這些目下很夠用了。這不是你自己說的嗎？並且給那孩子做衣裳又要許多錢。你平常又來胡纏。只那一項款子，已經不在少數了。我以為你只有來感謝的道理，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些不平。

勸太 那時節，不錯，是那樣說了。但是你不是約定只要賣出了名，報酬要多少有多少嗎？幾個酒錢，算得甚麼？

阿仙 （用很可怕的調子笑出來）呵呵呵呵——那麼你以為澄姐兒已經賣出了名，現在可以大大地來敲竹槓了，是不是？

勸太 正是這樣。

阿仙 （又噴口而笑）呵呵呵呵……所以說門外漢可怕，真是溷角也混不得。我說，你以為澄江怎麼了不起嗎？怎麼樣叫響出名嗎？在本職的源三郎哥兒和溧友小姐們面前，請少說瘋話。既沒有門閥的光，又沒有金錢的箔，只不過面孔兒長得稍可人意兒的鄉下土氣的小妮子，能登

登臺，已經是託別人的福！勸太。——幹甚麼張口閉口錢錢錢……，哼，小姐們都是拿着錢來汗一把淚一把地出力演。把這點事都看不明白，所謂身分這東西，眞是不能相強的。

勸太　甚麼？身分？（握拳起立）

管衣裳的，師傅，梳頭婆等　不要生氣，勸太伯伯。

請安靜些。

不要動武。（一方面說着，一方面集攏來拉住他）

勸太　（猛烈地）你眞會賣弄恩情！所謂強盜兒猛，正是這話了。好的，澄妮兒既是那樣費力，那樣不中用，一塵都用不着她，我這位叔父今天要把她領回去了，你當心些。

大家都吃一驚。

管衣裳的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喜若的母親　咳呀，好粗暴的人！

勸太　（脅迫地）喂，老板娘子，怎麼樣？你對於剛纔說的話賠罪不賠罪？若不賠罪我便把她領回去了！

師傅　（用手拍他的肩膀）勸太伯伯，不要說胡亂的話。老板娘子，且不必管，你把這一臺好戲拆散了，可使不得。

染代　（繼續地叫囂）想領回去，請領回去得了。哼，澄江甚麼的——領回去更乾淨些，大家正是求之不得呢。

勸太　（睨而視之）這東西！

阿仙　（嘲笑地）想領回去，就請領回去。可是那定錢怎麼辦呢？

勸太　那些東西，等到賺了錢還你就是了。

阿仙　你以爲我是好好地就會答應的人麼？

勸太　管你答應不答應！喂，澄妮兒！（突然要向澄江那方面去）

梳頭婆，管衣裳的等　（攔擋住他）這樣不行，勸伯伯。

今天晚上的事，請放在我身上。——我好好地向掌班的老頭兒說就是了……

勸太　（強硬地）不行，老板娘子不賠罪是不行的。

管衣裳的　那也放在我身上，決不會往壞處給你辦。（勸解他）

喜若的母親　（在這個當兒到阿仙面前）太太，出乎意外地遇見這東西，眞是災難哪。

阿仙　那裏，這些事，早已習常見慣了。可是他說話太過火了……。

母親　（低聲地）太太，索性把澄姐兒還給他，豈不乾淨爽快，免得來日多事麼？

阿仙　（向勸太那方面看着）實在想那麼辦呢。

母親　那麼，那樣辦了豈不是好？

阿仙　但是……

母親　（逼近一步）若是，關於金錢的話，請你恕我說句失禮的話，我替那個人給你就是了，無論多少。

阿仙　（稍帶猶疑的樣子，）那裏敢勞太太……

母親　要非是沒有澄姐兒戲便演不成麼，

阿仙　（好強的調子）那裏話呢，那樣一個小孩子……

染代　（從旁慫恿）媽呀，把澄江那東西趕出去罷！

母親　（點頭）染姐兒也那樣說……

勸太　（那時又在對方亂鬧起來）喂，賠罪不賠罪？

阿仙　（赫然而怒，向喜若的母親）那麼就多多拜託了。（向勸太）想領回去，就請快些領回去！

勸太　（吃驚地）眞的領回去也不要緊嗎？

阿仙　（嘲笑地）不必那樣費心罷。

勸太　（虛張聲勢）好的，以後後悔也沒有用啊。（把衆人排開，走到澄江那裏，抓住她的腕）喂，跟我走。

澄江　（吃驚地被拉着走）往那兒去呀，叔叔？

勸太　那不是很明白的嗎。到叔叔家裏去。

澄江　（搖頭）我不去。

勸太　（睨視之）願意住在這裏麼，

澄江無語地低下頭去。

勸太　（笑出來）哈哈哈哈，不要害怕，不會放你在家裏，馬上又要賣到別處去的。

（死氣擺力地領着要走）

新太郎赤助　（拉住她的袂）澄姐兒，不要去。伯伯，以後我們更寂寞了，不要領她去……

澄江滿眼含淚地看自己的同伴。

勸太　（無情地）哈哈哈，與其說這話，不如你們也早些從這裏跑出去。在這樣的地方，一輩子不會出頭露面的。

阿淸　（嘲笑地）再見，酒瘋子勸太，澄姐兒！

那時候舞臺（前方）那方面鳴梆催開幕。

幕急速地落下。

第二幕

人物

澄子

阪本佐平　五十二三歲

行莊的掌櫃

山下　巡査部長

時間

大正五年（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初旬。

處所

東京市外的靜悄悄的街上。

舞臺

上手稍爲傾斜，行莊式的商店之一部。下手是板牆。牆上有很漂亮的土庫突立。下爲整齊的切石之溝。牆間所植樹木之落葉，少少散落在地。

一開幕，澄子一個人從下手登場。（可憐而美麗且具魅力的面龐。尤其是她那眼睛好看。年紀雖只十三，而非

當老相。）梳着左右兩分式的髮，穿的是洗過幾遍的小孩子的衣服。很苦心地打扮得年紀很小的樣子。肩上背着一個黃麻纖維織成的破舊背包。秋晴而風寒。但她襪子也沒穿，只穿着草履。

澄子　啊啊，累了！

向四方環視一下，坐在切石上。又向周圍一瞧，然後從背包中取出燒熟的甘藷，很香甜地嚼着。吃完一個，若有遺思似地恍然往正面上方看，又取出一塊甘藷。她吃最初那塊甘藷時，佐平從牆的橫手出來在後面偷看。第二塊剛吃了一口，他突然跳出來捉着她的脖頸。

佐平　澄子！

她吃驚地想站起來。屈於佐平之力，踉蹌欲倒。

澄子　痛啊！（把甘藷捨掉，用兩手把他的手拉開。並且很怨恨似地看了他一眼）也不怕人家痛，伯伯！

佐平　當然嘛。你這小東西，爲甚麼儘管在這裏偸懶！

澄子　並沒有偸懶嘛。

佐平　怎麼說沒有偸懶！我跟在後邊好久了。甚麼我都曉得！（用巴掌打她的橫鬢）

她用兩手遮住眼。

在那時，佐平揭開背包看。又取出一塊用報紙包着的燒甘藷。

佐平　只知買這些吃的東西！

澄子　（抬起頭來，珠淚滿面）不是買的，是討的呀。

佐平　撒謊！（想拋在地上又覺得可惜，便塞進自己嘴裏。於是把背包裏所有的銅板，銀角子噹噹啷啷地搜集在一起。放在手掌裏數有多少。）從那時候直跑到現在，纔只討到這幾錢麼？

澄子　（稍帶反抗的聲調）也不是那樣少罷。

佐平　不行，只是幾個錢不行！——你這小東西，近來是一天減少似一天哪。

澄子　（防禦地稍向後退）並不是我討的少，是伯伯的慾太深！

佐平　（怒目）這個小混賬妮子！（舉起拳來）

她很敏捷地躲開了。

佐平　只兩片子嘴這這那那地說得好。手腕是一天笨似一天。

澄子　可是我已經長得這麼大了，人家都不像給小孩子那樣地給了哇。

佐平　因爲那樣所以非更加專心致志地來幹不可。你爲甚麼近來這樣懈怠！哼，前些日子拘留了一次，怕起來了麼？

澄子　（搖頭）不是的。

佐平　那麼爲的甚麼？

澄子　（決心似地）那裏的巡查部長老爺，教訓給我許多事情。

佐平　部長？哼，胡說了些甚麼話？

澄子　說從這裏出去回故鄉去罷。……

佐平　（嘲笑地）哼，埼玉的鄉下嗎？偏不湊巧，故鄉裏甚麼人也沒有。你媽跟人逃跑了。你爸病死了。——只有一個叔叔。除

了拿你當吃飯的材料以外，甚麼也不想。你回去了。不是賣到茶館裏，便是賣到戲院子裏，那已經算是頂好的了。是不是呀，澄子？

澄子（若有所顧忌似地）現在想來，我在髮兒戲班時，最幸福了。

佐平 你說甚麼？（轉換話頭）從前的事，甚麼都是好的。你將來長大了，回想起來，現在的生活，要算極樂世界了。

澄子（認眞的）若是我從今以後非過更寂寞的日子不可，索性死了倒好。

佐平 哈哈哈哈。小孩子的自殺麼？這眞是大笑話。這樣突然感到世界之無常，也是部長大人的教訓之功能！那東西還說了些甚麼？

澄子 說故鄉沒有人理的時候，他無論如何替我想法子。

佐平 哼，叫他戰勝了，還了得麼？我早知道他要這麼辦，所以早就防備好了。

澄子（很怨恨似地）好狠心的伯伯呀！部長老爺給我的錢，你也強要了去。——部長老爺還這樣說了呢。[illegible]是猴兒。說利慾燻心的玩猴兒的伯伯，把我掙的錢都掠取了。

佐平 這話對於你果然生了效驗啊。喂，你這小東西，部長那個王八旦的話，你若認眞地聽可就大錯了。

澄子 可是那時候我以爲部長老爺說的很對。

佐平（發怒）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你被你叔叔虐待的時候，教你出來的是誰？嗯？不但這個，我以前領你看的戲，難道說你也都忘了麼？

澄子（不服似地）我都記得。

佐平 既然都記得，還說得出那樣的話麼？我呀，想教這沒有進過學校門一步的可憐的你知道一點爲人的道理，所以從你叔叔那裏領來以後，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和金錢領你去看戲。因爲你自己也演過幾回，又很喜愛，所以我以爲領你看戲是最簡捷的教育的方法。並不是只取樂看熱鬧就算完了。你看過的戲裏邊，你見那一齣戲裏有說自己的主人是玩猴兒的？你沒見麼？主君說的話，無論怎麼樣沒有道理，大家都誠惶誠恐地遵守。不但這樣，並且很樂意地爲主君效死。那便是從古以來日本的眞正爲人的道理。不遵守那道理的，光秀也好，大野九郎兵衛也好，人家都當他是畜生，不得好死。

澄子（認眞的口調）伯伯，演戲只演忠義的事麼？

佐平 對啦。那是教給人們道理的，說忠義是第一。若不是忠義，便演起來也是混賬事情，不值一看。

澄子（半覺不可解似地）是麼？

佐平（醒過來）喂。拿些無關緊要的事消磨這夜長晝短的秋天，還不趕快去討。推推委委地，不能算完事。

澄子仍然有所思。

佐平（粗暴地）你揑揑些甚麼？（用手

推她）

澄子踉踉蹌蹌地抬起頭來。

佐平　我料定你一定是這樣偷懶，所以特別來監視你。縱然不跟你來，你在那裏做些甚麼事，我也看得明白。……（鼓勵下氣，命令她「快去。」一方面睨視着她。）

澄子無語地走向上手商店那方面去。從借演戲來訓戒時起，商店的掌櫃已來在櫃臺上，不住地整理賬簿。

澄子　（看見那個，從背包中取出用厚紙寫成的單子，向佐平回顧了一下，往前走進了幾步）借光。

商店掌櫃很熱心地整理，頭也不抬。

澄子　（高聲重複着。）借光。

他好容易抬起頭來看她。

澄子　（恭敬地叩下頭去）請看一看這個。（伸長身體於疊席之上，把單子送到櫃臺那方面。）

掌櫃　（隔着眼鏡看了一下）甚麼？——哦，孤兒院麼？我這裏，你看那裏不是貼着麼：「諸勸化乞求，一概謝絕。」另趕門去罷。

澄子　（又送上去）對不起得很，請看一看。

掌櫃　（蹙眉）現在忙得很，沒有閒工夫看那些玩意兒。

澄子　可是請您只看一看……。

掌櫃　對你說沒有工夫麼！

澄子　對不起得很，請您……（可憐地又叩下頭去）

掌櫃　麻煩得很！……（口裏說着，終於耐不住她的糾纏）到底寫着些甚麼東西？（拿起單子來）哀願書？哼，（高聲地朗讀）請呈四方諸慈善大人閣下：鄙人於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爭之際，充當陸軍近衛步兵上等兵，轉戰於滿洲之野。凱旋後一旦歸國，或因風土不同，寒暑過重之所致乎，鄙人覺罹俗云風疾之病。雖蒙開成堂醫院長期之診治，奈病症日重，身體手足，失其自由。因有戰功，一時雖蒙下賜御帑，但以長病之故，不久即完全費盡。加之愚妻於昨年十月十四日罹肺患，遺棄二子，竟成黃泉之客。既悲無可依之親舊，重悲叢出之不幸，一時曾決心割腹，了此殘生；奈念及二子，又不禁氣心顛倒，忘卻軍人應守之道，惟望洛四方諸慈善者之大慈大悲，以保全父女之生命。謹乞大施博愛慈悲之懷，無論多寡，稍賜義捐，則不勝感激涕零之至矣。

下谷區入谷町十三番地　太田友吉

女兒太田梅

開成醫院印

謹致

諸慈善大人閣下

……（笑出來）哈哈哈哈，諸慈善大人閣下，妙妙妙。這是你爸爸寫的嗎？

澄子　是。

掌櫃　友吉先生文章做得很好啊。

澄子　……。

掌櫃　你從下谷特別跑到這裏來的麼？

澄子　是。

掌櫃　那眞辛苦你了。——可是那樣各處

跑，一定討了不少的錢罷？（把單子還給她）

澄子接過來。他的眼又注意到賬簿上。

澄子　（覺得出乎意外）老爺！

掌櫃　（很厭惡似地）甚麼？

澄子　請給幾個錢罷。

掌櫃　（抬起頭來）你說教念念，所以纔念了念。託你的福，就誤我許多時間。

澄子　可是……。

掌櫃　（銳利地用鋼筆頭指着貼的條子那方面）你看那裏貼着的條子。你不認得字麼？

在那個時間，佐平站在牆旁監視着她。因乞討時間太長，心裏發急，很憤恨地跺脚，鼓舌。

那時，巡查部長山下帶劍自下手登場。很懷疑地從旁邊經過，一看見向靴音回顧的佐平，突然抓住他的領子。

山下　（同時）喂！

佐平　（想逃但來不及了）老爺麼？

山下　管甚麼老爺少爺哩。你這東西又在這裏做壞事啦。

佐平　（很柔順地）那裏話。

那時在斜面的澄子回顧那喧嘩的聲音，不禁「啊……」地一聲喊了出來。

山下　（看見她）喂，你看！（一隻手抓着佐平，一隻指着她。）

澄子　（不理佐平的眼色）老爺！（背包響着往前跑）

山下　（睨視了她一下）你又聽他使喚了啊。

澄子　（很可憐地抬起頭來）可是──。

山下　馬上又被他捉住了麼？

她點點頭。

山下　哼。喂，佐平，你是有證有據的現行犯了。你這東西，教這樣可憐的小孩子來欺詐人，自己不怕造罪麼？正因爲有你這樣的東西，世間的人疑心漸深，慈善的心一天一天減少，後來都變成薄情人了。

佐平　（悶躁地手足亂動着）老爺，今天請您饒恕了我罷。我請求您。以後聽您的話，再不敢了。

山下　（笑着）那麼下回要把她賣到賣淫窟裏去罷？稍待些日子，花梗也長成了，臉子又漂亮。

佐平　老爺……

山下　我好久就在找你，──大家平常都說我們是資本家的走狗，那倒也說的不錯，不過偶然我們也幫弱者的忙。今天在想不到的地方遇見你，好極了。喂，跟我走。（一方面牽着他，一方面向澄子）你叫澄子，是不是？

澄子點頭。

山下　下次決不會教他再捉住你。我要介紹你到絕對安心的幸福的地方去，你也跟我來。（往上手走）

澄子跟着走。

商店掌櫃聽見吵嚷，下得坑來，站在店前看。

掌櫃　（向走過的山下）辛苦辛苦。──

山下　（一隻手舉向帽邊）那裏話。

澄子很不好意思地低着頭走。

掌櫃　（目送他們走了以後）所以說：「諸勸化乞求一概謝絕」呀。（笑出來）哈哈哈哈，不花一文錢看了一齣想不到的活戲。（鼓着舌頭）可是就誤了不少的工夫。（急忙向櫃臺上去）

──幕──

（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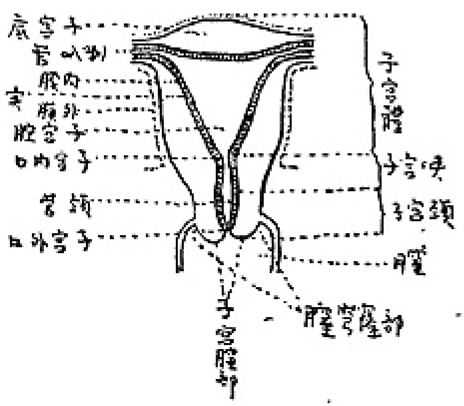
姙娠期中婦女應知之常識及其衛生

Y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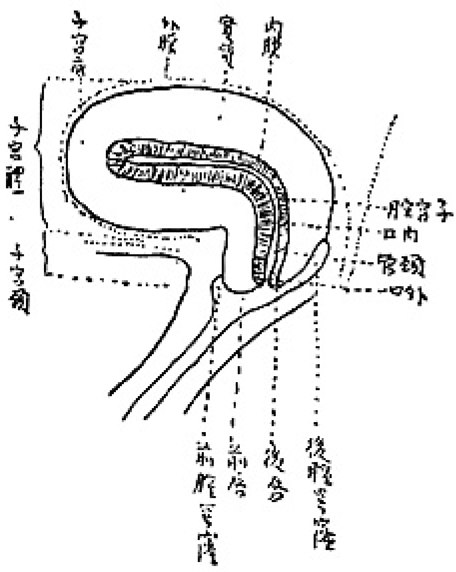
A 月經與姙娠之關係

（1）女子內生殖器之簡略解剖（參看附圖一二三四）

女子生殖器分爲內生殖器及外生殖器二部。外生殖器者，卽乳房與外陰部。外陰部由大小陰唇，前庭及陰核而成，以陰唇繫帶與會陰部分界。內生殖器包括膣、子宮、輸卵管與卵巢。膣腔以處女膜與外陰部分界，其壁爲膜樣而富擴張性，前後兩壁互相接觸，其所取方向殆近水平位，後壁較長，管之上端稍膨大，圍擁子宮外口之上部。子宮位於膣之後上方，普通大如鷄卵，然亦因人而有差異。前後稍扁，前下方爲細圓柱狀，稱爲子宮頸。上方橫廣而前後扁平，稱爲子宮體。其頂部稱爲子宮底，輸卵管連繫於底部之左右。子宮外口爲橢圓形之小橫裂口，在旣產婦則較廣。子宮腔內被粘膜。再外爲子宮筋層，卽子宮之實質層。最外爲外膜。其內膜表面主爲纖毛圓柱細胞，其纖毛常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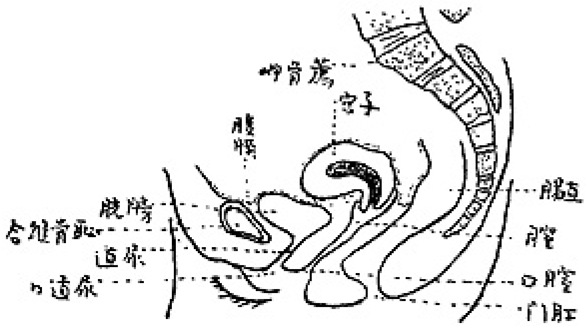


圖一 子宮左右斷面



圖二 子宮前後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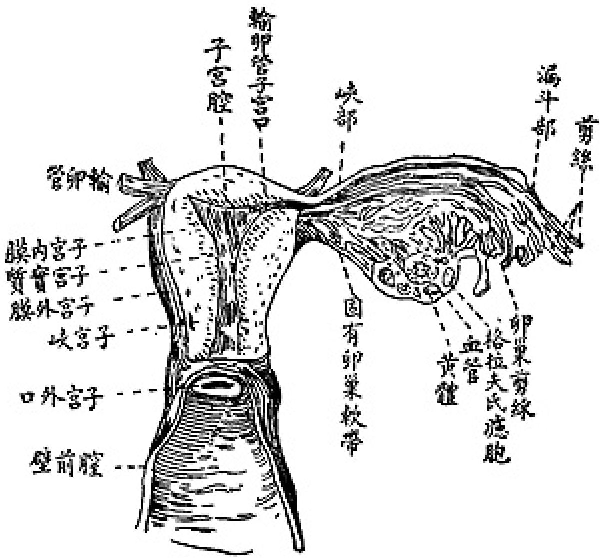
子宮底向子宮頸作波狀運動。輸卵管左右各一，長約六至九公分，內被粘膜，其表面密生纖毛，管之外端廣大如喇叭，故有喇叭管之稱，邊緣披裂如拂塵狀，其最長之裂條曰剪綵。喇叭管之後下方為卵巢，於少女時代為細長小棒形，腔中貯有無數未成熟之卵子，隨年齡而長成，至月經來潮時，漸次變為扁平桃核形，其中之卵子亦順次成熟，即於月經之一週期——二十八日——成熟一個，由排卵作用輸送至喇叭管而待受精。



圖三 骨盤部之前後斷面

(2) 女子之排卵機能

女子既達破瓜期，則排卵機能開始，卵巢之格拉夫氏濾胞內卵子漸次成熟，濾胞水漸次增加，胞壁亦漸薄，終至破裂，濾胞水及卵子共同排出於腹腔，由輸卵管外端之剪綵捕捉卵子而向子宮腔輸送，又由子宮腔纖毛之運動，卵子常被排出於體外，如受胎則占居子宮壁之一部而發育。卵子自卵巢表面排出後，其空位由細胞增生而填充之，該部呈黃色，故名黃體。此黃體如於卵子不受胎時則復變為白色而稱為白體。黃體分泌一種 Hormon，可制止月經之發生；於受胎後無月經者，即黃體仍存在而不變為白體之故也。



圖四 子宮輸卵管卵巢

（3）子宮腔之準備及出血——月經

婦女於見經之年齡，子宮腔內膜與平素狀態相異，即其內膜之充血與腫脹是也。蓋於卵子排出後，子宮腔即有如此之準備，以迎受胎卵子之駕臨而營養之；如卵子不受胎，則子宮內膜之充血等於無用，遂由細胞壁之破裂而出血，即所謂月經。

此種出血持續之時間，因人而有長短，普通自三日至七日，平均為五日。自月經第一日至次回月經來潮約四週——二十八日——為一週期，因便宜上可分為四期：前一週為子宮出血之時，稱為月經期；次子宮粘膜因缺損而來細胞新生，稱為再生期；此後子宮內膜恢復尋常狀態，厚約一分許，無特別著明之變動，而稱為休息期；其最後之一週稱為月經前期。子宮內膜之細胞復來充血腫脹，其厚度約達二分許，此即所謂子宮腔之準備也。於此四週一巡之期內，苟非姙娠則再次之月經於以開始，而返復循環，故婦女之生活非一直線而是波狀。

（4）無月經之姙娠

月經與姙娠之關係，至為密切。據有人考察，謂月經出血非姙娠必要條件，因有已達相當年齡未見一次月經而生產者，又有至三十二歲無月經而姙娠並產子者，甚至有始終未見一次月經者。由此以觀，可知月經時之出血與姙娠非有一致之必要。反之，其未至應來月經之年齡，即稱為幼女者，亦有姙娠之事實。據外國專門家報告，有八歲姙娠而九歲分娩者；又熱帶地方如印度因信仰之關係，有早婚風俗十歲前後之少女大抵可以為母；是蓋由於熱帶地方婦女之初經較早之故。以上實例，其未見月經之來潮而有姙娠者，恐係於月經以前即行排卵亦未可知也。

（5）姙娠時有月經

姙娠後皆以不見月經為通例，然有於姙娠中而來月經者。婦女於姙娠之初稍見月經，原非希有之事；但據歐洲學者報告之統計，謂百名姙娠中有八人於姙娠期內來月經，此外更有極端之例，如南洋羣島居民以姙娠中必見月經為常則，又有未見月經而姙娠，及至姙娠期中反來月經者，洵屬可怪。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二說：其一謂精子之生活力非常強大，三週內猶能保存其機能，故月經前入於婦女生殖器內之精子，潛伏於一地，待至月經後，則與卵子合會而姙娠，然考之實際，精子之受精能力不過持續八日，故現今多以是說為非；其二謂最終之月經，非真正月經，而為姙娠中之出血，致誤認為最終月經，此說人多信之。

（6）早期月經與姙娠

月經之異狀有早期月經、無月經、月經過多、月經困難等數種。茲就早期月經述之。普通見月經之年齡在十二歲以後，若於其前而來初經者，稱為早期月經。早期月經之女子，無論姙娠生產均為可能。蓋其早來月經者，身體已有相當之發育，生殖器、乳房、骨盤殆

成熟如大人，且有生殖慾。惟生殖機能雖俱備，而精神發育上尚不失發揚氣象。此等早熟之少女，概由環境或遺傳而成，教育上不可等閒視之。又有謂由於腦之缺陷者，則醫學上亦應重視之。要之早期月經雖能姙娠，然不可不視爲月經異狀之一也。

B 自精子與卵子融合至姙娠

（1）精子之生活期與活動力

精子頭小尾細長，恰如細絲，故稱精絲，又因活潑躍動，亦稱精蟲；其微細非藉顯微鏡之力不能見之。於無何障礙而適當之液中，一分鐘能行其身長之六十倍，即一秒間具有其身長之活動力。

凡勢力強之精子，一入女子體內，可久生存，甚至有偶然發見精子潛伏於異性生殖器內達三週之久者。普通無數精子一時入於膣內，排除種種障礙，經子宮腔而達喇叭管內，多數精子爲落伍者，其能達目的而無恙者極少，此活動力旺盛之少數精子即於喇叭管或其開口部與卵子會合，或潛伏以待新排出之卵子而期會合。

（2）卵子與精子之融合作用

此等由天然淘汰存下而活動力最強之精子與卵子融合，即爲受胎；而得行此融合作用者，爲最先達到卵子表面而入其中之精子，其餘精子於落伍後即歸於死亡。然排出之卵子，其機能若失，則雖與精子融合，亦不能受胎。卵子之生活力（即受精作用）能持續幾時，實際尚不明，大約自一日至三日，故於此數日內不與精子融合，則失其受精作用。然又有普通精子之生活力僅三日至七日之說，則受精之機會更被限制矣。

卵子與精子相會而融合者，乃實質之融和，非僅卵子與精子之抱合也；即其體內行微妙特種變化以後，二者全然爲一，再由一分爲二，二而四而八等加倍分裂，細胞數漸次增多，因以形成胎兒。

（3）姙娠之成立及例外之姙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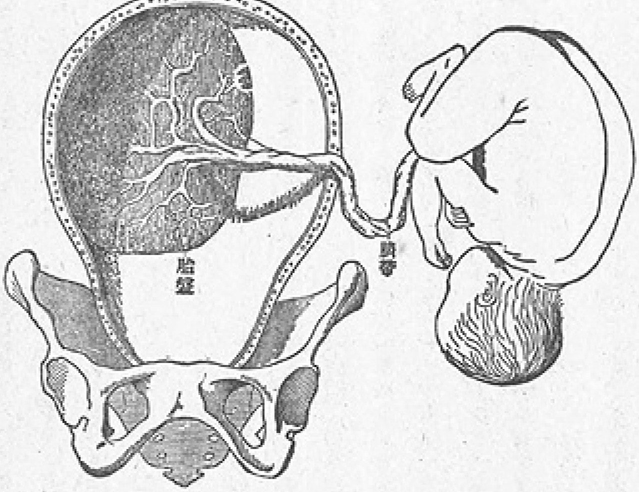
卵子於喇叭管內與精子融合後，由其內面之纖毛運動，將受胎之卵子送至子宮內。此際子宮內早已有準備，卵即附着於子宮內膜，是謂姙娠之初期。然姙娠往往有不依正規生理順序之例外者，如於喇叭管腫脹或屈曲之時，受胎卵以發育迅速而通過困難，遂附着喇叭管內膜而姙娠，即所謂子宮外姙娠是也。亦有受胎卵通過喇叭管而進入於子宮內後，因子宮內膜之狀態不適於姙娠，故不能附着於子宮壁，致出子宮外口由膣排出於體外者。此等事件常起於受胎與姙娠之中間期，即正常姙娠未成立之前。

（4）胎兒之成長及其營養與胎盤之關係（參看附圖五）

姙娠既已成立，此時較平時爲厚之子宮內膜更形增厚，約達三分許，而於受胎卵附着部尤爲增厚。該膜因分娩時脫落，故一名脫落膜。此附着於脫落膜之受胎卵子，在其初二週間以交流作用

(osmose) 由脫落膜攝取營養物;第三週之初,自卵黃囊攝取營養物;第四週卵黃囊之卵黃盡送於胎兒,遂自卵黃囊稍後方生一突起而延長至脫落膜,其中之血管連續胎芽腹內動脈,胎兒即由此血管取營養以遂其生長;至第四個月之初,脫落膜之一部形成一新臟器,即胎盤是也。胎盤爲胎兒必要臟器,司胎兒之營養、呼吸、排泄。胎兒所需要之營養分氧氣及所排出之老廢物炭酸氣,皆由連續於脫落膜之血管——臍帶血管——至胎盤之絨毛間腔與母體之血液行交流作用,將含有老廢物炭酸氣之血液變爲含有營養分及氧氣之血液而還流於胎兒。故胎盤之役務殆將呼吸器、消化器及泌尿器之作用一併任之。因白血球細菌等不能傳送於胎兒,故母體有疾病胎兒不致受感染,僅有遺傳其質素而已。

胎盤既可左右胎兒之命運,故姙婦於姙娠中腹部受打擊或挫轉時,胎盤常致剝離,胎兒之糧途絕斷,遂不能保其生命;而於母體之腎臟炎時胎盤多易剝離,極須注意。又分娩之際,在胎兒娩出以前胎盤早剝離者,則起大出血,母子皆危。故姙婦對於胎盤亦應以保護胎兒之心情同樣竭力注意之。胎盤普通於分娩後二十至三十分鐘時自然剝離,由子宮膣腔壓出於外方。



圖五　胎兒臍帶胎盤子宮及骨盤

C 姙娠期中之注意

(1)產婆之選擇

男性精子與女性卵子相結合,而成立完全之姙娠。繼此而起者爲姙娠中應如何注意之問題。蓋姙娠雖可依常識而判定,然每有已姙娠而猶不知,屢爲無理之動作,以致發生流產者;又有本未姙娠而誤爲姙娠,遂用無益之心機,甚而爲姙娠中之攝生,並順序着手於將分娩之準備者;亦有腹內生腫瘤或有腹水而誤認爲姙娠,因之害及自己生命者。故常人實不可輕率判斷是否姙娠。從來習慣多取決於產婆,則產婆之責任實屬重大,婦女生命之安危皆繫之。

姙娠受產婆之診斷，同時亦應受醫師之診斷，自各人之情形考慮之。其有易與姙娠誤認之疾病者，或在姙娠中產前至產後姙婦之有異狀者，皆須受醫師之診斷。尤以今日之產婆普通知識及技術尚未達適當程度，若完全信賴之，恐不免有意外危險之發生。故選擇產婆固以知識多經驗富且能預知姙娠中及產褥前後之危險者爲善，而能先招致醫師指示要點於產婆則尤善。

（2）產婆之注意事件

爲產婆者宜注意於瑣細之事，經驗富者對於姙娠及分娩時所發生之一切危險現象能預知之而先事防護。如姙婦腹部突出於前方而有骨盤狹窄之疑者，須受診察而測量之；如其果有狹窄也，則宜加以相當之注意，而施適當之處置，俾母子皆無恙而得遂其安然之分娩。又姙婦輒發頭痛，須取尿液送於醫師檢查之，若其中蛋白質含量多，則須施以適當之治療，頭痛愈，蛋白質亦減少；亦有蛋白尿爲胎盤早期剝離之先兆者，不可不切記之。姙婦於臨月之初急來腹部疼痛而下血者，恐係胎盤早期剝離之先兆，須入醫院受醫師之診查；如實係剝離，則速行手術，以救母子之生命，是皆產婆之重大責任也。

（3）產婆誤診與想像姙娠

產婆之學識淺而經驗薄者，每以婦人腹部之頻覺苦痛誤診爲姙娠而將分娩也，一切皆爲姙娠之處置，而作分娩之準備；殊不知苦痛雖爲姙娠或將分娩當然發現之症狀，而苦痛之激烈發作者，亦有與姙娠毫無關係，且多爲最可怖之疾病——結核性腹膜炎。此時者祇憑產婆之學識，恐不易鑑別之，以致反誤診爲將分娩，則危險殊甚。

除前述之姙娠誤診外，其由於婦女精神作用而誤爲姙娠者亦有之，卽所謂想像姙娠是也。在平時有生子慾望之婦女，頗易起斯等滑稽事件。婦女於想像姙娠時之一切狀況，殆與真正姙娠時相同，卽月經停止，腹部膨大，現惡阻症狀，乳房亦有緊張感覺，至五六個月後，腹內常疑有胎兒動搖，此時者決定爲姙娠，甚至有於預定日期腹部來陣痛者。又婦女對姙娠有異常畏懼者，亦每生想像姙娠，常因脂肪之增殖而疑爲腹部膨大，因腸之蠕動而疑爲胎兒之動搖，月經亦因精神作用而閉止，遇腸痛遂認爲陣痛。

（4）姙婦之事務與勞動

姙婦於姙娠期中無根本的變更其生活狀態之必要，平素習慣之事務可繼續爲之，處理家務亦無障害，然姙娠中過度勞動，則須加意避免。蓋姙婦常有因過度之作業以致流產者；卽縫紉織布，亦不可長時安坐，須散步以復體力而舒血液。而女體操教師及其他勞動婦人，於姙娠時對於職務較平常更有減少之必要，以免因動作致失身體之均衡而來流產。

又姙婦常因伸背或極力伸手及跨騎物體時，發生惡劣影響，

迨其將近臨月，胎兒降於下方，下腹部感覺疼痛；此際以盡量安靜爲要，曾經生產者尤須注意及之。然所謂安靜者，並非坐臥室內而完全不動也，宜行適當散步，呼吸清鮮空氣。至於娛樂場所如戲院、公園、電影場等則以不去爲善，去者宜自己特別注意，因此等地點人多擁擠，塵埃黴菌充塞，且久坐於一處而屈曲其腰部，於身體亦有大害。又因過度之感動影響於精神頗大，故對於一切感情上的刺激，亦以避免爲要。

（5）姙娠中姙婦之食物與注意

姙娠中，生理上消化器起變化，因之食物之嗜好亦變。遇食物之稍不攝生者，卽起疾病，故不可不加注意。對於不易消化之食物，勿過量食之；尤以刺戟性强者，如生薑、蕃椒、胡椒等調味料，須禁避之；又香氣大者如蒜、葱、韮菜等，亦須酌量禁避之；興奮性强者如濃茶、咖啡，不可多量給與；平素飲酒者，可減少其分量，使不生弊害，至大量飲酒則須絕對禁忌。

姙娠中攝取過量之滋養物，未必有益而每貽害。滋養物中以牛乳、蔦湯爲最佳，惟此等食物於平常不能攝取之人及攝取常食亦不致害健康之人，無强迫之必要，遇常食滋養分不足者，則以飲用牛乳等營養品爲善。

姙娠中每朝間於胸部覺不適，並有惡心嘔吐者，宜於臥牀中飲一杯重湯牛乳或蔦湯，靜臥三十分至一時間，離牀後精神卽可恢復佳良。又姙娠中多來便祕，此時宜多食野菜類或果實，或早朝飲冷水一杯，再爲適當運動，自然便通；用藥雖可望便通，然有濫用之弊，宜避免之。

（6）姙娠中之入浴與旅行

清潔身體亦姙娠中攝生之一，而以入浴爲最善。照常人之習慣，每日須沐浴一次，遇不好入浴之人，亦須一週間入浴一二次，以保身體之清潔。然過涼過熱之水及長時間沐浴均不宜，食後入浴亦有害，而有感冒及其他疾病之發熱者更不宜入浴；又浴後勿使强力摩擦，且姙婦反有暫時安靜之必要。他如冷水摩擦、冷水浴、海水浴等皆非適宜，於溫泉浴始則一日一回，既成習慣則可一日二次短時入浴。

又入浴不可常行坐浴，蓋坐浴於澡盆，在姙娠進行中，時有促起分娩之結果。如胎兒發育成熟，姙婦有促起分娩之必要時，則溫暖身體，卽可促其分娩。故坐浴於澡盆，須加以注意。

姙婦之旅行，於姙娠開始三四月及終末二三月須禁避之；在必不得已時，須選於五月至七月之時期，比較的少與身體以損害。蓋流產最多時，爲姙娠後三四月間，又流產之原因雖有單獨來者，然經驗上多有子宮疾病或他種異常爲其遠因，而以旅行後身體勞碌爲其誘因，故宜禁避之。至於無其他障礙或遠因者，亦須預定其無危險發生，然後斟酌行之。乘電車人力車等自較步行爲善，惟

對車輛動搖甚劇者，最宜謹慎，尤不可長時間乘坐。

（7）姙娠期間之房事及注意

昔日宗教上之關係，姙娠時嚴禁夫婦同居，如有犯者，受絕對的懲罰。今野蠻人猶有行此法則者，文明諸國殆皆廢棄。對於此點各專門家之意見尚無一定：有謂全經過中須絕對禁止者；有多數學者謂於姙娠前半期行之可無害者；有謂於七月以前可行者；其最極端之說，爲主張於分娩前二至四週前行之爲無害者。要之理論上凡得子孫之目的已達，可不再作此進一步而且無益之事，故一般學者之主張，於分娩前三四月至產後二三月之內，在健康者爲絕對的謹慎之期間，以夫婦分居較爲穩當，至於平常身體有異狀之姙婦，更不可不作長期間之禁止，此不惟於姙婦有益，亦胎兒之幸也。婦女常因姙娠初期之房事而來流產，於其末期更有早產之虞，又有於分娩之直前致早期破水，而遂成產褥熱之原因者。

茲將柏林大學病院對於姙婦七八〇名所調査之結果錄之如左：

全姙娠期間完全廢絕者	〇人
至分娩二月前續行者	三一二人（四〇%）
至分娩四週前	二二一人（二八·三%）
至分娩一週前	一二六人（一六·二%）
至分娩三日前	八二人（一〇·五%）
至分娩當日	三九人（五%）

按以上於姙娠最終日而行房事者，多起出血及分娩豫定期以前之早產與發熱等種種障礙；至分娩前三日續行之婦人八二名中，有一七%於數日乃至數月間發高熱，其中一人有受手術之報告。至初產婦於分娩前子宮口倘閉鎖，因器械的刺戟，間接的促起子宮筋肉收縮，而來早期破水；經產婦於姙娠末期，子宮口已開，故直接可使破水，其數率在初產婦爲四二·一%，經產婦爲五六·二%。

尚有人就七七五名產婦研究之結果：姙婦行房事由其最末次之日至分娩時相隔時間愈短，早期破水者愈多，初產婦與經產婦無大差別，產後發病之數率，於分娩前一至數週中行房事者爲四·五%，分娩前二月未行房事者不過二%而已，如在分娩前一週內行房事者，其發病率爲一七·五%。

由以上諸點考之，凡愈近分娩期行房事者，愈易惹起疾病而得不良之結果，姙婦其注意之乎！

（8）分娩預定日之算出法

分娩日之預定於姙婦有莫大之關係，因分娩日不早期預知，則全不作將分娩之準備與其應注意之事項，恐致臨時發生不測之禍端。如欲知分娩之日期，必先明姙娠持續之時期，而於明瞭姙娠持續之時期以前，又必須將排卵時期加以確定，始可計算。今將

經潛關係述之如左：

甲、排卵之時期與月經　排卵與月經之關係，已在前章述及，要而言之，月經前期子宮粘膜充血腫脹之狀態，爲準備受精卵之附着，若卵子不受精，卽無受精卵來附着，則此種準備無用，其粘膜細胞遂自然破裂，將充滿之血液流出於外，而稱之曰月經。故月經實來於排卵之後，卽在月經前幾日排卵之作用已開始。然究於月經前幾日施行排卵，此問題至今尙未十分明瞭。據德國學者研究之結果，證明排卵確於月經與月經之間行之。最近日本荻野博士所發表者，謂排卵於月經前十二日至十六日間行之，其月經週期——三週型者、四週型者、五週型者——之長短無關係；換言之，卽排卵後約兩週間始來月經。今假定一四週型者之婦人而說明之，如自二月一日至二月五日有月經，則次回之月經來於三月一日（二月按二十八日計算，）此婦人之排卵時間卽在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五日間，如左所示：

1 ·········· 前期 ·········· 13 15 17 ·········· 後期 ·········· 1
月經　(卵子發育)　排卵　(子宮粘膜腫脹)　(二次月經期)

上圖係就四週型者述之，如月經係三週型者，則其後期較短縮；如係五週型者，則其後期反較延長，而兩者排卵期至下次月經之時間仍爲一定——兩週，故謂排卵之時期，約在下次月經前二週，而與月經週期之長短無關係。

乙、妊娠持續之時間　如上所述，卵之排出既有定時，如卵受精時，則妊娠成立之日卽可確定，而妊娠持續之時期亦易判定矣。然以從來之計算，假定以最終月經之第一日爲妊娠之初日，至分娩日期，據多數之統計平均爲二百八十日，卽爲妊娠持續之時間；若從之實際，自當較二百八十日爲短，因由最終月經第一日至排卵而受精之期間——卽妊娠成立之時日——亦算在內故也。故妊娠持續之時期爲不足二百八十日，其差數由月經週期之不同，而爲一週或二週或三週。

丙、分娩日之預定　妊娠持續之時期既確定，則分娩日期之預定亦自容易。普通計算由最終月經第一日至分娩爲二百八十日者，係月經四週型者之平均數；故三週型者，較此約早一週間，卽自最終月經第一日起，過二百七十三日而分娩；五週型者較四週型者約遲一週間，卽二百八十七日，爲分娩預定日。此因四週型者由最終月經至排卵約二週，三週型者約一週，五週型者約三週故也。

普通分娩日預定之算法，多假定妊娠持續爲二百八十日。例如最終月經爲六月三日，卽由六月三日減退三月，則爲三月三日，此三月三日再加七日，則爲三月十日，故至翌年三月十日爲分娩預定日，而恰爲二百八十日。其所以減退三月者，正與加九月相同；其所以再加七日者，因祇加九個月，尙不足二百八十日之故，然因

最終月經之時期——月數——而所加之日數不同，如於五月五日爲最終月經期，卽自此月加九，爲翌年二月五日，然其所加之日數，不爲七而爲四，卽爲二月九日分娩；此外最終月經爲一月、二月者加七日，四月、三月者加五日，七月者加六日，八、九、十、十一月者皆加七日，十二月者加六日，則恰爲二百八十日。

以上之各種計算，自排卵之日至分娩之時間，未必人人皆同，蓋各人之健康狀態，體質，經產之次數，胎兒男女之區別及其他條件俱可左右之，並非於預定期中無一日之差異也。惟此分娩日之預定雖非十分準確，而可略知分娩之遲早，使能先爲準備一切分娩用具及注意姙婦應有之動作及攝生，免致突然分娩而發生危險，亦至有用也。

D　姙娠中常有之疾病及其療法

（1）姙娠特有之惡阻與浮腫

甲、生理的惡阻及病的惡阻　姙婦十之八九（八十八%）起惡阻。此惡阻之症候，經產婦已有經驗，大抵起於姙娠後二三月，而持續於五月之間；初似罹有胃病，惡心嘔吐，尤於朝起空腹時，常因含嗽而起惡心，吐唾液。同時對食物之嗜好亦變，以酸味爲美，故有吞酸之稱；更有惡食物而卽欲食之，然旣見之，則又惡心發作而不能下嚥者。

惡阻有生理的與病理的之分。生理的惡阻乃姙婦應有之現象，普通數日或數週卽愈，其症候輕而性質亦良；病理的惡阻之症候重而性質亦惡，食物不容於胃，立卽吐出，吐盡後又吐胃液，甚至血液膽汁亦有吐出者，故甚危險，姙婦不可不注意區別之。

乙、病的阻惡之原因症狀　惡阻之原因係由於姙娠體內之所謂姙娠毒之中毒。其更確實之原因，猶非今日之醫學所能判明。大概於子宮、卵巢、喇叭管有疾病或患神經衰弱、歇斯的里（Hysterie）、貧血、心臟病、腎臟病、肺結核或消化器病之婦人易起之，而葡萄狀鬼胎者亦有起強度惡阻者。此種性質惡劣之惡阻，非常人所能治療，然姙婦每因之食物減少，而發生營養障害，甚且一思食物卽欲嘔吐，結果竟至不飲不食，骨瘦如柴，僅存呼吸之狀態，其幸而治愈者，亦衰弱特甚而終流於無數之途。故凡罹有本病者，須早爲治療，以免危險之發生，否則每招流產，甚或母子俱亡，不可不愼也。

丙、輕度惡阻與調護　輕度惡阻往往自愈，然若調治疏忽，亦可引起病的變狀，此姙婦之當注意者也。防止嘔氣之最良方法，卽於每朝起牀前飲一杯牛乳或重湯葛湯，再靜臥三十分至一時間，起牀後大抵可以不致嘔氣。在營養方面可攝取易消化而富滋養分之食物，以較冷者爲善，亦可隨姙婦之習慣而酌量溫熱之。若不嘔氣則宜稍多食，對於有刺戟性者當禁止，飲料以攝取果品較善；

再行適當之運動，通利大小便，最爲緊要；溫浴使全身血行旺盛，亦可施行。

惡阻稍強者，宜安靜平臥，稍飲冷牛乳或水，胃部貼冰囊，又有於唇部貼冷濕布者，灌腸亦所必要。而其中攝生法之最重要者爲安靜精神，故勿可使患者感情激動或有極端悲怒與過分喜樂。

丁、普通浮腫與病的浮腫　妊娠達七個月者，先於下腿發浮腫，多由子宮之壓迫，妨害血液循環而發生，大抵於分娩後皆可恢復常態。此浮腫與前述之惡阻，殆爲妊娠中生理的現象，至產後即可自然治愈者也。然妊娠中罹腎臟炎及脚氣病者，亦必發浮腫，與普通之浮腫相似，若不詳細鑑別而聽任之，則將危害生命。凡由脚氣而來之浮腫，下肢有特異症狀，由腎臟炎而來之浮腫，則顏面及眼瞼部，有浮腫，故見有浮腫者須先受醫師之診斷而鑑別之，是爲至要。

輕度之生理的浮腫，雖無大關係，然有延及全身之傾向者，亦須充分注意。最安全之方法，爲常檢查其排尿次數之多寡及每次之排出量。有時病的浮腫不僅現於下肢，甚至侵及外陰部下腹部以至蔓延全身者，浮腫之皮膚呈蒼白色，有光澤且甚緊張，指壓之留有凹陷痕：此種症狀之浮腫，大抵由腎臟炎或脚氣病之原因而起。對於腎臟炎原因之浮腫，有充分調治之必要，否則每於分娩時起強度痙攣，以至危及生命或致失明者。

（2）腎臟病與其療法

妊娠中易起之疾病爲腎臟病，該病因妊娠前腎臟衰弱，至妊娠而更增惡，遂特發於妊娠中。此特發於妊娠中者，通常稱爲細尿管性腎臟病（Nephrose），大抵於妊娠五月後起者爲多。其原因由於胎盤產出之毒物，使平素腎臟機能衰弱之婦人受其影響而喚起疾病，亦有單由妊娠中子宮壓迫而起之循環系障礙發生者。

罹斯疾之婦人，因腎臟之機能不全，身體中不用之水分及鹽分不能完全排出於體外，同時見蛋白尿之排泄，此後遂起浮腫惡心嘔吐等症，甚則併發頭痛，或視力減弱，或發癲癇。故腎臟有異常者，網膜多起變化，而視力遂生障害，亦有以此而盲目者。

妊娠後半期所來之腎臟病，每爲他病之誘因。例如罹腎臟病者分娩時，常因子宮之收縮力衰弱，致胎兒不易產出，終至用器械以補助之，而致胎兒於死亡者；又如胎兒產出後，子宮壁之收縮不良，致惹起大出血之危險者，亦常有之。此外有於後半期至出產時續發尿毒症及胎盤剝離症者，亦有普通之腎臟炎，至妊娠期中反來增惡者，或於妊娠期中全治而輕快者。

凡腎臟病之治療，先守安靜爲最要。食物以鹽分盡量的減少爲宜，一切有刺激興奮性者須禁避之，馬鈴薯、野菜類、果子等物之攝取亦須注意；可飲用適量之牛乳；又身體務使溫暖，因稍冷即易引起感冒也。

（3）姙娠中脚氣之注意

脚氣一病，亦姙娠中常見之可怕疾病，其現於姙娠期中者，稱曰姙娠脚氣。蓋凡罹脚氣病者大抵因維他命B（Vitamin B）缺少之故。白米中所含維他命B缺少，食白米者易罹脚氣，故我國東南一帶多脚氣病。原來維他命B對於人體之營養，並無價値，惟維持人體之生活與發育機能，爲必要而不可缺乏之物品。故脚氣病患者少食白米，多用糠穀麩菠菜等含維他命B最多之食料，即可治愈。此病在常人固甚重要，而於姙婦尤認爲緊要者，蓋姙娠脚氣即幸而不致姙婦於死亡，尙有遺傳於產兒之可能，故於此幷述之。

脚氣病患者大抵血行不良而鬱滯，於手足生浮腫，身體倦怠，小便量少，發惡心，其最可恐者，乃心臟機能之衰弱也。急性脚氣之性質更惡，其侵心臟也，突然而來，致起心臟麻痺而死。又有萎縮性脚氣者，較急性脚氣更爲危險。姙婦之罹脚氣病者，多於分娩時陣痛微弱，子宮之收縮不良，陷於分娩困難；亦有於分娩後胎盤之剝離不良，而時來出血者；否則產後子宮之恢復原狀亦遲。

關於脚氣之預防與治療之方針，須注意於脚氣病與氣候潮濕之關係。患本病者冬季少夏季多，且居住於潮濕地者易罹之，故轉地療法之於脚氣患者甚爲必要。至本病之預防法，平素宜多攝取含有維他命B之食物，如青菜、豆腐、馬鈴薯等，並可兼用麥麵及粗米飯等之食物。若既罹脚氣病者，又須受醫師之診斷，加以藥物的療法——內服藥、注射藥——以期迅速恢復健康。

（4）姙娠中可怖之急癇

姙婦罹腎臟病時，每續發急癇，特名之曰姙娠急癇。凡罹急癇者，其胎兒有百分之五十歸於死亡，姙婦百人中二十名喪生，誠可畏也。此疾病多血質之婦人易被侵襲，平素健康之婦人被其侵襲者甚少；其原因直至今日尙未明瞭。據近來各專門家之研究，謂由於胎兒或胎盤所生之毒素混於姙婦之血液中，如於罹腎臟病之姙婦，其毒素之排泄不能完全，若再加以肝臟有障害，則將毒素變爲無害之作用益遲鈍，而急癇遂因之以發。

此種疾病之發作，其現象恰如癲癇；口吐泡沫，且咬牙，全陷於人事不省，身體彎曲如插，顏面呈紫藍色，全身不絕戰慄。此乃最險惡之症候。如此發作停止，即作高鼾而入於深睡狀態。若痙攣連續數次，而復陷深睡時，體溫昇騰，脈搏呼吸亦頻數微弱者，多歸於死亡。亦有經一二回痙攣發作而即死亡者。故多數罹腎臟病之姙婦，既有顏面手足浮腫、尿量減少及心臟衰弱之症候者，或姙婦頭痛急發、作嘔吐、視力障害及眩暈者，皆爲急癇之前兆，宜注意及之。

急癇患者即幸而治愈，有殘貽半身不遂者，或起言語機關之障礙，亦有續發一種精神病者。重篤急癇發作時，若伴以極強烈之痙攣，多續發腦出血或肺水腫而致命。本病之治療，須絕對避去刺激性之飲食物，注意尿量之多少，如既有浮腫及尿量減少時，宜從

邀受醫師之診查而治療之爲要。

E 早產與流產

（1）早產之原因與注意

姙娠末至臨月而提前分娩者稱爲早產。然早產在姙娠後二十八週以內者，不得稱爲早產，而專稱之曰流產。故流產者，其胎兒尙未充分發育，離母體後多不能生活而卽死亡；而早產者，雖未十分發育至成熟胎兒，於離母體後，行適當之保育法，尙可保全其生命。此早產兒與流產胎兒之區分也。

早產兒發生之數甚多，而其原因中之主要者，爲母體之有花柳病，尤以罹梅毒之婦人，姙娠大概早產。此外爲早產之原因者，尙有傳染病、結核、心臟病、腎臟病及子宮各部疾病等。他如精神感動、外傷以及外來之刺戟如熱湯、坐浴等，亦可促起早產，故姙婦不可不特加注意，如已罹各種疾病者，須早期治療爲要。

早產之胎兒，若注意營養之，雖得生存，然究因發育尙未十分完全，體重身長皆有相當不足，故其生活力自不及成熟兒，加以抵抗力微弱，易受外來疾病感染，是以對於早產兒之注意，較成熟兒尤須十分周到。

（2）流產與其原因

流產者，卽於受孕後二十八週以內分娩之謂。其時期不一定：有於姙娠初期（四週內）卽流產者，有於二三月來流產者，亦有於四個月以後流產者；其中以姙娠後十二週來流產者爲最多。姙娠初期之流產，胎兒尙未成形，只排出血塊而已，次回月經稍遲，其經血量亦稍多，經過中別無危險。但自九週至十二週之流產則不然，常伴有種種之危險，是因其時胎盤尙未完成，且因脫落膜厚而富有血管之關係，常於最初伴以大量出血；此時之流產，卵膜破潰，胎盤全體排出，多積來出血，又卵膜破潰後胎兒卽行排出，其附屬物亦斷片的排出於體外，至其完全排出，則需相當之時間。亦有一部或全部永久殘留於子宮內而來持續出血者。故姙婦常因出血而起強貧血。又一部殘留物留於子宮，多爲病原菌傳染之良好機會，往往誘起發熱及其他種種疾病；卽生命幸得保全，亦多惹起子宮內膜炎，子宮實質炎，並其他種種婦人科病，常有陷於不姙症者，或終生苦於病魔者。故姙婦不可輕視流產，當注意避免其出血及病菌之侵入，是爲至要。

流產原因之由於生殖器病者，俟下節詳述之，其他原因卽爲母體之疾病，例如姙婦罹梅毒、腎臟病、心臟病、腳氣、結核及各種熱性傳染病者，皆易流產；其中因梅毒而流產者，尤於梅毒潛伏期爲多，故姙婦自以爲無病而動輒流產，或其夫有梅毒，以致遺傳其毒質於胎兒，亦每來流產。此外更有故意服墮胎藥而致流產者，亦有習常性流產者。

（3）流產與婦人生殖器病

婦人生殖器有異常或罹疾病時，每爲流產之原因，例如子宮內膜炎、子宮附屬器炎、子宮發育不全及畸形、卵巢腫瘍等，而此等疾患中亦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今就其二三種病症述之：

第一，爲子宮後屈症。本病乃子宮之位置不正，而倒於後方之謂。是種子宮，常因精系之進入不正，而爲不姙娠之原因；即幸而姙娠，亦多發流產。子宮後屈症多由於子宮及喇叭管組織之炎症而起，亦有因產後早期動作或提舉重物，而感受外部急激之搖動，致使子宮後屈者。本病不僅爲流產之原因，且常於姙娠中引起障礙，或來頑固便祕，或致原有之痔核症狀增惡，或使排尿發生障礙，以至尿閉者，此外恐亦能引起子宮嵌頓症者，故宜預施手術以治療之，或行避姙以免流產，但亦有常久不治而自然復其正位者。

此外，子宮發育不全亦爲流產之原因。蓋發育不全之子宮，對於姙娠後所受之刺戟，有非常之感受性，能使子宮筋肉起收縮而來流產或早產。對於此種流產不易預防，唯使其安靜而已。其他羊水過多症及復胎姙娠，多難至預定之時日分娩，而爲早產或流產。

（4）流產與葡萄狀鬼胎

普通之胎兒被包於薄囊，而附着於子宮內膜；其囊之最外層爲絨毛膜。此膜表面所生絨毛之中，有液體瀦溜，漸次膨脹，小者如粟粒，大者如葡萄，該粒互以細莖連絡，恰如葡萄之房，故稱之曰葡萄狀鬼胎。此時其中之受胎卵能否遂其正規之發育，尙不可知，然因絨毛膜變爲葡萄房狀，不能攝取營養，胎兒因以死亡。若其時期尙早，則可軟化而被周圍吸收，不留痕跡。然葡萄狀囊之中，亦有胎兒存在者，此可看做胎盤之一部變爲葡萄狀，或雙胎之一部變爲葡萄狀也；一旦爲鬼胎而包藏之，若葡萄實之連綿愈爲膨大，較通常之姙娠成長約速，故至二十四週時腹部即膨大，更有如葡萄狀之囊胞，愈爲蔓延，甚有破子宮壁而達腹膜面者。究由何原因而起，至今尙無確定之說，但經產婦較初產婦爲多，則爲已證明之事實，約五百次姙娠中有一次發生，又以經產多次之婦人爲多，且有返復遭遇數次者。

罹鬼胎姙娠者，自月經閉止十週前後降肉汁樣赤色殘滓，亦有見不整之出血者，卽惡心嘔吐亦較普通姙娠爲強，浮腫亦較甚。姙婦多現貧血症狀。至十二週間，突然來葡萄狀鬼胎之流產，同時多伴大量之出血，甚至有奪卻生命者。尤以腹膜而來穿孔者爲最危險，故姙婦宜格外注意。如有此等症候時，須受醫師之檢察而診別之。

又有時鬼胎極易排出，但其危險尙未脫除，蓋此每爲後日發現惡性脈絡膜上皮腫之原因。該腫瘍概少發於普通之流產，而多發於葡萄狀鬼胎流產後數月間，更有經一年或數年而再發者。故常人每以爲鬼胎既已產出，假卽無何種危險，殊不知經一年而發

癌腫樣之惡性腫瘍，致最後不得不摘出子宮者有之；若摘出較晚則將轉移於臟器。葡萄狀鬼胎既有如斯之危險，不可輕意視之，如有不整之出血者，以早期受醫師之治療為要。

以上所述流產原因之外，如撞擊腹部或由高處墜落等之外來刺戟皆為流產之原因，固無論矣；即過勞及持舉重物，尤以妊娠中作無理之旅行，亦每為流產之原因；其他如房事之不節制，藥物之濫用，毒物之中毒，以及劇烈之恐怖悲哀等精神感動，亦多致流產。亦有流產之原因潛伏而未發，由坐浴、冷水浴、海水浴、冷水摩擦等而誘致流產者。上述並非限定一原因，多各個相重而來，凡妊婦既知其原因，則不可不注意防之。

（5）流產後之調治

妊婦於流產後，須絕對的靜臥，此為第一衛生法。宜攝取易消化之食物。有出血者，於排便時禁避蹲踞，否則恐有引起多量出血之危險；其出血量劇甚者，可於下腹部施用冷罨法——即以冷水布或以布包冰而貼於腹部——其因出血多量而呈貧血之狀態，致身體發冷者，則宜保持室內適當之溫度，再以絨布溫包其身體。如因梅毒而來流產者，宜於流產後施驅梅療法。至其他必要治療，以早期求醫為要。

此外又有稽留性流產者，一時現流產之症候，腹痛及出血，漸次停止，而持續妊娠，惟胎兒已死亡，經過某時期始行排出。流產後之情狀，恰與出產後相同，極易罹細菌之傳染而起子宮內膜炎、周圍炎及其他種種之婦人疾病，又有生子宮後屈症而反為因果者。故無論何者，總以清潔安靜為主，再加充分之治療為要。

F 雙胎妊娠與子宮外妊娠

（1）雙胎妊娠之鑑別及其注意

普通一次妊娠祇孕一個胎兒者，稱單胎妊娠。若一次懷妊而孕二胎兒者，名曰雙胎妊娠，俗名孿生。雙胎以上有懷三胎、四胎、五胎以至六胎者，然其所孕胎數愈多，實例愈少。雙胎約八十次之妊娠有一人，三胎者約六千次之妊娠有一人，四胎者約五十萬次中有一人，五胎者較四胎者更少，六胎者祇於非洲土人有一次之實例云。

雙胎有二卵性雙胎與一卵性雙胎之兩種：若同時有二卵排出而受胎者，稱為二卵性雙胎，胎兒之性男女不定，或為同性或一男一女，其胎盤每一胎兒獨在一個，故有二個胎盤；若一卵中有兩個胚斑而受胎時，稱為一卵性雙胎，其胎兒無論男女多為同性，胎盤共為一個。

雙胎妊娠之真正原因，至今尚未判明，由事實上之觀察，恐為遺傳的關係。昔維也納有一婦人為四胎妊娠之一人，而其夫亦為雙胎妊娠之一人，此夫婦間共有十一回之分娩，其中雙胎者三回，

三胎者六回，四胎者二回，是其著例也。雙胎姙娠者，最初二十週間與普通姙娠無大差異，自此後至近於末期，則腹部較膨脹而增大，發現與普通姙娠相異之症候，如惡阻較強，早現浮腫，是其特異者。然腹部之異常膨大者，並非皆爲雙胎姙娠，如子宮內之羊水過多，亦可使腹部異常增大。常人之鑑別雙胎姙娠，可注意其腹部之情形，卽子宮內容有二個胎兒，恰如以布包瓜二枚，兩者之境界可自腹壁外觸知，故腹部之有凹溝者，大概可診定其爲雙胎姙娠。

雙胎姙娠與普通姙娠之經過不同：卽分娩時，陣痛亦微弱，娩出時間亦延長；如胎兒之位置再有差異，則爲異常分娩；又有因子宮之收縮而起惡劣之出血者。雙胎姙娠多發生早產，故較普通姙娠更有攝生之必要。其早產之小兒體質衰弱固無論矣，卽爲正規的臨月所生之小兒，亦多較普通姙娠所產生者發育不良，體重減輕。又雙胎姙娠分娩時，易起各種障礙，卽產後易罹產褥熱者亦較多，百人中約三四人死亡，故雙胎姙娠者無論何時皆須加意注意。

（2）子宮外姙娠之種類與注意

普通之姙娠，其受胎卵以附着子宮內爲正規之地點，然亦有由各種原因使受胎卵宿於此正規地點以外者，稱爲子宮外姙娠。子宮外姙娠有多種，大別之爲三，卽腹腔姙娠、卵巢姙娠、喇叭管姙娠是也。此中卵巢姙娠極爲少見，而最多者爲喇叭管姙娠，卽精子與卵子會合於喇叭管，尤以近腹腔之部分爲多，因喇叭管內之通路有障礙，不能入於目的地之子宮，故留於喇叭管內以待精子而受精，遂就該處而發育，是爲喇叭管姙娠。若因卵巢排卵不充分，致使精子尋至卵巢而受精者，卽爲卵巢姙娠。如喇叭管姙娠、或卵巢姙娠而出於腹腔內附着者，則爲腹腔內姙娠。大概此種子宮外姙娠，多發見於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婦人，以喇叭管之障礙或發育不全而生者最多，亦有因淋毒使喇叭管腫脹屈曲者。

喇叭管之膜，原來卽甚薄，隨胎兒之發育而伸延，然非如子宮壁之完全，故大抵於十週前後卽破裂而爲流產；能經過四十週者，可謂絕無。其所以破裂之誘因，多由於入浴或排便後突然而起者。喇叭管已破裂者，下腹部來劇痛，且有多量出血於腹腔內，四肢厥冷，顏面蒼白，有因之而卒倒者，且同時子宮亦起少量出血。於此症狀突然發生時，當先對於下腹部之疼痛貼以冰囊，再速延醫治療。

喇叭管姙娠起破裂時，亦有該胎卵落於腹腔而爲續發性腹腔姙娠者，然甚屬罕見。此續發性姙娠與原來之腹腔姙娠，若經過四十週或四十週以上，胎兒遂發育完全。然無出路，結果非行手術則無由產出。其死亡於腹腔內之胎兒，多石灰沈着，堅似石兒，永殘留於體內，或有骨片排出。如於姙娠初期胎兒死亡者，多軟化而被吸收，全然不留形跡。

子宮外姙娠不僅危及胎兒，亦常有危險及於母體者。普通於姙娠之初期，雖無若何痛苦，而已發現爲子宮外姙娠時，當及早施

以適當之手術；然一般女子多因恐怖而躊躇，殊不知現今醫學發達，絕無危險之可言，若因一時之恐怖而害及生命，智者不爲，姙婦其注意之。

G 姙娠之診斷（參看附圖六）

月經閉止固爲姙娠之一緊要症候，然有許多婦女因月經閉止而乞醫，以診察是否確實姙娠者。蓋有多種其他原因皆足以致月經閉止，是知月經閉止並非姙娠之絕對確徵，尤以神經質婦人之想像姙娠爲然，故有早期鑑定是否姙娠之必要。況在經濟困難之父母，子女降生後之生活需要，亦可事前籌備。但診定姙娠，有時極感困難，尤以姙娠初期爲甚，即經驗豐富之醫生，亦有不能確定者。今將姙娠診斷之梗概分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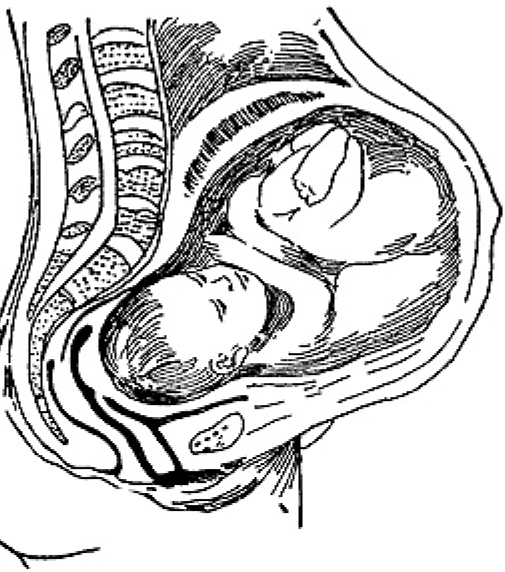
（一）是否姙娠　凡婦女必先行交接——無論自動與被動——方可姙娠。姙娠後月經遂行閉止，更漸次發生婦人之神經症候，如惡心、嘔吐、唾液增加、飲食異嗜、全身倦怠、心神鬱悶、頭痛、眩暈、齒牙痛、荐骨痛、尿意頻數、現浮腫等，然此等婦人神經症候，姙娠以外亦有發生者，故不能視爲完全確實之症候。其較爲確實者，即乳房之增大且開始分泌，子宮增大並變軟，而其前屈度亦增加，又因子宮血管擴大，血流旺盛，其所發生之雜音亦可聽得。但此等症候殆由月經閉止乳腺分泌等所致，故亦非姙娠之獨有現象。而其最確實之徵候，則爲由胎兒而來者，即胎兒之各部分可觸知，有胎動，可聽知或眼見之，胎兒之心音亦可聽得。此等確症有一即可認爲確實姙娠。然於姙娠後二十週間，此等確症尚不能知；則在姙娠初期除前述之婦人神經症候及其他不確症等外，仍幾無從推測。惟就一般之情形而言，如有多數症候存在，即可認爲姙娠矣。

此外尚有 Hegar 氏徵候者，即婦人於姙娠之後，其子宮之質漸變軟，初時子宮體部變軟，至後日方延及頸部，受胎卵即存於軟體中，故行雙合診——即以一手指插入膣腔底部而上舉子宮，一手稍屈指端由恥骨部向臍部乘姙婦呼氣時與插入之手指而觸診內生殖器之法——即可觸知子宮之情形。此殆爲十週前後姙娠之極有價值之診斷法也。

近年據 Abderhalden 氏所發明之姙娠反應，以行姙娠之診斷，甚有價值。其法即以新鮮之胎盤，用流水反覆洗滌之，至最後之水無色爲度，乃再煮沸而凝結之，可用以爲檢查物。取此檢查物一克與被驗姙婦之血清一・五立方糎混合，裝入滲透囊內，懸於二十克之水中，置於三十七度之孵卵器內，經十六小時，若係姙娠，則該檢查物內之蛋白起分解，其分解產物則滲透於囊外之水中，此時取囊外水一立方糎加入一% Ninhydrin 液○・二立方糎，於火上煮沸一分鐘，如著藍紫色，則爲 Ninhydrin 反應陽性，亦即姙娠之確證也。

最近日人木內幹氏根據此理發明一種基體，名曰Ninserin，以診斷是否姙娠；又製成 Sexin 以區分胎兒之性別。其各種之實驗例爲數不尠，無一或誤者；且其反應之最短日期，約受胎後一週間則可實現，惟其手續繁多，於玆不述。

（二）姙娠達何程度，即姙娠已有幾個月 此可由月經閉止期起推算之，然亦可根據子宮之大小及參考種種之事體而定之。今將姙娠期之四十週以四週間爲一月分爲十月而述之，子宮於二月間增大而圓且柔軟；三月間子宮有握拳大，前述之 Hegar 氏徵候頗爲著明；第四月子宮底在恥骨縫合之上緣二三橫指處，由腹壁可觸知之；第五月子宮底達臍與恥骨縫合之中間，可聞得子宮底恰達臍部，胎兒之各部可稍觸知之；第七月子宮底超過臍部二三橫指，此時乳房中有混濁液體可以絞出；八月間子宮底達臍與心窩之中間；第九月子宮底達日所感到之胎動，忽然靜止，且



圖六 姙娠末期之狀態

於心窩部，橫隔膜與胃受其壓迫而向上方，姙婦呼吸有障礙；第十月子宮底反下降與八月時同，然較傾向前右方，是因胎兒之下部嵌入小骨盤內之故，呼吸困難減少，腹壁之緊張稍弛緩，如絞乳房則有初乳外出也。

（三）胎兒之生死 胎兒生死之證明，爲極困難之事，即熟練之產科醫生，亦有誤診者。大概於姙娠五月以後，胎兒生存者，即可聽取其心音及見其運動，且有時臍帶雜音亦能聽得；若反覆診查，仍不能證明胎兒之心音及胎動者，則可確定其爲死胎矣。而在五個月以前者，自不能以心音及胎動爲診斷，然以姙婦自己之所感覺，亦可爲判斷之一助，如母體平日所感到之胎動忽然靜止，且

已現緊實之乳房，漸次弛緩，即可爲胎兒已死之徵候，又漸次增大之胎部忽然中止或縮小，亦可知胎兒已死亡。凡胎兒死於體內，則母體覺惡寒惡心等症，亦參考之一助。

（四）胎兒之數　通常一胎者多。若非單胎，可由觸知多數胎兒之各部分而知之，譬如有二頭二臂二背，又心音於不同處可聽得，且其速度不同，亦可為複胎之證明。

（五）類症鑑別　婦人科有許多疾患與妊婦所現之症候甚相似者，尤以初期妊娠為然，故其診斷往往易致錯誤，如慢性子宮實質炎、子宮筋腫、想像妊娠、子宮周圍炎等是也。其中以想像妊娠更為相似。然細心診查之，按既往症之如何及行雙合診，自可區別之。

以上所述，僅將妊婦於妊娠期內應知之事項，簡略敘述；然此文之主眼，在注重普通一方面，故關於學理方面多不深求。其他於妊娠期內疾病一項，對預防法特為注意，至於療法則非普通人所克盡事，故亦未多記述，請讀者注意。

本誌十七卷六號徵文

二十年三月底截止

出了中等學校

現居中等學校的女同學，當畢業期快到眼前來的時候，心意中必然縈繞着「出路問題。」畢業以後將怎樣？打算一番的結果，不妨各自記錄下來。還有已經出了中等學校的，現狀怎樣，經由的出路是那一條，事實與豫計能不能一致，以及其他，這些都是人家樂於聞知的；她們正可以在這一個題目之下，寫出列敍生之痕跡的真實文字。

女工的情況

這裏所說「女工，」不限於工廠女工，凡用勞動來圖謀生活的婦女都在內。女工能自己動筆，把生活情況報告出來，那是最珍貴的材料，我們希望有得到這等材料的光榮。自身並非女工，但熟知某個女工的情況，以為頗有報告於衆的價值的，不吝筆墨，作稿惠賜，我們也非常歡迎。

（尚有前此數期徵文題重載在次頁）

本誌十七卷三號徵文（本年十二月底收稿截止）

春天

「桃紅柳綠,」「鳥語花香,」這一類被寫濫了的語句,只教人感覺厭惡。但是,寫春天就只有這些語句麼?除了讚頌一番之外,再沒有可寫的麼?那是不然的。

文字只要出於自己的體驗,是經過一番醞釀才寫下來的,即使淺近,總是值得一讀的東西。希望讀者諸君鼓起興致,踴躍惠稿。

自己描寫

描寫的對象是自己,不單是顯露在外面的狀貌,蘊蓄在內面的性格也大可以描寫。自知狀貌賴乎鏡,自知性格在乎「明。」不乏鏡和「明」的,一定高興寫這樣一篇文字。

因爲本誌是「婦女雜誌,」這一題的寫作以婦女爲限。

本誌十七卷四號徵文（二十年一月底收稿截止）

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

我們不曾有小孩時,往往期望他們的到來,對於他們的一切,又作種種的想像和計畫。待小孩出生之後,想像和計畫與事實會了面,便另有種種的經驗和感想。這兩方面不都是很值得寫下來的麼?

將爲父母和已爲父母的讀者諸君,希望你們不吝惜你們的筆墨!

女教師的話

婦女擔任教師的,小學裏最多,中學大學裏也不是沒有。現在我們希望擔任教師的女士們說一點話,或抒直感,或言計畫,或談到其他種種,均無不可。從這裏,大家可以見到我們的女教育家的生活和精神。

本誌十七卷五號徵文（二十年二月底收稿截止）

我的學校生活

學校生活佔去了靑年期,於我們的一生有不小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寫作的題目。範圍卻是寬廣的,無論就那一方隅著手,都有許多的話好說。

開帳單那樣寫是無味的,這不必說。如能揀選自家感受得最深切的那一方隅來寫,當然是最聰明的辦法。

我的配偶

沈溺在情愛裏的,只覺自家的配偶無處不好,儘可搬一大車的形容詞句來相讚美。不和睦的配偶正相反,只覺所有的駡人惡語,都該加到對方的身上去。我們寫下這一個題目,卻並不希望作稿諸君處於以上兩種情形的任何一方。「配偶」是相處得最密切的人,於其長處短處,心情意識,以及其他種種,知道得最周詳;就將這些作爲材料而著手寫作,決非毫無意義的閒文字。

關於產育的迷信與風俗

黃石

世界上古往今來的人類生活，最重且大的，不外兩件事：第一是個體生命的維持；第二是種族生命的綿延。而第二種又可分爲兩項：其一爲男女性生活，其二爲親子間的血統。因爲人生最重大者是這兩件事，故關於此兩者的儀式，禮制，風俗，迷信，亦比其他特別繁賾複雜。實在說來，世界的儀文，民間的禮俗，追源其始，幾無一不與這兩個主要目的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關於男女間性生活的禮俗，我已另有關於性的迷信與風俗諸篇，搜集古今中外的奇風異俗。茲篇專搜輯關於生小孩的風俗和信仰。

太初時代的蒙昧民，似乎把男女的性關係與婦人的產生小孩分爲兩件事，他們的知識程度，還未能了解兩件事的關係。申言之，他們不知道男女的性的動作，是婦人生小孩的原因；反之，他們卻以爲小孩是外界的某種精靈或天地的神靈，走入婦人的肚子裏變成的。即如澳洲阿盧塔（Orunta）部落對於妊娠產育的信念，便是一個頂好的例證。據人類學專家斯賓塞和季連兩人調查的報告：（註一）這一族人及其同盟的部落，都不懂性交與孕育的關係，卻以爲是族中的先人走入婦人腹中，投託成形的結果。他們相信人死之後，他的精魂長在他「入土」的地方附近徘徊流蕩，無時不想尋機會再託生爲人。倘有婦人打從那裏走過，他一有機會，便侵入婦人肚子裏，在那裏經過若干時，再從肚子裏鑽出來，變做一個小孩子，重享幾十年的人間生活。婦人非到腹中胎動，不知道自己有娠。倘使青春的少女不願意生孩子，當她們萬不得已要從那地方經過時，便快步跑過，同時大聲叫：我是個老婆子呀！其意以爲精靈不高興鑽入老婦的肚子，故此這樣欺哄他。

民俗學專家里維斯（Rivers）博士考察摩達（Mota）以及班克斯羣島（Banks Islands）等處土人的風俗，也有同樣的報告。他說：「事情往往是這樣：一個婦人坐在自己的園子裏，或者坐在樹林中，或者坐在海岸邊，發見腰間布有一隻生物，或一個果子，便拿回村裏，問人這個現象有什麼意義。人家回說，她不久就要產下一個小孩，品性都像這生物，或者說他或她（指將來的小孩）就是那動物的化身。」（註二）於是她便拿回家中保存飼養。後來那東西忽然失蹤，她便愈發相信那東西或牠的精靈眞個走入她腹中託生爲人了。

我國自古以來，都牢牢堅抱着「感而有娠」的傳統信念。古來的帝王及超常的人物，其誕生的歷史差不多都帶有感於神靈，或感夢，或感異象而生的神話元素在內。尤其是最古的帝王，幾無一不是感於外物外象而生。例如庖犧氏之母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神農氏之母女登，「感神龍而生炎帝；」（註三）軒轅黃帝之母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日而生黃帝於壽丘；」帝舜之母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夏禹誕生的傳說，與里維斯所述野蠻人的信念更相似，其母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註四）此外，周民族的始祖后稷，母氏履帝（天帝）跡而有娠，（註五）商民族的始祖契（？），是天命玄鳥降生，（註六）皆見於本族祭祖的頌詩。如此之類的例，不勝枚舉。（註七）即此足證我國古代皆信神靈感孕之說，一直到民智開通的現代，仍有不少人抱此觀念者。可以說，人的誕生由於精靈感孕這個觀念，是初民對於產育最初的見解和信仰。

迨後文化稍進，民智漸開，又有另一個新信念起來代替或補足舊時的「感孕說」了。這個新信念，便是說人類的蕃殖如同動植物一樣，有專司生殖的神主理。這個信念，我名之為「神主說」。由是產生崇拜生殖神的種種儀式與風俗。世界上稍為進步的種族及開化較早的民族，無一不有司蕃殖之神。埃及人崇拜愛西斯(Isis) 及「金牛，」巴比侖人崇拜米列達(Mylitta)，希臘人及地中海沿岸及諸島的人崇拜阿富羅提(Aphrodite)，是大家習知的。我國的職司生殖的男女神很多：如王母，金花娘娘，白衣觀音，臨水奶娘等等，是其主要而普遍者。按王母本非生殖神，但廣東的三宮王母廟內有「十二奶娘」陪奉兩旁，其像皆仿婦人育兒的動作，婦人常到此廟拜求子息；不知什麼時候起，幾為司蕃殖之神了。金花廟也是廣東香火最盛的神廟之一，其內也像王母廟一樣，安設「十二奶娘」於兩旁。婦人到金花廟求子者也很多。觀音是中國人最愛敬的慈惠女神，全國都有廟堂供奉她。但觀音有種種形相與名稱，非盡司生殖職務者，（註八）只其中一位名白衣送子觀世音菩薩司人類的生殖而已。這個信仰，似出妙法蓮花經所說「……若有女人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果；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一語。故觀音之拜祀最廣，尤以婦女最熱誠敬拜信奉。粵俗每年白衣觀音誕日，婦人們舉國若狂地前往廟堂拜祭求子，此層當於下文詳述。臨水奶娘崇祀亦廣，尤以福建香火最盛。魏應麒詳考臨水奶娘的傳說與崇祀，謂臨水奶有部屬甚多，重要者有「催生聖母，」「破產靈童，」「劉氏痘媽，」「痧媽潘夫人，」「痘哥舍人，」「送喜婆官王大娘，」「扶產婆官鄭大娘，」「註生婆官李大娘，」「安胎婆官何大娘，」「送子婆官林大娘，」「洗仔婆官鄭大娘，」「彌月婆官吳大娘，」「麼

抱婆官林三娘」……凡三十六婆官，都與產育有絕大關係。（註九）又福州人生子後彌月，四月，週歲，有「請奶過關」之俗（註十）（詳下文。）觀此，臨水奶娘似是統領生育事宜的總管，下有部屬三十六（原是十二，卽十二奶娘）分掌各事。在廣東我沒有見過臨水奶娘廟，想來怕是王母，金花娘娘的轉變，也說不定。

由崇信生殖之神，更生出拜神求子之俗。在廣東比較上最受人崇拜的生殖神是白衣送子觀音，故拜她求子之俗最盛，也最熱鬧。俗例以陰曆二月二十四日爲白衣觀音誕辰，有白衣觀音廟的地方多於是日前後，大舉「生菜勝會」，鄉人村婦赴會者極衆，爲狀至爲熱鬧，叫做「食生菜」。按所謂「生菜勝會」者，「求子祭」之謂也。蓋粵諮「生菜」與「生仔」諧音，且「生菜」亦久久視爲生子之徵兆或象徵，婦人在歲時慶節往還恭賀，多以「生菜」爲饋贈品，含有祝其生子之意。一般人亦相信在某種條件之下食生菜，卽可得子。「生菜會」便是這個信念的應用和表現。

作者曾經實地調查過「生菜勝會」的情形。先期，婦人要「食生菜」者，實行齋戒——也有不齋戒的，屆時，或偕同丈夫，或聯結女伴，親到白衣觀音廟去，當然獻奉香燭燈油，及頂禮膜拜，是少不了的例行動作，但最重要的而又最特別的，是「食生菜」「打地氣」，及「摸蜆螺」三事。先說第一種，赴「生菜會」者，照例要向司祝買一份酒食，卽於廟堂附近露天飲食。食品中主要的是「生菜」，人們相信吃過了是年就可得子。食畢，還要買一些「生菜」，連同吃剩的酒食，所用的碗筷，及大香一炷，「添丁發財」燈籠一個，拿回家去。其次，虔誠而又分外懇切求子者，則當日並不卽回家，卻預先帶備軟席一方，至晚就鋪在廟內外的地上睡覺，這叫做「打地氣」。有人說「打過地氣」，就準保可以生子；但多數人相信得子與否，看是晚得到什麼夢兆而定；這夢當然是觀音託示的。民衆雖然這麼堅誠信仰，但能否如願生子，還是沒有把握的；當然拜過觀音，有靈驗，也有不靈驗的。拜者熱誠而來，自然至少也想求得一個有無的實徵，才算不枉此行。所以司祝特於廟宇附近，預設一個小池，濁水一窪，中放蜆螺，讓進香客拜完偶像之後，到那裏求徵兆。小池有屏障遮攔，求徵兆者例須另納費用若干，方得入內——亦有免費的。到了池邊，便探手入水中摸索。倘摸到一隻螺，便滿心歡喜。因螺多子，俗人以得螺爲生子之兆。反之，倘摸到一隻蜆，便非常失望，快快而回。蓋俗謂蜆是蟲變的，牠們自己不能產子，故以蜆爲無子之徵。這便是我所謂「摸蜆螺」。那小池，俗人叫做「放生池」。

據吾友李聖華君的考證，謂「此種迷信之來源，或可溯之於唐文宗之奇遇。文宗好食蠔，一日發現一巨蠔，堅硬難破，用法破之，既則於蠔中得一小觀音像，帝訝甚，後經普人啓迪，乃誠心事觀音，下令廣建寺院，觀音之崇拜由此大興（帝死於八四〇年，而普陀山寺成於八四七年，帝與此寺或有相當的關係。）觀音既可在蠔中，

即亦可在螺中觀音送子，則得螺即可得子。」（註十二）此說亦頗有理。此外還有一個求子之有無的徵兆法，便是「求籤」就是拿「卦杯」或「籤筒」在神前占卜，而按籤文求解。最好的卜兆是得「三勝杯」的上上卦，其籤文云：「杯得三勝，有事宜成，孕必生男，病安癒勝。」香客得此佳讖，便歡歡喜喜的回去，專等麟兒誕生了。

民間還有一種很通行的求子法，便是到寺門拜「睡佛」。「睡佛」的偶像，裸衣側臥，面露笑容，名山大剎皆有之。求子者除頂禮參拜外，晚間也在佛前神臺上或地上睡一夜。倘夢與睡佛交，便主必生兒女。有人說此中實有淫穢的黑幕云，惜我無法求實證，未知確否，只好存疑。古有「參歡喜禪」之謠，或者就指這個吧。

這種迷信風俗，不消說是由印度傳入來的。當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法國一位基督教士名 Dubois 嘗居留印度三十年，考察印度的宗教、禮制、風俗甚詳。關於拜神求子之俗，他有很詳細的記載。他說：印度人以子孫衆多爲榮，以全無子息爲辱，故婦人不惜傾家蕩產，拜神許愿，以求子息。婆羅門僧除利用這個懇切的心理聚斂金錢之外，還利用婦女無知的弱點，滿足他們的獸欲。在加爾那的(Carnatic)有一所廟宇叫做 Tirupati，中奉 Venkateswara 神（按即大神維士奴 Vishnu 的別名，）婦人到彼禮拜求子者甚衆。「她們一到，便忙把此行的目的告知婆羅門僧

八 ——廟堂的司祝。僧人就勸她們在廟裏過夜，說倘大神 Venkateswara 僧堅其誠，是晚或者會在冥冥中來接近她們，使人力所不能達的愿望得以成就。這個居心叵測的暗示的下文，我不必道破，讀者早已猜到了。到第二天早上，這些可惡的作僞者還裝作一無所知的樣子，絮絮詢問一切；及後，又慶賀婦人所接受神賜的兩露一番。於是婦人便獻上所備的酬謝，離開他們，其實受了僧人的欺哄諂奉，卻以爲此行不虛，深信神靈維巴和她們交過，爲躍回家，自謂不久即可使她們的丈夫獲得爲人父的榮譽了。」中國婦女到佛門拜睡佛，想來也不外如此如此。「在印度荒僻的地方，還有許多廟宇，凡到彼參拜者，唯一的禮節便是不顧廉恥的荒淫。惟有盡忘羞恥，甘自獻身於生張熟李的女人，才可以得到生兒育女的應許。此等地方，每年正月例舉行節宴，會中鄉間的卑污男女，聚在一處。無子的婦人倘希望生子，亦可以赴會，但必要矢誓甘愿獻身於淫佚者若干人。其他全無羞恥心的女人，雖非求子，也到那裏自表其敬神之心，公然自費宣淫，甚且在廟門與人濫交。」（註十二）所謂「開無遮會」，「參歡喜禪」者，其斯之謂乎。這種風俗，與埃及，巴比倫及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崇拜繁殖神的風俗，性質上和目的上都是一類。關於後者，作者已另有詳細論述，（註十三）茲不再贅。總之，迷信的愚民爲求子女，連貞操都可以犧牲了，其他更不消說。世界各族的淫靡風俗，泰半源出於此。

初民求子孫蕃殖之法，除慶事司繁殖之神外，還有很多法術

——其實崇拜生殖神的禮節，就很富於法術的性質，或者其本身就是法術。因神像是冥頑不靈的，神道是渺茫無據的，不論如何熱誠崇拜，未必定有效驗（雖然無效，而愚民偏有許多諱飾解說，此迷信之所以牢不可破也，）於是就不能不另用法術，強迫神靈滿足自己的愿望。

蕃殖的法術多得很，當另作專篇詳論，這裏只略舉幾種較常見的例子。最普通而簡便的方法，便是應用感應法術中相似因生相似果的定律，限食各種食物藥品。魚、卵等物是多子之徵，許多種族的婚禮，新人例須食魚食卵，冀其多子也。(註十四)又婚禮中用穀米、果子等物撒帳或撒新人，亦是祝其多子之意，此層作者已論述綦詳。(註十五)我國人常用棗子、蓮子等物給婦人吃，或用作歲時慶節的饋餉禮物。棗子與「早子」諧音，取「早生貴子」之意；蓮子與「連子」音同，取「連生貴子」之義。又粵俗婦人往還餉饋，除兩者之外，還用生菜、茨菇、筷子（箸）等物，又婦人常好食螺。螺與生菜的取義，已詳上文。茨菇子多，亦祝多子之意。筷子則與「快子」諧音，粵俗新婦妝奩中及婚禮用物，必少不了筷子一對；又佛山鎮有快子街，結婚的儀仗必由此街經過。又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八月秋社，……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歸，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爲遺，俗云宜良外甥。」可知棗子爲蕃殖的法物，由來遠矣。又同書卷五記產育之俗謂：洗兒時「盆中棗子直立者，婦人爭取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更奇者是飲正月雨水可得子。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云：「本草：正月雨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獲時有子，神助也。」這分明是一種感應法術，殆無可疑。蓋春主萬物蕃生，而萬物化生，又靠雨露，故由此聯想到夫妻飲春天雨水，感天地的春氣，即可得神助一索得子。

有了身子，及產育小孩的時候，一方面要酬謝神靈的恩賜，同時更進一步再求神護佑母子的生命，所以也有無數繁瑣複雜的禮俗。其主要目的，都不外希求產婦的安全及嬰孩的強健。我國歷代產育的禮俗，典籍上有明文可稽者，以宋代最爲詳盡。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北宋汴京的俗例，吳自牧的夢粱錄及周密的武林舊事，載南宋臨安（卽今之杭州）的民風，均極詳明可鑑，今先鈔錄夢華錄的記載：——

凡孕婦入月，於初一日父母家以銀盆或綾或綵畫盆盛粟稈一束，上以錦繡*或生色帕複（覆）蓋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羅五男二女花樣，*用盤盒裝送饅頭，謂之「分痛。」*并作眠羊臥鹿像生果實，取其眠臥之意。并牙兒衣服綳藉等，謂之「催*生。」

就蓐分娩訖，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三日落臍炙顖。七日謂之「一臘。」至滿月，則生色及綳繡錢，貴富家金銀犀玉爲之，并果子，大展「洗兒會，」親賓盛集。煎香湯於盆中，下果子

綵錢蔥蒜等，用數丈綵繞之，名曰「圍盆。」以釵子攪水，謂之「攪盆。」觀者各撒錢於水中，謂之「添盆。」盆中棗子直立者，婦人爭取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浴兒畢，落胎髮，遍謝坐客，抱兒入他人房，謂之「移窠。」生子百日置會，謂之「百晬。」至來歲生日，謂之「周晬。」羅列盤琖於地，盛果木、飲食、官誥、筆研、算秤等，經卷、針線應用之物，觀其所先拈者，以爲徵兆，謂之「試晬。」——此小兒之盛禮也。（卷五）

以上所述，我覺得有法術意義者，都用 * 號標誌，今略說明（當然本我的見解）其義。第一「分痛」也者，減輕產婦分娩時的痛疼之謂也。但我不明白上述的東西，何以有分痛的法力。或者古代本有分痛的法物，傳之既久，漸失本真，只留存一點遺跡，也未可知。第二，眠羊臥鹿、像生果實等物，記者謂「取其眠臥之意，」我很有懷疑，羊鹿果實與眠臥究有什麼關係？使我說，這怕是圖騰制的遺跡。試拿來和野蠻種族比較，就可以瞭然了。例如退宛退拍克(Tehuantepec)地峽的部落，每當婦人臨盆之時，親人集於產房，在地上繪畫各動物的形像，畫了又抹，抹了又畫。至嬰兒出生，看地上正畫着的動物是什麼，那便是他一生的私人圖騰。又如薩摩亞人當婦人坐蓐時，大聲呼叫各種動物的名，到小孩出生那一剎正喚着的「神靈，」便算作他的圖騰。據夢華錄的記載看來，說不定我國古代也有相似的風俗，不過傳至宋代，只存下一點殘痕；後人不知原義，故說取眠臥之意耳。第三催生之物，也可以看作古代催生法術的遺制。至於產育後的用物，洗兒盆中的葱蒜棗子，也都有感應法術的意味。葱與聰通，祝其聰明也。蒜與算音同，祝其他日善於計算操贏也。棗子意已見上。又感屬「添盆，」顯然是祝產婦添兒之意，世人期子之心是沒有饜足的，有了還想添。「移窠」是移易地方，免惡煞邪魔侵害之意。蓋俗人相信人誕生時，有許多妖邪精鬼，遍佈左右，故於洗浴邪氣後，作遷地爲良，驅走妖邪之計。「試晬」固然是一種占卜，但也不無法術之意。

再看武林舊事，記宮中產育之禮節用物，極其細瑣。這裏不便照鈔，只撮其要略如下：凡后妃有娠將七月，由本位醫官申報，並指定降誕月分。由門內司向內藏庫領取產育用物。除銀絹及普通必需品外，內有「催生海馬皮二張，」「彩畫油栲栳簸箕各一，」「新羅漆馬銜鐵一副，」「眠羊臥鹿二合各十五事，」「生棗一合，」「帶泥藕十挺，」「生芋子一合，」這些東西的法術意義，只要細心尋繹，便可得之。期近，太醫局差醫官宿直，「供畫產圖方位，飲食，禁忌，合用材料，催生物件；合本位踏逐老娘，伴人，乳婦，抱女，洗擇人等。申學士院撰進淨胎髮祝壽文。……候降誕日，本位官即便申內東門司轉奏。降誕三日，一臘，兩臘四節次，拆產閣，三臘滿月二次，百晬頭晬已上十次。」此係宮中常例，外廷儀禮不在此內。（卷八）

至於民間的禮俗，大率仍沿北宋的舊制，沒有什麼大變更。蘇

不厭求詳，再錄與自牧所記，以資對照參證：

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婦人月期將屆，外舅姑家以銀盆或綵盆盛粟稈一束，上以錦□（原缺一字）紙蓋之，上簇花朵通草，貼套五男二女意思，及臥鹿眠羊，併以綵畫鴨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棗栗果及牙兒繡綳綵衣，送至壻家，名「催生禮。」自是既坐蓐分娩，親朋爭送細米炭醋。三朝與兒落臍炙顖。七日名一臘，十四日謂之二臘，二十一日名曰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滿月，則外家以綵畫錢或金銀錢雜果，及送綵段珠翠囟角兒食物等。其家大展洗兒會，親朋供集。煎香湯於銀盆內，下洗兒果綵錢等，仍用色綵繞盆，謂之「圍盆紅。」尊長以金銀釵攪水，名曰「攪盆釵；」親賓亦以金錢銀釵撒於盆中，謂之「添盆。」盆內有粟棗兒，少年婦爭取而食之，以為生男之徵。浴兒落胎髮畢，以髮入金銀小合，盛以色線結絡絡之。又抱以徧謝諸親坐客，及抱入姆嬸房中，謂之「移窠。」若富貴官家，則用此禮。貧下之家，則隨其儉法，則不如宜也。生子百時，即一百日，亦開筵作慶。至來歲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羅列錦席於中堂，燒香炳燭，頓果兒飲食，及祖父誥勅，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籍，道釋經卷，香尺刀剪，升斗等子，綵段花朵，官楮錢陌，女工針線，應用物件，并兒戲物，卻置得周小兒於中座，觀其先拈者何物，以為佳讖，謂之「拈周試晬。」其日諸親饋送，開筵以待親朋。（卷二十）

孟吳兩錄，只有幾個較重要的異點：（一）外家所饋「催生」禮物中，吳錄多綵畫鴨蛋一百二十枚，孟錄則多饅頭。（二）戚友饋贈品，吳錄較詳名物。（三）吳錄稱「圍盆紅，」「攪盆釵，」孟錄則稱「圍盆，」「攪盆。」（四）吳錄胎髮有盒絡收藏，孟錄無之。今人俗小兒胎髮必慎密收藏，蓋恐落於惡人之手用來施害也。（五）孟錄「移窠」但云「入他人房，」吳錄則云入「姆嬸房中。」（六）吳錄百日亦有慶筵，孟錄無之。（七）「試晬」之物，吳錄列舉較詳，名稱亦稍異，謂之「拈周試晬：」此其大較也。

今人的風俗，中經千數百年，當然與宋代又另一番景象了。據我所知，廣東省內比較通行的習俗，大略如下：當婦人臨產之時，除收生婦外，有「月婆」及「拜神婆」為助手，佐理各事。房中燃着油燈一盞，油中融以硃紅，謂之「硃砂燈，」為辟邪之用。蓋俗人相信有邪魅常伺隙侵害產婦，嬰兒尤畏懼「月難鬼」——即產育而死的婦人的鬼魂，來找替身；而硃砂為驅邪物，鬼最畏，故產房常燃此燈。時「拜神婆」燃香燭，陳果醴，床下放清水一碗，剪刀一把，為拜「床頭阿婆」（按床頭婆不知何神，俗謂居於人的床下，婦人皆拜之，但無偶像）及各生殖神。拜時，備請諸生殖神如金花娘娘，惠福夫人，送生司馬（男神），床頭花公，床頭花公，床尾花婆，十二奶娘，三十六奶娘，剪花父母，淋花父母，栽花父母，種花父母……

諸神，然後喃喃禱祝，無非催生減痛，早生快養，母子安全之意。剪刀及剪花，意謂花熟蒂落，剪之卽下，花謂兒也，粵語常稱小孩之未成人者爲「花仔花女。」倘久久仍不出生，又照樣再拜，再禱。產後，洗兒畢——有的並不給嬰兒洗澡，僅用布拭抹一遍而已，由「月婆」抱起，祝曰覺醒覺睡，快高長大，放在床上，讓他安睡，諸事停妥，再拜祭「床頭阿婆，」酬謝催生保養之恩。祭品除薑醋紅蛋外，有猪脚，猪心，雞，豚，糖糕等，不知何所取義。亦有三朝始拜者。

小兒出生週月，謂之「滿月，」倘從前許下「天香」者——卽向神許過愿，例須「還神，」以酬其恩，禮數並不甚繁，僅以香燭牲果當天拜祭而已。不則到此日也要請巫師來爲小孩「納關」——卽交託生殖女神保養之意。其法用紅布縫成一個袋子，叫做「關袋；」又用瓦盆盛泥土，中放穀米，蓮子，瓜子……等物，又用藍白蔴線三十六條，穿銅錢三十六文，放入盆中，想是三十六奶娘的象徵，或獻給她們的禮物。盆上用紅紙糊蓋，上插桔枝一棵，取吉利之意；再舖面巾一條於紙上，又用紅紙書寫嬰兒的生辰八字，及是日取定的名字。於是當天禮拜，喃喃禱祝。這便叫做「納關。」拜畢，把盆內外的東西除泥土桔枝外，悉納於「關袋」中，並書名姓生辰的字條，貼挂於家神之前。一直到小孩長成結婚之前一日，再爲他「過關。」其法亦請巫師來家作法禱拜，於新房門首掛布簾，把字條撕去，「關袋」取下來，巫師作法後，領新成年的少年——或拿着他的貼身衣服亦可，吹着笛，在房中簾下走出走入多次，每次投銅錢一文於房間預備的清水一盆中。此卽所謂「過關，」意謂孩子已長大成人，可脫離奶娘的保養了。讀魏應麒的記載，知福州也有這種風俗，茲照錄如下：

福州俗例，人家生了兒子，到了「彌月，」「四個月，」「週歲」的時候，必定請了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道士或師巫來家玩一套類似把戲的祭禳。這種祭禳，俗名叫做「請奶過關。」其意蓋謂小孩命中帶有許多關煞，像「天狗關，」「將軍箭關」等，都足以礙害他生命的安全，而臨水奶是專保護孩童的，所以孩童要想過此難關非請奶來護衞不可。這樣孩子就算託在奶的帡幪之下，爲父母的就可以安心撫養了。但孩子一到了結婚的時候，他們說法又不同了！他們說孩子結婚便是做了「大人；」既做了大人，理應與奶脫離，然不告而去，於情理難通，所以他們便於結婚的前一日也招了道士或師巫來家請奶告明，此時名稱不是叫「請奶過關，」而叫「請奶出幼。」於是這孩子個人和奶的關係，暫時告一段落，在他自己未生有兒子以前。（民俗神的專號頁一一五）

這裏所述與粵俗無大分別，不過粵人叫「納關，」閩人倒叫「請奶過關，」粵人所謂「出關，」而閩則謂之「請奶出幼」罷了。魏君還報告拜舍人哥——臨水奶的公子，「覆掉」或「討亡

魂」的風俗甚詳，惜限於篇幅，不能轉錄。再說粵俗滿月之日，除忙着拜神酬恩等之外，還叫乳母或女戚抱着孩子入廁所，「上高樓」，「行夜街」等等，說是叫他百事都經歷過，將來長大，便無一不曉，不致成爲不懂事的笨伯了。又孩子本有無數的禁忌，避忌如出生十日之前，非至親不得入產房；更有不許生面人入門者，謂之「禁冷脚」，恐引來邪魔，驚嚇孩子也。又有娠的婦人，謂之「四眼」，即是「邪眼」之一，例不得見初生之兒。但滿月之日，卻偏偏叫「四眼婆」抱他一抱。此外所有禁忌，一律解禁，他們說這樣時小孩便「百無禁忌」，萬事都不怕了。

以上是產育前後比較上最重要的禮俗，此外還有種種「他不，」禮節，不能徧舉。總之，從未成形到長大成人，其間所經的法術的與非法術的手續禮節，無慮千百種，而目的始終一個而已。末了，還有一件不能不略說一說，就是：孩子固是人人渴望的，但某日所生的孩子，俗人信爲不利於父母者，寧棄而不養。希臘人的傳說，半神人的英雄帕秀斯（Perseus）的外祖父，因信預言，而欲殺之，致母子兩人逃亡在外多年，便是這個迷信觀念之一表現。我國典籍中，也有類此的記載。如葛洪西京雜記卷二云：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敕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觀此可知春秋時代已有這種迷信，見於典籍了。這個觀念，直流傳到現在。不過吾粵有「五月生子好做官，五月生女敗家門」之諺，似乎與古代稍有不同。古以五日，今以五月；古以五日生子不祥，今則反謂「好做官，」只生女始是「敗家門」之兆耳。但民俗是流動可變的，今人的諺語，縱與古人不同，亦足以見這個觀念雖已略有改變，實未消滅也。

註一　Spencer and Gillin: Norther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p. 330

註二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06, p. 173

註三　俱見史記三皇本紀。

註四　以上俱詳見史記五帝本紀本文及注釋。

註五　詳見詩大雅生民之詩。

註六　詳見詩商頌玄鳥之詩。

註七　參閱拙作中國圖騰制的遺跡一文（不久發表。）

註八　同學李聖華君有觀音菩薩之研究一文，見協和神科大學出版之協和第十號，可參看。

註九　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之民俗週刊，神的專號。

註十　同上，頁一一五以下。

註十一　協和十號。

註十二　上引兩段，俱見 Dubois: Hindu Manners, Customs and Ceremonies, pp. 592-596

註十三　參看拙作「關於性的迷信與風俗」（新女性三卷十號）「胡鼓制度的初形」（新女性三卷十十一號，）及「初夜權的起源」（北新四卷六號）諸篇。

註十四　參看 Westermarck: Short History of Marriage, ch. VIII.

註十五　參看拙作「婚姻禮節的法術背景，」「桃花女的故事與民間的婚俗」等篇。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

改造中的歐美教育

任白濤輯譯

硬紙面　四六二頁　定價一元五角

本書選譯日本各教育家對於最近歐美教育的視察報告。其中分爲數部份：首爲一般的狀況，次爲道德教育與勞作教育，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以及成人教育，都市教育，中學教育，蘇俄的教育，歐美的新式學校等。對於各方面狀況，均一一說到，實爲研究教育與辦理教育事業者所不可不讀。

蟹的出身

[童話]

沈醉了

造物之神用他最聰明最偉大的力量，在短時間內，把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礦物，植物，動物，一氣創造完成。

他覺得很疲乏，足足休息了七晝夜。

天上的七晝夜，在我們的地球上，實有七萬年的長久。他忽地想起，在他的一切創造裏，也許還有錯誤和缺點；他決定再費一天功夫，仔細檢查一遍，預備有點修改。

他沒有給生機於礦物，也沒有給知覺行動於植物。他看待他們非常隨便，以為在他聰明的計畫裏，即使發生少許錯誤，也並不怎樣重要。只有動物，除了「人」是他的最精細，最巧妙的作品，自信無可再改外，其餘似乎還須斟酌，總不便就這樣草草了事。

他決定再費一天功夫，完全用在動物身上。

這樣，他的工作就從清早開始，直到日中時分，纔把空中的動物檢查停當。

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的檢查雖然非常精細，但他能夠修改的實在很少。結果，祇撤換了百鳥之王老鷹的職權；隨把一件美麗的王衣，從老鷹的灰色身上剝下來，賜給新王鳳凰穿了。

隨後，他匆忙地從空中來到地上，接着檢查地上的動物。

當頭一羣鴨子攔住他，正有一個同樣的請求。他們極愛游泳，願意得着一柄玲瓏的小槳。

他立即答應了。只要他肯答應，在那和雞相像的鴨腳上，便很容易地被他添加一張軟蹼出來。

他這樣地費了整個下半天，在地上所有的動物中，也不能發見多少錯誤。他的最大修正，只是摘下了獅子和老虎的雙角，給與牛羊們做一件自衛的工具。因為他知道獅子和老虎造得過於兇猛了；而牛羊們卻又造得過於馴良。

現在，正是他輪到檢查水中動物的時候了。天很快的夜下來，薄的雲勻布在高空，沒有月，也沒有一顆星，什麼都是靜悄悄地躲藏在黑暗的影子裏。

一個螢火蟲飛過他的身邊。他叫住他，并且命令說：

「喂，螢火蟲！給我來盡點義務；盡你的力，把你的燈放亮一點，照我到湖邊去。」

螢火蟲認得他是造物之神，隨即停下來，很柔和地答道：

「神！凡我所能够的，我情願照做，而且應該照做。」

於是他倆便來到湖邊。

湖身是非常廣闊，黑暗罩在上面，浪用怪聲叫喊着。

造物之神用他巨大的眼睛直向湖底觀察；一面囑咐螢火蟲說：

「現在，你應該把你的燈點得像月兒一般的光亮。」

「神！凡我所能够的，我情願照做，而且應該照做。」螢火蟲答應着，隨即深深地吸足了一口氣，燈漸漸亮起來，把全個湖面通通照亮了。

於是，各式各樣的魚，各式各樣的水蟲，先後在他的眼光裏經過。他看得非常清楚，而且非常得意，因爲全無缺點可以發見。

他剛想結束這件工作，卻見一個奇異的圓殼蟲，正用着八隻長脚橫爬過來。他不覺吃了一驚，失聲喊道：

「怪物！怪物！」

螢火蟲給他呆住了，不敢說話。

「你瞧！」造物之神指點說：「在我的記憶裏，委實沒有造過這樣的一件東西。誰在搗亂，很可惡！我必得審問一下。螢火蟲！給我去帶他來。」

「神！凡我所能够的，我都情願照做，而且應該照做。」螢火蟲答應了，但仍舊站着不動。

「去，快去，不要耽誤我的時光。」造物之神很嚴厲地催促他。

「可是，神！我沒有得到游泳的技能，我不能够。」

這個不可執行的命令，使造物之神自己也不覺失笑了。然而那圓殼的怪物違背他的意志產生出來，懲罰是不能免的，因問道：

「那你以爲沒有一個可以去帶他上來嗎？」

「不，造物之神！據我所知，可以擔任這個差遣的，最適合該是蝦蟆。」螢火蟲回答。

「不錯，」造物之神點頭讚許說：「我曾把兩個住家給與蝦蟆，一個在地上，而另一個就在湖裏；他可以從地上到水中，更從水中來到地上。螢火蟲！現在就照你的說話去做吧，傳我的命令，教蝦蟆趕快把這怪物帶到那邊林子裏來見我。」

他囑咐完畢，便往林子裏走去，在一塊青石上坐下來。

林子裏是黑漆漆地，也全無聲響。他似乎忘記了一切，只惦念着那件不滿意的事情，心裏非常惱怒。

不久，一盞燈光漸漸由遠處移來。他知道這就是螢火蟲，眼也不閃地釘住着，直到移近自己的身邊。

「神！」螢火蟲趕上一步說：「請瞧！蝦蟆已把那怪物拘到了。」

他回頭一看，那八脚的圓殼蟲正側着身體橫爬過來；每隻脚顫抖着，顯出害怕的樣子。蝦蟆在後面緊緊監督着。

「好！蝦蟆把他帶過來，我有說話要問他。」造物之神怒氣冲

冲地說：

於是，那圓殼蟲便被一把拉到神的腳邊，蜷伏着一聲也不響。

「好大膽，醜形的怪物！說給我聽誰把你這樣創造出來。」這聲音恰像冬天的風，威嚴而且可怕。

「是的，神！我被創造，我曾受造物之神的意志，正和別的動物被創造一樣。」他是怎樣膽怯，回答得極不爽快，而且極不清楚。

「胡說」神喝着：「你敢當面說誑！抬你的頭起來讓我認一認，我便是造物之神，造物之神便是我。在我的創造裏，一切動物都是向前走路的，我沒有造過像你這般奇形怪狀的東西。」

「你應當說你真實的。」螢火蟲插嘴了。

「說誑話是最壞的事情。」蝦蟆也加上一句。

「實在的，造物之神！我並沒說誑。如果你肯想一想，或者還記得你曾創造過蜘蛛吧？」

「嚇，蜘蛛！你的樣子，倒有幾分相像。」造物之神冷笑說道：「不錯，我曾創造過蜘蛛，但我沒有創造過住在湖裏的蜘蛛。」

「只要你能記得，那就很好。造物之神啊！我實在就是陸上的一個蜘蛛，在剛被創造的時候。」

「隨你說吧。無論如何，你越想遮蓋你的虛假，你的虛假越會顯露出來。現在，讓我聽你把虛假的說話說下去，你爲什麼到了湖裏？」

「在當初，造物之神你聽着了。」

「我聽着，你只管往下說去就是。」

「在當初，就是我剛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天氣很熱，似乎比現在還要熱一點，我覺得悶不過，極想乘一會涼。我便揀選了一個最透風的地方，在一座水亭的屋角上，結了個網停下來。

「粗心是最容易壞事的，造物之神是不是？——然而也很難怪，因爲那是在夜裏，眼光糊塗了，我不留神，一下子竟掉在湖裏。」

「嚇嚇！你似乎是很聰明，因爲你說得極像。」神憤憤地說：「但是，你記得蜘蛛是不應該有這樣的硬殼的。」

「那不錯，神！我還得說下去。當我到了湖裏，湖裏的天氣卻和陸上完全不同。冰冷的水刺着我的皮膚，我縮緊了身體，只是發抖；我想再過一刻，將要冷死了。

「自然，說誑話是最壞的事情，——剛才蝦蟆哥哥已經說過；——但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我覺得要解救這難關，只有試說一次誑話。

「一隻烏龜游過我的身邊——他的名字，是他自己告訴我的——我說『烏龜先生真幸福，你有這樣一件美麗的外套，如果我有了，也許比你更配身吧。』造物之神！你把那烏龜造得這樣誠實，或者爲多給了一點虛榮心的緣故，也說不定。他非常爽直地回答我說：『那你就不妨拿去試一試。』他急忙地把外套脫下來；我

把牠從容地穿上了，然後說：『烏龜先生再會吧！』這樣，我便溜進了石岸洞裏，很和暖很舒服地過了一夜。

「造物之神，請你別因此責罰我。我知道，我做得太錯誤，第二天早上我便想起那可憐的烏龜來；我拍着我的心問着自己：『自己怕冷死，有什麼理由可以教別人代替呢？』我反復地懺悔着，一遍，兩遍，到了第三遍便把主意打定下來，要把那外套送還原主。

「但是，造物之神！你瞧，這外套是這樣緊小，而我那伸出在外的八隻脚又在一夜裏變硬了；我雖然盡力地縮攏我的身體，但無論如何，不能把牠再脫下來。因此，我得生活到現在，而同時也痛苦到現在。造物之神！你不能饒恕我嗎？」

造物之神聽了他一大套話，倒有點疑惑起來。臨時把口氣改得和善了些。他說：

「饒恕，或者不饒恕，現在可說不定，因為你所說的，還不能使我證明牠是真話。如果說，你穿的確是烏龜的外套，就不應該沒有六角形的花紋。」

「很對，我幾乎忘記說明了。造物之神！先前我不是已經說過嗎？我在石岸洞裏，曾過着又和暖又舒服的一夜。我有了這個經驗，便決定永遠住在那裏。我一面歡喜我的大門開得這樣狹窄，因為沒有一個仇敵可以闖進來害我，但同時又恨牠過於狹窄，因為在我進出的時候，必得側轉身體用力擠過去。

「神啊！我的外套雖然是堅硬的，但我的石門更要堅硬，這樣每天的摩擦下去，我那外套上美麗的花紋便全部損失了。」造物之神！這是實在的情形。」他看造物之神已經改換了先前震怒的相貌，說話更覺得自然了。他說着，并且伸一伸他那縮了很久的鉗子。

「什麼？在你胸前突起的是什麼？——螢火蟲！瞌睡着了嗎？燈快要熄滅了，還不放亮一點！——好，你很好，你想逗我！你用了這兩把鉗子做什麼？這也是蜘蛛該有的東西嗎？」造物之神捉住了證據，怒氣重新現到面上來。他說得很快，很響，使螢火蟲和蝦蟆都從朦朧中清醒過來。

「不，造物之神！那鉗子的來歷，你問我，我該要說明；就是不問我，我的說明也是不預備省略的。但是，造物之神！在我沒有把那鉗子的來歷說明以前，如果你以我為所講的話全不足信，那麼你就爽爽快快把我處罰吧；我決不多嘮叨了。」他有點憤然的樣子。

「快說，別多說！」神喝道：「那鉗子正是一個緊要關鍵，這可以使我完全相信你，也可以使我完全不相信你。你知道，神的處罰是公正的，必須等到你不能不服的時候。」

「也好。那麼，神，你記着！自我有了這件堅硬而且厚重的外套以後，我雖然和暖了，但我的行動卻因此變得異常笨拙；我的脚永遠被牽制着，我便得了一個橫爬的病症。造物之神！承你給了我這個嘴巴，我便和別的動物一樣總不能沒有東西吃；但我竟沒法捉

得一個小蟲。於是我餓着，餓着，餓到不能忍耐的時候，我只有說那第二次的謊話。」

「也許你的第三次的謊話，要輪到我來聽吧？」造物之神說着，使得愛笑的蝦蟆幾乎笑出聲來。

「不，不，造物之神！現在我不想分辯，就是分辯也沒有用，不如讓我說完了要說的話，再請你判斷吧。

「造物之神！機會眞有這樣巧，我在那時遇見了這有鉗子的主人。我想這鉗子於我很有用處，如果騙得到手，那就好了。因此我就想求他借用一次。」

「他總得有個名字，你不能告訴我嗎？」

「據他自己說是一隻海蝦，但究竟是不是，於我有什麼關係呢？

「造物之神！他實在也被造得太誠實了。他竟沒有想一想，就答應了我的請求。

「於是我把這鉗子接受過來，裝在自己身上。我說道：『啊！這眞是可愛的禮物呢！海蝦太太，謝謝你！』一面卻轉身便走。

「造物之神！你以爲我做得太壞嗎？但更壞的事情還在後面。那海蝦吃了這虧，自然也不肯甘休。她追逐我，一步不鬆地追逐我，我在我沒有逃進家裏以前，早給她趕上了。

「我到了這時，驚慌倒覺得除了試一試她的鉗子以外，已沒有更好的方法。於是我突然回頭，把牠用力地一夾。這一來，她竟全不抵抗做了我一頓舒服的點心。

「造物之神，你給了每個動物以每一個心；這心的一面是善的，而別一面卻是惡的。當我把惡的一面反轉以後，我便看見我善的一面了。我雖然後悔但已經來不及，只在靈魂上留下了不可醫治的痛恨。

「造物之神！我確實傷害了烏龜，又傷害了海蝦，我似乎不能再求饒恕了。但是，我想，造物之神！這傷害的責任也許不是我該負的。因爲這要穿衣的身體，要吃東西的嘴巴和肚子，以及爲了飢餓不能不做壞事的謊話，鉗子和心，一切都是受神的意志創造的。造物之神！我沒有說錯嗎？」他的話說得非常爽脆，臉上現着微笑。

造物之神覺得在自己的心上，彷彿突被刺了一針。他蹙緊了眉頭，紅着雙頰，正顯出他的痛苦和慚愧，默然地低下了頭。隔了一會，然後說：

「但你有張網的本領，你可以從你網上得到你要吃的東西；你總不能有意犯罪。」神的口氣裏已經承認他是一個蜘蛛。

「橫豎都一樣，造物之神！我想，一樣要吃飽我的肚子，傷害一個大生命，不見得比傷害無數小生命尤其壞吧。而且在我剛到湖裏的時候，我也早已試過；但我的絲卻着水便化，始終張不起來。」

「這也許是對的。」造物之神似乎無可否認地說：「然而，現

在你已經到了陸上，你要證明你確是一個蜘蛛，你必得張起你的網來。」

「自然那是不可少的；但我得預先聲明，我比從前已經完全不同了。你瞧，我現在多有了這兩個鉗子，多穿了一件厚重的外套；而且長久住在湖裏，喝了滿肚子的清水，工作是難免生疏的了。」他說罷，就開始張他的網。

他是做得怎樣笨拙啊！一面爬着不穩的脚步，一圈一圈不住地在神的脚邊打轉；而另一面卻努力地想吐出絲來。可憐他氣喘汗流，嘴邊只是滿堆着白沫，一點沒有效果。

螢火蟲看得驚奇起來，把他的燈點得更亮一點。蝦蟆只是掩着嘴巴發笑。

「停下來吧！」神憐憫似地說：「現在，我相信你從前確是一個蜘蛛了，雖則你的網沒有張成。」

他停下來，疲倦得不能說話。

「不錯，你從前是一個蜘蛛，可是現在全然不能算一個蜘蛛了，」神接着說：「一切東西都有他自己的名字的，而你的新名字叫做什麼呢？」

「我……我……我叫……」他雖則因為氣喘，實在也答不出來。

「一切在湖裏的你的朋友叫你做什麼呢？」神怕他忘記了，想提醒他。

「我……我……我叫……我想該叫做湖裏的蜘蛛吧？」他十分慌張。

「ㄏㄞ！」附近有短促的笑聲，突然爆出來。

神吃驚似地回頭一看，知道這是蝦蟆闖的亂子，便喝道：「好不懂規矩！你敢笑，你必得受點刑罰！」

這極不好聽的聲氣，使蝦蟆着急得什麼似的。但他很聰明，能夠在慌急間想出他該怎樣回答。他說：

「造物之神！我沒有笑，委實沒有笑；我只是說他的名字叫做蟹，因為朋友們都這樣稱呼他。」

「很對，我聽錯了，但你也說得太簡單一點。蟹啊！你別客氣，這美麗的名字，是何等適配你的身分，我真為你歡喜呢。現在你可以自由了，讓螢火蟲和蝦蟆陪你回去吧。」

從此以後，蟹在地球上也有了一個地位。

一九年八月二三日，南里。（完）

電力冷藏箱的科學解剖

林履彬

電的用途神通廣大，牠有變易氣候的能力。冬天的暖爐，夏天的風扇，是我們所常見的。最近又有利用電力的冷藏箱發明。世界上一切能力都要給電佔據了！

平常冷藏箱的構造和效用，閱者知道嗎？在未說明利用電力的冷藏箱以前，不得不先把牠說明一下，因爲有連帶關係的緣故。平常的冷藏箱多是用木質做的，箱殼的夾層中間用不傳熱的物質，如石棉之類塡滿，箱中間分做兩層，將食物放在下層，冰塊放在上層，另有相當的裝置讓冰塊融解所成的水流去：這是很簡單的構造，沒有什麼奧妙。

牠的效用是貯藏食物使經過好久的時候不致腐敗，所以夏天時候，在飲食店及家庭算是一件寶具。可是這器具要用冰塊裝在裏面，漸漸融解消耗，費用頗昂，對於經濟上覺得太費了。還有屢次放冰，手續也覺太繁。新發明的電力冷藏箱所費的電極省，效力較勝，料想將來有打倒舊式用冰冷藏箱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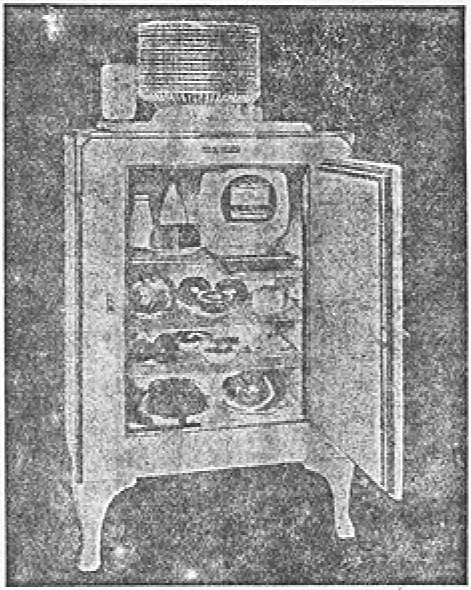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食物在夏天容易腐敗的緣故，是因爲食物中間有一種微生蟲寄生在那裏，給牠一繁殖起來，就產生一種毒素叫做Plomain，倘若我們食了就很容易發生疾病，重的就會致死。但是這微生蟲的繁殖和物質的溫度有密切的關係，在百度表十度以至一百度之間，就是牠的極樂世界，最容易發育出了這界限，牠就不能夠生長。所以食物要煮到百度以外，這微生蟲就可以殺死。把食物放在冰箱裏，溫度在十度以下，牠就不會生長，食物就不易腐敗。

但是冰箱的缺點就是溫度不能夠常常保持在百度表十度以下。因爲冰是很容易融解的。還有幾種食物放在百度表零度以下會變質的。像冰箱那樣簡單的構造，要使裏面的溫度一定在零度以上十度以下，那是一件很艱難的事。

電力冷藏箱卻能夠做得到，並且和冰箱比較起來，還有幾種優點，就是內部乾燥清潔，及用費低廉，管理便利。所以現在採用的人漸漸注意到牠了。讓我把牠中間的構造來解剖一下。

電力冷藏箱分做壓縮式及吸收式兩種。現在市上所見的大半都是壓縮式；吸收式有許多缺點，使用不便，我也不贅述了。單說壓縮式的構造，如第一圖，全器可以分做兩個部分，上部就是冷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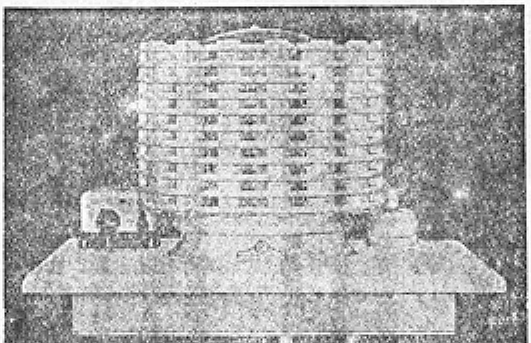
機，下部是冷藏櫥。冷藏櫥的外殼是鐵片製的，夾層中間也有不傳熱的材料存着，彷彿是藏鏹的銀箱，裏面另有一個匣子稱做冷卻器。除外沒有什麼東西了。這兩個部分有時分開裝置，把冷卻機部分藏在放櫥的地板下面，實際沒有分別。



第一圖

單就冷卻機的構造看起來，外面的形狀如第二圖，也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牠內部的組織如第三圖。牠所以能夠發冷的作用，由實際上說起來，不是直接利用電力的，是利用化學藥品的，牠的作用很複雜，不是一言可盡。

閱者應該知道我們用火酒或揮發油之類塗在手上，當牠們乾去的時候，我們覺得皮膚上發冷，這就是冷藏箱的原理了。因爲這些東西遇着低微的溫度，便會化做氣體蒸發去，當化氣的時候，近旁的熱給牠吸收了；所以我們的皮膚上就覺有些冷。這給牠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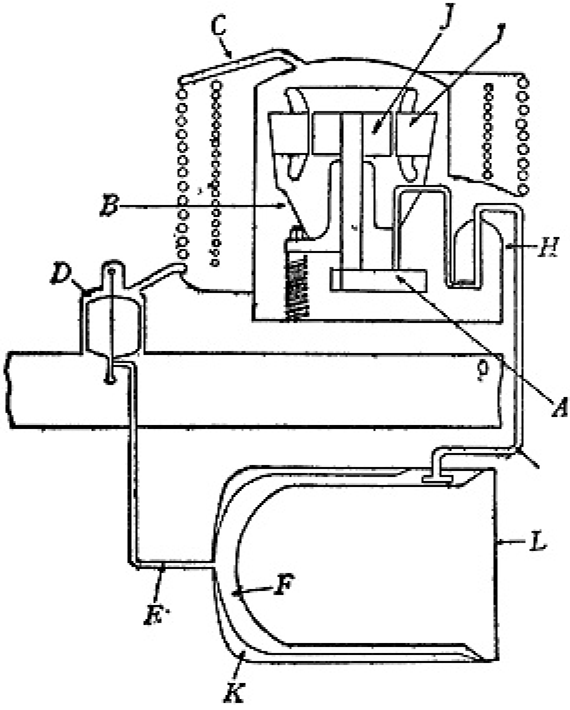


第二圖

收去的熱叫做潛熱 (latent heat)，凡固體的物質化成液體及液體化成氣體，都要吸收潛熱，使近旁的熱度低降。祗要看落雪時候，我們不覺得十分冷，但是當雪融解的時候反覺較冷，這就是冰雪由固體化做液體時，吸收空間潛熱的緣故。用冰冷藏箱就是這

個原理。如果要箱裏的溫度變冷，一定由於冰融化時吸收箱裏的熱。電力冷藏箱的作用也是一樣的原理，不過牠的構造比較特別複雜些。

用最簡單的說明，便是利用某種氣體稱做冷凍劑，施了壓力使牠成爲液體，又使這液體通過了一個容器，使牠變成氣體，當牠化氣時候吸收箱裏的潛熱，使箱裏的溫度低降。如第三圖J I是電動機，當牠轉動起來，先把存在A處的冷凍劑放出，到了B受了壓縮機的壓力，便成了液體向C管流出。這一條管很長，好比是彈簧似的環繞在冷卻機外面，我們乍看有些像一層層盤疊着的，其實牠是螺旋的。牠的作用是因爲當冷凍劑被壓之後，溫度稍上昇，要用這樣長的管，使牠經過時候把熱散去。這冷卻的液體到了調節瓣D時候，差不多熱氣都散盡，又受了壓縮機的壓力，被擠到E管，又到F容器之內。



第三圖

調整瓣D的效用，牠能夠調節適量的液體，送出之後即自動阻塞，使E管及F器內不受壓縮機的壓力。這液體一放出，在低壓力中間立刻恢復牠原來的狀態，就是又還原做氣體。在這化氣時候，把周圍的潛熱都奪去，因此使冷卻器L之內變成極冷，如果有一盆水放在裏面就會變成冰。這冷藏箱之內就如裝了冰塊一樣。

這經過冷卻器內部的氣體冷凍劑吸收潛熱之後，向G管透出，經H器內再到了A器裏面，受了壓縮的壓力，又可以成做液體；這樣的循環作用，冷凍劑一些也不致消耗。

中間所用的冷凍劑是什麼？亞硫酸 (sulphurous acid) 與碳酸氣 (carbonic acid)，阿摩尼亞氣 (ammonium)，一氯甲烷 (methyl chloride) 氯化乙烷 (ethyl chloride)，都是可以做冷

凍劑的。這幾件藥品中間，阿摩尼亞氣最會吸收潛熱，但是，使牠液化要用較大的壓力。氯化乙烷吸收潛熱的力雖然比較低微，使牠液化所用的壓力最小，所以採用氯化乙烷的較多。

在冷卻機中間還有自動調節的裝置，到了箱裏達到所需要的溫度了，自動調節器會自動的把電動機停止，壓縮機也不運動了。由是在冷卻器F裏面氣體漸積漸多，壓力逐漸增加起來，達到液狀冷凍劑的氣化壓力限度的時候，調整瓣D也停止作用了，就是氣化作用也停止，冷卻器裏的溫度不再降下了。但是，經過了一些時間，冷藏箱裏面的溫度稍有增加，約到百度表九度，這自動機就又開始工作，自動的把電動機轉動起來，照前面所述的使箱裏溫度低降到了適合規定的溫度，電動機又自動的停止。

在冷卻器的外面還有一個夾層空隙，中間藏着甘油（Glycerine）及食鹽水，用來緩和冷卻器溫度變化太靈敏的缺點。因為冷凍劑當氣化時候，直接和冷卻器相觸，溫度的昇降變化太快，好容易單單受冷卻器局部溫度的變化，使氣化作用停止或進行，以致電動機起動停止太繁，一方面箱裏的溫度不會調勻。

因為這種冷藏箱有自動調節的裝置，所以管理極易，所需要的溫度能夠自由調節，沒有過與不及之弊。據說用冰的冷藏箱買冰的費用和電力冷藏箱用電的費用比較一下，約是六與一之比。但是，電力冷藏箱購置的費昂貴得很，最小的一具也要幾百金呢。

徵求

本社祇爲雙方介紹不負其他責任

鄙人欲徵求婦女雜誌愛之專號，女學生專號，婚姻問題號，離婚問題號，各一册，每册願以紙幣或郵票一元爲酬。如有割愛者，請寄上海復旦大學黃曼蓉收。後至或汚損者璧還。來件請用掛號。

黃曼蓉啓

徵求本誌家事研究號，家庭革新號，愛之專號，新性道德號，各一册，每册願以大洋一元二角爲酬。新舊不論，缺頁及遲到璧還。來件請寄長沙新坡子橫街先施保險公司郭心光收。

郭心光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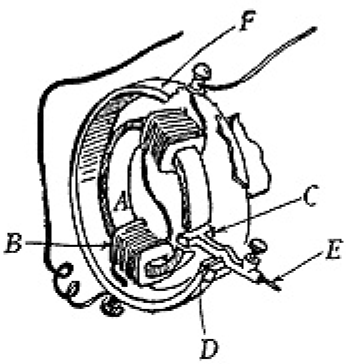
留聲機的現在及未來

林履彬

現在我們在影戲場，跳舞場，大餐館裏面常常聽得巨響如雷，繞梁震耳的樂聲，疑是全班樂隊在那裏演奏。其實這是一種新式的留聲機。考查這留聲機的妙用，又是靠着電力。

留聲機發聲的原理，閱者大概都知道針尖觸着唱片上凹凸不平及疎密不同的線紋，所起的振動就成聲音。但是，這種留音機有兩個重大的缺點，沒有說破以前，我們是毫不覺察的。說破以後，閱者詳細去留心，一定便覺得有不滿意的地方。

用電的留聲機，牠能夠將歌片的聲音放大到幾十百倍，在廣大的場所應用。而舊式留聲機祇能在一室之內充分發聲，因爲牠的構造上的關係，效果僅至此而止。這不算是牠的缺點，牠的缺點便是所發的聲音，振動區域太狹。據科學家試驗，舊式留聲機所發聲音的振動數最高只到二千次，在二千次以上及一百次以下的就不能適用。這由於兩種關係：一種是當製片時候，器械的特性遇着太高太低的振動數不能發生工作，所以沒有能力把較高較低振動數的聲音刻在片上；一種是唱機上的振動膜片的性質不能夠發生這樣高振動，縱使唱片上有這樣高振動的線紋，膜片不能夠依線紋上的振動數發生振動，結果還是無用。這都因爲器械及物質的限制，沒有方法補救的。我們知道電的振動數，每秒鐘由一二次以至幾千萬次。人類耳官聽得見音波的區域約自十餘次振動至一萬次。原有留聲機最高的振動祇有二千次，牠的能力不能把一切聲音都攝印在片上，不能把自然的聲音都表顯出來。惟有將電的振動應用在這種工作上非常適合。這就是發明電力留聲機的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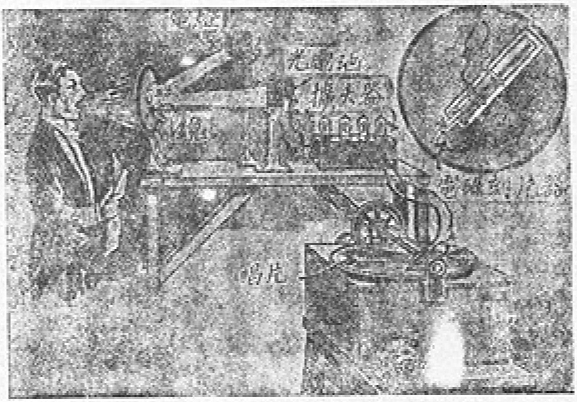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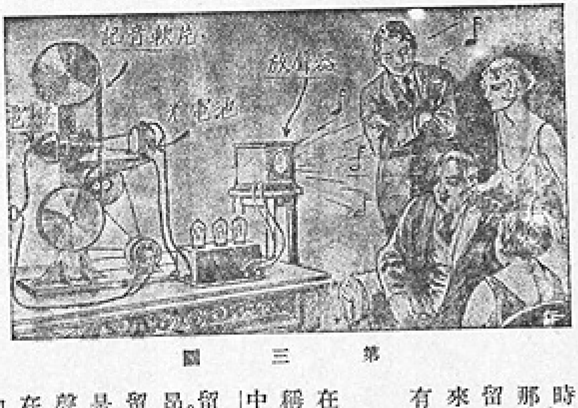
在一九二五年，美國才有幾個科學家試驗這種裝置，名叫 panatrope。牠主要的東西就是如第一圖，外貌看起來和舊式留聲機的振動匣相似，中間的構造卻大不相同。在留聲機上所用的就是金屬匣上張着一張雲母片，有一根金屬桿接在這雲母片上，針尖的振動傳到雲

母片上，就發生聲音。新式留聲機是利用電的振動的，所以，在這匣子裏頭藏的是一個圓形磁鐵A，在磁鐵上有兩個線圈B，又有一個小鐵片C連在裝針的槓桿上。這樣裝置就是一個極小的發電機。當這針尖E觸在唱片上發生振動時候，鐵片D向左右搖動，因此使磁鐵上的磁力線發生變化，線圈B受了誘導發生電流出來，將這電流導入電能擴大器裏，便擴大成極大的聲音。

因為電的振動很自由，無論針尖上的振動數如何，磁鐵上磁力線的變化都能够應付這速度，所以唱片上無論高低的音，由十幾次以至八千次的振動都能表顯出來。由是製片的方法也可以改革了。如第二圖是新式灌片的方法，聲浪先觸在鏡上，使鏡上由光源射來的光發生振動，反射到光電池上，由光電池所生的電流經過強力擴大之後，能够使刻片的針尖生靈敏強有力的工作。所以製成的片，無論極高極低的音，都能够盡量收納。這樣精巧的器械還有一件特長，就是能够在片上刻極細的線紋，比舊式的片有五倍那麼多。舊式的片每吋約刻八十線，全片五分鐘就唱完，如果能够刻五倍，每片所收納的聲音也可以加至五倍，那末每片唱起來的時間也可以有幾倍那麼長。并且這一種留聲機是用電動機來轉動唱片的，故沒有開發條的麻煩。



第二圖



第三圖

這種留聲機現在市上已經有了，也稱做"pick up"。中國人就叫牠電氣留聲機。可是價值很昂。還有一種未來的留聲機就要出世了，是利用光和電來發聲的。聲音是用光攝在軟片上，成為精緻的線紋，彷彿像電影片。用的時候將這片裝在燈光的前頭，又藉機器的轉動，使通過的光射到光電池上，發生電出來，再經了電能擴大便發巨大的聲音。這一種片的特長在能够攝取長篇的戲曲。第三圖便是未來留聲機裝置的大概。我想一兩年之後，我們又有新式的留聲機玩了。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五）答案均按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
（八）關於兩性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八百十八）

問　（一）余體素弱，一年總要患上幾次病。每次患的，大概都是寒熱。請中醫醫治，總不能立刻痊愈，總要延到三四個星期。據他們說：我的寒熱病寒濕夾雜溫熱，所以不易就痊。未知溫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有什麼方法預先摒制他？　（二）余確知冷水浴的益處，但是因爲體弱的緣故，不敢輕於嘗試。未知到底還宜不適宜？初行時有什麼危險發生？怎麼防止法？　楊伯灝

答　（一）據你所述，大概是慢性瘧疾，須請醫師檢查血液中有無瘧疾原蟲。如果是的，應服金雞納或撲瘧母星（Plasmochin）可全愈。　（二）冷水浴須徐徐練習，不可驟試。初行時恐未習慣而起呼吸促迫或感冒之病。

（八百十九）

問　（一）鄙人的身體和神經頗弱，若服乳白司各脫魚肝油，不知此油每人可吃至多少？有無限制？常吃有無害處？　（二）神經衰弱和身體弱的，若服魚肝油後，精神充足時候，對於其他有益的補身藥何種可服？　（三）散拿吐瑾和牛肉汁二種的性質如何？吃何種較有益？　（四）補腦的藥何種最有效？　莊奠魏

答　（一）魚肝油儘可常服，無害。　（二）無須服他種東西。　（三）散拿吐瑾是蛋白質製劑，牛肉汁一半是調味品，價都很貴，而獲益不如多吃雞魚肉爲妙。（四）很少眞效。

（八百二十）

問　（一）十六歲時患有面皰，迄今三年未愈。曾用硫黃皂洗面三月之久，仍未見效，不知何故？　（二）內子每於經期腹痛，已有三四次，不知所患何病？宜用何藥？　（三）又遇有業急時頭常暈痛，是腦充血否？　（四）又患一種尿急症，每月中約有二次至三次，發時時覺有尿意，便之僅幾滴，一小時內約三四次，如此經三日後，又如常，不知何故？抑吃蛋白質過多耶？乞示其治法。　陳　肇

答　（一）如能久用，可愈。　（二）恐係子宮位置不正。宜請婦科專家西醫診治。　（三）可服通便之藥。　（四）與子宮位置不正有關係。並非吃蛋白質過多，宜先治（一）病。

（八百二十一）

問　（一）母親年將四十，牙齒幾乎落盡，僅留六七個，現在還長在口中。可是隔一月或半月，便要害牙痛病，痛得母親能在數日內不敢吃飯。這是一種什麼病？有無方

法可治？（二）我幼時臉上生有一種雀斑，到現在還沒有去掉。每於交際場中，頗覺不很美觀，請先生示知此病有無方法可治？市中所賣的藥，有効驗嗎？

孟儒三

答（一）這是齒牙精脫落或早年患齲齒的緣故。應請牙醫替換鑲補假牙。（二）雀斑沒有方法可醫，市上的賣藥，都是騙人的東西，可不必購用。

（八百二十二）

問　余妻現已有孕，行將分娩。余以其平時身體纖弱，關於哺乳問題，故有以下之請教：（一）母體既纖弱，若再令其授乳於兒，不知對於婦身體之健康，有否影響？同時有無妨礙嬰兒之發育？（二）現存市面通行發售之代乳粉，比較母乳，其成分孰優？對於孩子的發育及康健，當以何者為優勝？（三）代乳粉以何種為最良？是何牌號？價錢若干？（四）關於育嬰法的著作，能適合於現在中等或中等以下的家庭所需要，——其法簡而易行者——請介紹一二種；并示其出版處及定價。

周作平

答（一）母體如確係纖弱，則哺乳時身體必較勞，更應注意。如腸胃健全，可多食脂肪及蛋白質類的食物，使乳汁成分正常，一方面身體仍能維持健康。（二）代乳粉當然不及母乳，且調配方法亦很困難。所以哺兒自應以母乳為宜。（三）代乳粉中以 Glaxo, Klim, Lactogen 等為佳，其等第照此。（四）商務書館有醫學小叢書育兒法，兒童之衛生，婦女叢書的育兒問答，幼兒保育法等，可購閱。

（八百二十三）

問（一）我們結婚了約六年，已經有了四個孩子，雖然我倆身體很強，但是經濟上不容我們再生育了。節慾當然最無流弊，不過我們都在性慾旺盛的時代，節制是很困難的，我想叫醫生用 X ray 破壞卵巢，但他又不肯。先生，請你替我想個安全的法子。（二）舍表妹因為她身體羸弱，所以擔負的運動。去年有一次溜冰後，覺得肛門口有些潮濕，并且疼痛，她就請校醫女醫士診斷，說是一種痔核，給了些藥膏。現在痛雖止了，不過時常複發。據醫生說，大便通暢後自然會好的。確否？（三）她五月間又患赤痢，注射血清後，就愈，但至今仍有臍汁排洩。醫生說有慢性赤痢，須再注射，但至今未愈，可有療法？與痔核有關否？

柳宛倫

答（一）節制生育問題極大，我們當然不能介紹方法的。用X光線破壞卵巢機，能使性格起變調，萬不可試。（二）大便通暢確能防止痔疾。（三）如慢性赤痢，大都是阿米巴性，若注射 Emetine 劑，可以斷根。

（八百二十四）

問（一）我平時月經最慢不過遲一星期，少則遲二三日。四月前遲至十日。幾月來則或前或後幾二三日。平時經期五日，今則三日，且血色頗淡，不知對於身體有關礙否？（二）將行經之前數日，臀骨作痛，白帶頗多。經畢，帶亦止，但臀痛如故。去年秋曾接連痛至二個月之久。（三）數月來覺白帶甚多，與平素稍異，如漿厚之米湯，著布微帶黃色，未知用何藥可治？望示知。（四）經行時精神甚疲倦，左腿酸痛。本月嘗飯時軟弱異常，不能坐臥，雖愈而精神疲倦更甚。祈示治法。

黃嫦

答　就問題看來，是知你所患的，恐是子宮內膜炎。應請婦科西醫診治，或常服補血劑，或用電氣透熱療法(Diathermie)可以奏效。至於現存的賣藥，卻不宜購服。

（八百二十五）

問（一）鄙人因胃病，影響聽覺（惟轎聲，稍有現象，）請問有何藥能治？（二）鄙人身軀，虧損已極，應服何種補劑為佳？請示藥名。（三）口臭（病在牙齒，）討厭非常，有何簡便的治療法？

徐廷傑

答（一）（二）大約是貧血，應常服含鐵質的補血劑。（二）用百分之三的氯酸鉀水漱口，同時整理大便，就可全愈。

（八百二十六）

問（一）面上雀斑，殊不雅觀，聞阿有一種雀斑藥皂，以之洗面，能退消否？

（二）請予大小，如何使之身壯？（三）身體衰弱，精神頹敗之人，應服何種補劑？

陳明遠

答 （一）未必有效。因爲症很難治愈的。（二）在乎徐徐鍛鍊。（三）試服乳白魚肝油以及含鐵質的藥品等。十二分振作的，都是興奮性藥品，不宜服用。

（八百二十七）

問 舍妹今年十六歲，身體頗稱壯健，在學校裏每天祇有相當的運動，疾病也很少的。她在十四歲那年開始有月經，向來都是很平安的過去。可是，自今年起，她在每次經期當中，腹部都覺得有一陣陣地作痛。不過行經的日子仍是和從前一樣準確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腹痛是不是經期中必有的現象？對於身體方面有礙嗎？

余 華

答 少女的經期中腹痛，是常見的事，但非一定有的。如果經期一樣準確，不能算是疾病，請放心。倘能於經期中安臥數天，或減少運動，大概可以治愈。不必服藥。

（八百二十八）

問 （一）弟現年十八歲，身體很弱，面部常黃，近年每月咳嗽必發二三次，或四次不等。每晨早起，吐痰含腥味且多。服西藥帕勒托雖能止咳，若稍間斷，或吃些涼過冷及瓜果，則必起咳嗽。並且肚痛，體覺倦怠，呼吸急促。這是不是肺部虧損，或是肺病初期？用何藥可治癒？（二）每晨對野外行深呼吸，質弱之人，會感冒傷風否？

葉嘯平

答 （一）恐肺內有病，魚肝油，帕勒托之類可以常服。（二）深呼吸決無害的。

（八百二十九）

問 （一）僕現年二十六歲，五年前患遺精症，每月四五次，服中西藥無效。全身重量七十餘斤。有何藥救治，并使肌肉增加？（二）僕二十歲娶室，越年舉一男，十餘日夭殤。隔四年得一女，經過年餘亦告夭折。是否僕的身體虧損所致，抑是哺養不合法？敢乞示知！

陳孫鑛

答 （一）可多行運動，暨通大便，行全身冷水摩擦。每日旅行，連續數月，當有奇效。（二）這一定是哺養不合宜所致。與兩親的身體雖有間接的關係，但如能哺養合法，避免傳染病和消化器病，小兒一定能強健的。

（八百三十）

問 （一）鄙人在四月前忽患口臭，且頭部時時作痛。詢之於中西醫，令余食以羅果子鹽。未知究係何病，果子鹽有無效用？（二）余母年已五十一歲，近來時作乾咳，有時胸中若有物塞住，甚至不能呼吸。食魚肝油後，亦無效驗。未知究係何疾？應如何治法？

蕭鎔揚

答 （一）口臭，大都是起因於胃腸消化不良。所以果子鹽的輕瀉作用，多少有些效益。但一方面用百分之三的氯酸鉀水嗽口，更好。（二）假是喉頭炎。如有吸煙習慣者，應停止吸煙。魚肝油對於此病無效。

（八百三十一）

問 鄙人素患兩肋作痛，已有年餘，發時頗劇。平常有呼吸時亦覺疼痛。經中西醫調治，未見功效。據西醫云：肺臟損壞，而中醫則謂是肝脾不和之故。未知何方可以醫治？

費六也

答 你所說的，似乎在肋膜內有病變或肋間神經痛。西醫說肺臟損壞，既無根據，中醫說肝脾不和尤屬荒謬。宜每晨練習深呼吸，行胸部冷水摩擦。至服藥頗少效驗。

（八百三十二）

問 （一）鄙人現年二十二歲，在滬求學。每於睡眠之時（不論日夜）輒亂紛作夢（有一二年之久），以致日間頭腦不清，記憶力減退；雖睡時竭力靜心去除妄想，終不見效。不知何病？宜用何藥？請示知！（二）內人年二十一歲，前年生一女（現夭），月經每一次少一次，晚來時極少，斷續，醫治不大見效，不知係何病？如何治法？請察。

陳國彬

答 （一）係神經衰弱之症。宜先服鎮靜神經的藥品，使得深睡，每晚睡前行全身熱水浴，浴後擦乾皮膚，即可安眠而無夢。（二）恐係子宮內有病變，應請婦科專家診治。試服 Agomensin 或往國產韋廉士氏調經丸或有效。

（八百三十三）

問 （一）余每飯後胃部作痛，不能多食，有時脾部膨脹，似有氣積着，行坐不安，終呼盒運，就醫無效，此係何病？宜服何藥？（二）余頭部常患暈痛，服市上所售之頭痛散即見效，但是隔二三日又復發，已數年矣。不知是腦系病否？請指示斷根之藥。（三）余母親自幼失却嗅覺，至今已數十年，是何緣故？仍能醫治否？（四）舍妹年十九歲。面頰四生着無數細小斑點，微黃而黑色，逐年有加，曾購市上所售之雀斑藥末治之罔效，祈示良方。

劉醒

答 （一）是胃內醱酵而產生氣體的緣故。宜注意食物的性質。凡係類米粉等物，少吃爲是。多食菜蔬及水果，服藥以鹼性而能吸收氣體的像重炭酸納，炭酸鎂，以及 Ados，骨炭末等。（二）通大便即可止暈，不必服藥，至要至要。（三）恐難醫治。（四）求必有效。

（八百三十四）

問 （一）我今年十九歲了，去年冬季結婚，近來每天晚上睡眠轉側時，牙齒會互相磨嚼起來，其聲如蠶蟲蛀木一樣。我也曾去問過醫生，據說我腸胃間有蛔蟲，因蟲的排洩液作用，所以有此動作，請問怎解？如果不治，有無妨礙？（二）我每當冬季時期，晚間睡眠難要流口水，自覺不好，所以問如何治法？

衛平

答 （一）這是因爲睡後頰部肌肉的不自收縮，是一種不良習慣，和蛔蟲寄生沒有關係。宜每天臨睡前行全身熱水浴。（二）仰臥即可無此現象。

（八百三十五）

問 （一）赤鼻何法可以治好？（二）面上粉刺何法可以除掉？（三）皮膚粗糙用何法可使之滋潤？

王靈芝

答 這三個問題，全可用冷水摩擦法，將面部用力摩擦，然後再用乾毛巾乾擦，一天三四回，久之可愈。盛用藥品。

（八百三十六）

問 （一）余年二十歲，妻二十一歲，因家庭關係，須過三四年結婚。如此，則是否已過結婚年齡？並於我們身體有無妨害？（二）余於每歲秋季（約九月中）常患紅痢，輕經醫師家診治，故於學業上大受影響。未知服何藥可愈？（三）余妻於前歲霑水後，屢患心痛，服藥無效，有何法可以愈治，請賜教爲感。（四）余弟年十六歲，體質虛弱，前歲患痢，今歲復發，病狀係時冷時熱，且帶有咳嗽，竊聞轉爲虛疾，後又全身發出白點，約經月餘，延請各地名醫診治始愈。或云此病以後仍要復發，高明醫師，示我爲幸！

王嘯風

答 （一）你二十歲，你的未婚妻二十一歲，再過三四年結婚，也不過二十四五歲，不能算遲。並且身體發育正在旺盛強壯，再好也沒有了。（二）這可試服藥特靈「一〇五」丸藥，每日三次，每次二三丸。或請醫師注射吐根精，一定能斷根。因爲你患的是慢性阿米巴赤痢。（三）（四）都須親自診斷後可論治法。

（八百三十七）

問 （一）白癜瘋怎會發生，有預防及治法麼？（二）同校周寶——女性——頸間左面或右面，有時覺得腫痛，有時不痛，這是什麼原因？是不是癧核或瘰子症的初起？怎樣治？（三）她月經來每有些痛，到將近終止時，月經都是黑色，這樣於身體和生育上有關係麼，請問治法？（四）口腔內「牙肉等蟲」生白點瘡瘍，是否關係胃腸，宜服些什麼藥？

施王芳

答 （一）白癜瘋是有一種絲狀菌寄生在皮膚下面起。預防宜注意皮膚的清潔，勿用他人的手巾。治法塗以眞降汞軟膏或用X光線照射。但已變白色的部分，不能恢復了。（二）須診斷後可決定。（三）大概不妨。（四）可每天用百分之三

的氮酸鈉水漱口，使他清潔。多吃菜蔬水果，使大便暢利。

（八百三十八）

問 鄙人近覺精神委頓，腰酸背痛，四肢無力，小便短黃，延請本邑西醫，說是腎虧，一說膀胱炎。但至今已達數月，未見功效。曾見報上載有各種補腎丸，能治上列病症，未知可能服否？倘上項補丸對於身體方面仍不能見功者，則請指示方法，俾得即日復原，不勝感激。 范家棟

答 你的病大約是腎臟排尿機能的減退。但須服利尿劑，並多飲水，可愈。現存的賣藥以性質未明，非我新醫家所用，切勿認為西藥也。利尿劑，應請醫師處方服用。

（八百三十九）

問 （一）鄙人面部多油質，以鼻上最甚，何法可治？祈示知。（二）余面部毫毛粗而黑，愈剃愈甚，曾購市上之拔毛劑去之，仍然生長，不知有治法否？（三）余患沙眼已三星期，祈示治法，硼酸水可否治愈？（四）余近一二年來每閱書不能記憶，較前數年之記憶力相差太遠。自思不曾過度憂慮，何以致此？請示對治法。 盛存仁

答 （一）鼻上油脂分泌，通例比其他各部為多。但無法使之減少。（二）毫毛粗黑，亦關係於體質，用藥除去祇屬一時性。剃除又易剃粗，故不宜。（三）如果係砂眼，須從速請醫師醫治，硼酸水無效。（四）宜休養腦力，增長睡眠時間，可以恢復。

（八百四十）

問 （一）面黃肌瘦，月經須四十天一次，此與生育有無妨礙？可有藥治？（二）常患白帶，不知道是體虛抑是白濁？服市面所售之山得爾彌地能否有效？（三）面部多雀斑可有藥治？中國百貨公司出售之德國立除雀斑皂及太和製藥公司出售之雀斑藥水能否有效？ 王肯滇

答 （一）似係萎黃病。在少女初發育時往往有的。若常服含鐵質的補血藥品，可望漸愈。（二）須診治，大概不是白濁，所以這種藥可不必服。（三）雀斑是不能治的，市上所賣之藥皂或藥水，必無效驗可言。

（八百四十一）

問 鄙人左眼去年曾患紅白膜症，經醫生治愈後，有眼屎及眼水流出，在大光太陽中看物，尤易下淚。又遇着狂風時有些痛。不料今年右眼也患上和左眼一樣的病。現雙目終日都出淚，平均每五分鐘有一次，未知何症？用何藥能治愈。 楊維祺

答 大概是患沙眼症。應用百分之五的 Argyrol 溶液 Protargol 滴點眼，一天四次。最好請醫師刮擦療治。

（八百四十二）

問 （一）精神缺乏與記憶力弱，有何藥品可以補救？（二）沙眼能有醫至完全好的地步否？若天天到醫院裏洗治，要多少時間才能好？（三）當行走急遽的時節，乳房下時有似痛非痛之現象發生，不能走動，停了一刻，又可以行走如初，此是甚麼緣故？（四）剛食完飯就睡或就運動，於身體有無妨礙？ 王秀山

答 （一）除休養腦力外，可常服乳白魚肝油，或鐵質乘專等補劑。（二）沙眼治愈的遲速，要看年齡及治療的良否而定。年幼的較易全愈。（三）恐因急走後心搏增速，牽動胸部而起的感覺。（四）都能妨礙消化，不很合宜。

（八百四十三）

問 （一）鄙人鼻內生一肉瘤，色紫硬，漸大，有礙呼吸，鼻涕甚多，時流濃汁。去歲在申，經西醫李君診治，兩鼻孔內割去黃豆大肉瘤五六枚。割後稍適，現又重生出肉瘤。有何法使其不復生？市地何醫院能治，除根是否與生命有關？（二）咳嗽多痰，吐時不爽，胸中時有微疼，不知是否與鼻內肉瘤有關？何法可治？魚肝油可服否？ 吳朔山

答 （一）自鼻內所生的，大約是茸腫（Polyp），這應當切除，並且用燒灼法除

去其根。與身體無妨。（二）與患者體質無關係。魚肝油可以服用。

（八百四十四）

問　敝校同學，在上學期中患腳氣病者，約二十人左右。腳腫，行動不便，精神恍惚。此病緣何發生？據云以缺乏維他命所致。果爾，則不應隨氣候而時愈時患。此究係何故？腳氣病發生後心臟病繼之，其故何在？此病有危險否？與身體健康有影響否？此病劇烈時，呈何現象？宜如何進行醫治？　鍾霞娟

答　腳氣病是因爲食物中缺乏乙種維他命（Vitamin B）而起的神經炎。至氣候上關係，大概某種時節所食的食物，缺乏維他命更甚，所以你以爲因氣候而變化了。這類維他命，植物的胚芽中，米糠中，青菜中都有的。腳氣後的心臟病，也是因爲沒有維他命的緣故。此病重的時候，可以使人致死。應從速請醫師診治。普通預防法，宜改食糙米，多食菜蔬和水果等類。維他命的製劑，有供內服的，有供注射的，種類很多，醫師都能應用。

（八百四十五）

問　（一）近視眼鏡片，六百度以上即現凸形。據聞近視平光片及醫院所製鏡片，雖深并無凸形，不知確否？（二）據聞近視經過醫學上之手術，可不致再深。（三）上海配光之醫院以何家較妥？敬乞示知。又上海眼鏡公司配光何家最完備？　王文琛

答　（一）近視眼鏡片，不論多少度，都是凹面的。但度數愈大，凹面愈深。即使前面凸出的托力克眼鏡，其後面凹進更甚，所以屈光時仍爲凹透鏡。（二）是無稽之談。（三）上海精益眼鏡公司配光製鏡都十分妥善。

（八百四十六）

問　家母現年四十五歲，咳嗽吐痰，兩肋逼痛，並覺胸中萬分不舒，好像很多洗痰黏緊在裏面。至今已有二年餘。是何病症，應如何醫治？　錢家志

答　是老年的慢性支氣管炎。應避風寒等刺戟，禁烟酒，再請醫師處方製祛痰劑。

（八百四十七）

問　溼氣過重，以致精神委頓，腳部潰爛，行路困難。用何法治愈？　樊鋼

答　每日宜洗足一次。洗後用爽身粉多多撒布在趾間。或塗以氧化鋅油膏。

（八百四十八）

問　（一）我於前年因運動過劇，陰部曾流少量鮮血，想係處女膜破裂的象徵。我廣東者風俗對於此點很常注意的，將來結婚後難免被認不貞之冤。請問有無方法證明這破裂的緣因是與失節不同。（二）我妹也好運動，請問有無預防處女膜破裂的方法？（三）我的月經常常提前一星期，或旬日來時每覺腹痛異常，甚至呼吸急促，須喝紅糖熱水，然後稍好。請問是否病徵？應服何藥？倘不治結婚後能否自愈？　齊紫

答　（一）處女膜因運動而破裂的，很多其例。所以處女膜破裂，不能認爲失節的確徵。廣東風俗，未免太拘泥舊見了。（二）少行劇烈運動或運動時纏綁帶以保護陰部的振盪，可以預防。（三）試服捷臨氏調經丸。

（八百四十九）

問　（一）我年二十歲，服務商業，每日夜要十六小時的工作。現在再加增二小時的工作，每二十四小時中，只有六小時的「休息」，可太短嗎？我現在繼續實行一星期，還能夠保持已往的健康，不過日間總有一二小時覺得疲倦，有無方法免除這種疲倦，請先生指示。（二）我吃過晚飯，經過二小時之後，就練習「劇烈」的「運動」，運動後必全身「出汗」，再沖「冷水浴」，不知道有害於身體嗎？（三）我每天早晨「五點」鐘起身，起來「深呼吸」，但是天還沒有亮，不知道空氣可以新鮮嗎？　林炳潔

答　（一）每日夜要十八小時的工作，可算是了不得的！你趕快不要做！照例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眠，是人生最正當的辦法。（二）冷水浴後，若行劇烈的皮膚摩擦法，可以無害。（三）這時候空氣很好，當然有益的